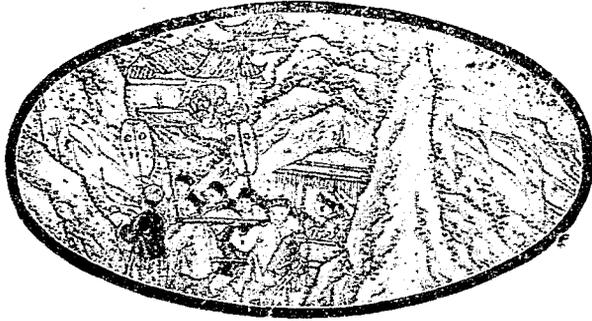


白
俠



著生先詩士陸

劍北
俠派

白
俠

行印局書還時海上

F
陸

MG
I246.48
7.

北派
劍俠

白俠

目錄

第一回 五臺山天子降臨

三千衆禪堂聽點

第二回 涇陽驛御帳得奇書

白蓮庵女僧驚失竊

第三回 劍道人挈徒望紫氣

黑衣女應召訪奇人

第四回 衛仲虎千里求援

顧甯人兩番遭禍

第五回 錢蒙叟喜築絳雲樓

顧甯人怒索門生帖

第六回 顧亭林守正甘縲紲

老白猿用計救英豪

第七回 白俠有意探清宮

廉州無心遇石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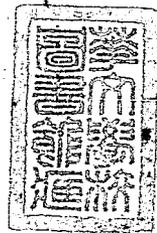
第八回 王石谷應徵北上

康熙皇降旨南巡

第九回 峨嵋山白俠收徒

安德驛曹生受困

白俠目錄



3 1762 4616 7

- 第十回 恭親王滿載北歸 曹仁父攜金南下
- 第十一回 劉國軒計斬國師 曹仁父路救金老
- 第十二回 設圈套土豪漁男色 中毒計浪子受宮刑
- 第十三回 曹仁父飛行尋惡霸 白泰官避敵訪名師
- 第十四回 曹仁父劍斬阿勒德 田皇親進奉陳曉芬
- 第十五回 田王親急來抱佛脚 吳三桂趁勢劫孀娘
- 第十六回 慟哭六軍皆縞素 衝冠一怒爲紅顏
- 第十七回 陳曉芬誓說李闖 曹仁父義送金郎
- 第十八回 碎磁槍張獻鐸訪師 睹殿柱韓子綬失色
- 第十九回 吳天嶽薙髮沐江 梁金刀驟逢大敵
- 第二十回 紅柳稍尙感勇殉命 白猿老人收徒回山

劍北派
俠

白俠

青浦陸士諤撰

第一回 五臺山天子降臨 三千衆禪堂聽點

話說順治帝爲了悼痛董妃棄國出家。在五臺山削髮爲僧。不合隨走時。光留下了詩句。被康熙帝參解了出來。親政而後。御駕西巡。來五臺山密行訪父寺。中自長老以下。都忙亂預備接駕。却派順治帝專司管理碗碟。順治帝雙手正捧着一滿盤細磁古窰碗。碟未及放下。突見一個少沙彌急急進報。皇上聖駕已到山下。長老叫師傅趕快更衣。隨窰下山迎駕。心裏一慌。手中就是一鬆。只聽得豁瑯瑯兵兵。兵滿盤細碗。碎了。個滿地。小沙彌連聲哎呀。唬得目定口呆。站在旁邊。順治帝依然面不改色。沒事人似的。笑問你慌什麼。小沙彌道。怎麼樣。順治帝道。碎已經碎了。慌一會子。又不會完成。快給我取帚兒來。掃去碎片。就是小沙彌道。那是古窰細磁本寺平日是收藏着不用。

的現在聖駕降臨纔取出來還沒有用就跌碎了。如何是好。順治帝道：我碎掉的自然有我承頂不與你相干。跌碎幾個碗並不是什麼大事。就是你跌碎了。值得什麼。很不必慌。小沙彌道：阿彌陀佛。是師傅呢。長老諒也不敢怎麼。要是我時一頓戒板。拚打個半死。說着果然取了掃帚來掃去了地上的碗片。順治帝道：你去回覆長老。說我今兒有點子感冒。不能夠隨衆下山。叫他們自己去迎駕罷。小沙彌應着。自去。此時山上撞鐘擊鼓。鼓聲蓬蓬。鐘聲喑喑。山門大開。長老率同闔寺僧衆三千多人。簇新的僧衣袈裟。排齊了班次。一個個手持念珠。口宣佛號。迎下山來。本省撫臺潘臺臬臺道臺提臺鎮臺協臺各文武官員。已都在山下左側排班等候。長老等各執事僧人。依照儀注。就在右側排班等候。一邊是官員。一邊是和尙官員。翎頂袍套和尙僧衣袈裟。人數雖多。靜悄悄無一人咳嗽。候了許久。正等得不耐煩。忽見兩騎馬飛一般的來跑上山去。馬上騎的是兩個藍翎侍衛。到山門下。馬把馬趕向寺後籬中。兩人就面對面的站着。接着又來兩騎。也是如此。接接連連來了十多騎。都把馬趕到寺後籬內。都各面對面的站着。

立着此時近寺山民都奔來瞻熱鬧兒却被撫標將弁一頓皮鞭攆逐只得在半里之外遠遠地眺望這裏侍衛太監一對對來的緊忙都按方向站立方聞隱隱鼓樂之聲一對對龍旌鳳翬雉羽宮扇順承郡王勒爾錦寶石頂孔雀翎團龍黃褂開氣袍跨馬挂刀牽着一班花翎侍衛昂然上山也都下馬按班站立隨見直柄黃緞四頂宮扇兩柄節四個骨朵兩個立瓜兩個臥瓜兩個吾杖六個紅杖四個執役的人都是綠衣黃帶涼帽金頂上插黃翎那些執役的人也都執仗面對面的站立都統佟國瑤率同滿侍衛二十名蒙古侍衛二十名步行上山都各負弓帶箭走到了按班站立又有銷金提爐焚着御香接着便是晶頂太監撥着金漆龍椅金漆龍机捧着金唾盂金壺貯水金瓶金盃的接着八柄大刀八柄長戟八個撒袋然後一把曲柄八龍金黃蓋又有執事太監捧着御用各物四個執拂塵的一隊隊過完纔是御前頭等侍衛一斬齊的擁護着御駕緩緩而來金頂金黃繡龍鑾輿是用十六名精壯夫子擡十六名滿洲侍衛扶此間官員自巡撫以下和尚自長老以下一斬齊的跪下俯伏迎駕鑾輿之後侍衛

太監足有五六十名。還有駝馬。匹山脚下。迎過。駕起身。急忙從他路上。到本寺山門外。跪迎。變輿。直到大雄寶殿。太監跪請。降輿。康熙帝下了輿。上殿拈香。拜佛。拜過。如來。又到觀世音殿。拈香。叩拜。那羅漢。伽藍。地藏。各殿。敕命。順承。郡王。勒爾錦。恭代。叩拜。長老。率領。監寺。知客。等各執事僧人。上來。合十。下跪。叩見。聖駕。康熙帝。恩賜。平身。長老。請駕。到行宮。休息。康熙帝。卽命。長老。引導。長老。叩頭。謝恩。康熙帝。道。長老。是有道高僧。以後。朕。有。恩命。着。無庸。叩頭。祇。消。合掌。敬答。就是。就這。一個。恩命。也。免。去。叩頭。長老。合十。道。老衲。遵。旨。不。叩頭。了。康熙帝。大喜。隨卽。起身。近侍。隨。把。金漆。龍椅。掇。起。打頭。先。走。長老。陪了。康熙帝。慢慢的。踱。出去。原來。皇家的。規矩。凡是。皇帝。坐過的。椅子。憑過的。几案。他人。便。不能再。用。所以。皇帝。出來。几。椅。什物。一切。應用的。東西。都是。隨身。攜帶的。免得。用過。各種。物件。動身。之後。人家。都要。用。黃綢。封。起來。當下。長老。陪了。康熙帝。到。行宮。開言。道。荒山。寒寺。恁。如何。裝點。總。不。脫。一。團。野氣。老衲。想。萬歲。爺。是。金殿。玉階。住。慣的。到。山中。來。換。換。眼界。這。也是。我。佛。有。靈。使。寒寺。得。蒙。殊榮。老衲。再。不敢。說是。對。

人獻芹。不過聊盡微忱罷了。康熙帝道：你們是十方世界，即此已覺鋪排過分，其實很可不必。長老合十道：荷蒙天恩原諒，這不過老衲一點子野意兒。康熙帝見窗明几淨，四壁圖書，盡是名人手筆，古董古玩，瓶爐各物，位置井井，几椅桌案，都是水磨楠木，做成一色素淨，洗盡繁華富貴之氣，頓覺耳目一新，不禁點頭讚嘆，倒是你們做和尚的，能享清福。長老獻上茶來，康熙接來喝着。太監跪請用齋。康熙帝道：齋擺在那裏？長老回道：就在隔壁。康熙帝起身走到隔壁，一瞧見是紫檀桌椅，繡龍桌圍，椅披椅墊，都是黃緞的，搖頭道：不好，不好，還是這裏好。於是長老即命把素齋搬到這裏來。霎時和尚撥食盒到窗口，太監接了進來，揭開食盒蓋，長老親手捧來安到桌上，未安看饌，先安杯箸，纔安得一肴，見碗兒的樣式花紋，不是自己分付過的那一類，心下就不自在，起來就爲要緊伺候。康熙帝不暇究問，取磁壺在手，恭恭敬敬的斟酒，酒色宛似乍泡的芽茗，淡而微綠。康熙帝問是什麼酒，長老道：這是十年陳酒，竹葉青是浙江名釀，去年有個施主來山，還願帶了五壇來，老衲在山後園地裏釀，輕動候有福氣的施主。

到來消受。偏偏這一年裏來的大施主。都是不會喝酒的。不會動過。現在聖駕降臨。老衲昨天親自監看他們。從土中起出來。今日纔開壇。康熙帝喝着稱好酒。舉箸取菜。嚐了也覺別饒風味。最愛喫是味豆腐羹。腴嫩鮮潔。不禁動問如何煮法。長老道。那是杏仁豆腐。是用退皮杏仁和黃豆各一半。把山筍。麻菇。湯浸透了。磨細做成豆腐。再加松菌油。并各種作料。煮成的。康熙帝做得這麼精緻。怪道又鮮又嫩。一時喫畢。齋飯。康熙帝叫長老做引導。前前後後的隨戲。隨問。寺中有幾名僧衆。長老回大小和尚共計三千一百三十五名。康熙帝道。朕擬布施僧衣。每人賜給一套。今日拜了佛。未便點看爾可。傳諭僧衆。明兒一蚤齊集禪堂。候朕親行點看。不得有誤。長老合十道。領旨。康熙帝又與長老談論了一回釋典。這日長老伺候了一鎮。日直至康熙帝睡了。方纔退出。退出來第一件要事。就是宣布皇上德意。本寺大小僧衆。明日清晨都到禪堂聽候。皇上欽點大沛宏恩。欽賜僧衣。每人一件。此乃是曠世難逢的盛典。爾等慎毋自誤。宣畢旨意。第二件就要究問碗碟了。今日御齋所用碗碟。我親自取出的。古磁細瓷。叫你們

上供爲甚。仍把那官窰五彩細磁來充數。究竟你們聽誰的主使。問了幾遍。小沙彌上來。回道。古磁細窰。原是預備的。就爲一失手跌碎了。幾個已經不全。纔更換的。長老道。是你跌碎的麼。小沙彌道。阿彌陀佛。我那裏敢跌碎。是福師傅失手跌碎的原來。順治帝的法號。叫福泉。所以小沙彌稱他福師傅。長老聽說。心下老大不自在。立命小沙彌去喚福泉來。小沙彌應命而去。一時回來。道福師傅叫上覆長老。現在病着。不能來。碗碟碎是已經碎了。怎他再值錢點子的東西。碎掉了。再不會圖光景。也是個定數。請長老不必痛心。福師傅甘願加倍賠償。就是長老道。福泉有了幾個錢。看事真容易。架子也真大。不過他說加倍賠償。我這幾個碗。都是古窰。都是細磁。真個叫他賠起來。怕他帶來。這幾個錢。還不夠呢。我也知道碗碎不能復完。只要他到我跟前認一個錯。就是偏他的脾氣。倔強。再不肯認過我。現在倒真要難他。瞧他把甚麼東西來賠給我。隨向小沙彌道。你向他說。說是我的話。既然甘心賠償。很好。但是這幾個碗。都是古窰。細磁。得來。很不容易。長老差不多。瞧做鎮山之寶。問他賠償的東西。幾時送來。要他。

立刻回覆我少沙彌應着自去傳話次日清晨衆和尚都齊集禪堂聽候皇上欽點一時康熙帝升坐侍衛太監環繚伺候順承郡王勒爾錦站在左側都統佟國瑤站在右側長老捧了一厚冊花名冊叩頭見駕呈上册子康熙帝叫他站在案旁唱名唱一名走上一人合十見駕康熙帝龍目雙注細細的瞧認唱到一半已有三五個不到的詢問長老回奏有的出外行脚有的在寺坐關不能面聖受恩康熙帝爲是誠心訪父打足精神逐一個仔細認視自始至終絕不暇怠唱名點看直點到晌午時光方纔點畢那裏有順治帝的影蹤點名不到的共有十七人欲知順治帝爲甚避點不到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涇陽驛御帳得奇書 白蓮庵女僧驚失竊

却說順治帝碰碎了古窰細磁碗碟長老派小沙彌來傳喚回覆的話不合說得太剛了點子一時小沙彌傳長老諷話福師傳既願賠償問一句幾時可以照賠長老把這幾個碗碟差不多瞧做鎮山之寶要立刻回話順治帝聽了心中沒好氣隨道我立刻

下山募化去好歹纔募成十倍二十倍的細審來賠給長老說畢卽喚榮兒預備行裝這榮兒就是太監孟榮隨駕披雍的榮兒見佛爺意旨堅決也不敢諫阻就把被褥衣服都收拾了次日一早大家都到禪堂靜候欽點福泉榮兒爺兒兩個却悄悄地從山後下山募化去了因此禪堂唱名點到個完影蹤都不見當下康熙帝意興索然喫過午齋卽命啓駕回京長老率同闔寺僧衆直跪送到山腳下方纔回山這裏勒爾錦佟國瑤等擁護着御駕按站而行一路官迎官送無非是熱鬧繁華一日行到涇陽驛爲了小地方沒有行宮支搭起篷帳權宜駐蹕御帳之外圍有網牆兩道網牆之外帶刀侍衛密密層層四角便是扈駕人的營帳最外駝馬聯站成城守衛得異常嚴密一宵無話不意次日清晨正要拔帳起行忽然外面嘩鬧起來侍衛聞聲出視問是什麼報稱拿到了一名奸細康熙帝也派太監出問回奏拿到奸細一名康熙帝叫抓進來一聲旨下四名虎一般的侍衛飛奔而出抓住奸細大踏步奔回踏進網牆未入御營都住了脚把那奸細向上只一拋溜溜直向天空拋去約有三三丈高直墮下來將近

到地兩個侍衛舉手只一接就接住了。推入御帳撲塌捺倒在地。康熙舉目瞧時見是一個身裁矮小面目委瑣的小子問他姓甚名誰爲甚來此做奸細那人碰頭道大老爺開恩小的不是奸細是替人家送信來的侍衛回道這廝在營門口鬼鬼祟祟探頭探腦不是奸細是什麼康熙帝道你說替人家送信替誰送信誰叫你送信那人道是一個和尚小的叫陳小二原是做小本經紀的昨日在金臺驛上遇見兩個和尚交給小的一封書信十兩銀子盤川叫送到這裏來付與皇帝大老爺小的逢人問信知道皇帝大老爺在這兒巴巴的送來不防將爺們把小的當做奸細實是冤枉的小的實在不是奸細康熙帝道兩個和尚你認識不認識陳小二回不認識問他書信呢陳小二從懷中取出一封信來雙手呈上侍衛接來轉呈於康熙帝康熙帝且未折開瞧那信封只見上寫着當今皇帝御覽折開瞧時

五臺山古窰細磁余偶一失手跌碎了十餘個長老索賠甚急汝既盡孝不必來山訪余可檢出細窰碗碟送來五臺代余賠償余願已足余既爲佛弟子人世繁華已

視同敝屣。天下事汝好自爲之。余甚望汝爲賢令主也。康熙某年月日八又字
康熙帝見那信的口氣很大。又究係何人。再也推究不出。詢問陳小三。又不得要領。
只得傳旨起行。陳小三無干。加恩開釋。從此平安無事。走了十來天。京城已經在望。留
守京師各王大臣。接着快馬探報。便都迎出京城三十里。康熙帝問京中有無大事。刑
部尙書奏稱。奉到欽使頒來御箭。臣部已遵旨把收禁人犯釋放。以廣皇仁。康熙帝道。
朕何嘗有過旨意。釋放的是什麼人犯。刑部尙書遂把來一和尙。頒到金漆御箭口宣。
詔赦放史案餘犯的話。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廢熙帝大驚道。那有此事。一時回到京
城。刑部繳進欽頒御箭。康熙帝道。這一枝箭。是朕過涿州時。光射一大鷹。被鷹背上的
人接去。的不意就鬧出假捏上諭。擅赦人犯的案子。這廝既然冒充得欽使。假捏得上
諭。諒來一時不易拿捕。但是此番接到的奇異書信。說是和尙叫人發來的。偏這冒充
欽使的。又是個和尙。這兩個和尙到底是一人。還是兩人。好難猜測。此時刑部滿漢兩
尙書都跪地叩頭。自請嚴加處分。康熙帝究竟是個明君。姑念此種奇異事情。實出尋

常意料之外。加恩概不深究。刑部滿漢尙書都歡歡喜喜叩頭謝恩而去。當下康熙帝進宮朝見太皇太后。皇太后跪請聖安。太皇太后問起尋訪情由。康熙帝道孫兒不孝白走了一騎。依然毫無朕兆。太皇太后道這也不能怪你爾父。既然棄國出家。自然入山。惟恐不深。大海撈針。叫你何處找尋呢。朝過太皇太后。再朝皇太后。把在五臺山唱名點看的事細細奏聞。又把途中突接一封奇異書信。信中口氣十分倨傲。署名十分怪誕。究問送信人。又說是個和尚交來的事。說了一遍。皇太后問書信呢。康熙帝探手懷中取出。呈上皇太后。接來一瞧。閱未終畢。眼圈兒一紅。那淚便似斷線珍珠。撲簌簌直滾下來。康熙帝大驚。跪問皇太后爲甚傷心。皇太后道。你道這一封信是誰的手筆。康熙帝道。子臣不會知道。皇太后道。是汝父寫的。汝也該忖度。不是汝父。對於汝的辭句。如何敢這麼倨傲。如何敢叫汝送密器寺中去。再瞧那八個字。明明是父字的折字。格汝貴爲天子。不意連這點子聰明都沒有。康熙帝道。子臣愚昧。一時悟會不到。蒙皇太后指示。方始豁然。皇太后道。就瞧筆跡。也是汝父的親筆。汝父酷喜董其昌字。

晨夕勤摹寫出的字。很帶幾分董氣。我叫你平日勤臨董字。就爲心念汝父。見你不啻見汝父呢。皇太后說一句康熙帝應一個是朝畢退出。於是立命開內庫。取出古窯細磁各種器皿。瞧過了杯壺碗碟匙盃。共計八十件。特派專員齋往五臺山。賜與該寺。領用一面傳諭工部。着派幹員勸視地段。建築磁窯。預備製造窯器。工部欽奉諭旨。不敢怠慢。特派郎中一員。員外主事各一員。馳往江西勸視地段。勸視之後。繪圖說帖呈報前來。立卽興工。建造部委監工。日夜趕造。工繪一面。聘請名手畫工。繪成各種花紋圖樣。花卉翎毛山水人物仕女色色全備。進呈御覽。驪候欽定。御窯建造工竣。工部尙書就題本奏請。欽派大員監督。以專責成。而隆體制。奉旨派三品卿英志爲御窯監督。又點定了幾種花樣。着依樣製造。又命內庫司太監取出幾種碗碟器皿。作爲樣子。命該窯加工。依樣仿造。看官這就是現在各骨董家視同珍寶的康熙窯器。當時就爲順治帝出家五臺山。失手跌碎。古窯細磁康熙帝代父賠償。特地開窯造的。貨閒言少。敍却說御窯監督英志辦事十分勤慎。兩三個月工夫。造成的貨已是不少。將樣碗解進北

京呈於康熙帝御覽。康熙帝見泥質潔白式樣古雅花色精緻圓整堅細以指彈之聲同玉石不禁點頭嘆賞。隨命傳旨嘉獎第一窰所出之貨着派幹員解送五臺山賜與該寺具領應用。監督接到諭旨自然敬遵辦理。五臺山兩次領到御賜磁器就知道福泉的法力不小。便從闔寺僧衆上自長老監寺下至飯頭菜頭再沒一個人敢小覷福和尚了。這便是五臺山一邊的話。那康熙帝自從西巡回京爲了順治佛爺手諭八兩字不會識得大大的發憤特召儒臣於萬機之暇講解許氏說文顧氏玉篇各種字書研究字音字義到後來聖學大成索性召集儒臣編輯字書編成一部極大的字書名叫康熙字典。這是康熙帝一邊的話。這都是後話。按下慢表却說黑衣女僧喬裝做和尚宣旨救出史案餘犯之後悄悄地回到白蓮庵。佛婆接着黑俠問有人來過沒有。佛婆回說没人。黑俠先要緊瞧海東青那海東青瞧見主人回來展開雙翅拍拍不住的飛撲黑俠道你餓了麼待我更換了衣服帶你出外喫東西去。那海東青懂人話似的兩個翼拍得更急了。扇得滿地塵埃如煙而起。黑俠道畜生你也靜靜兒呀。海東

青一聽此話果然就不扇了。黑俠回身到禪房佛婆捧進臉水洗過了臉。隨開箱取出黑衣解下身上的僧衣。退下兩頭高的僧帽。戴上黑帽。披上黑衣。隨托僧衣僧帽放在椅上。俯身向床下取出黑鞋。脫去僧鞋。換上隨手把僧鞋收拾過。回手想取僧衣僧帽。一并收拾。一瞧時只剩空空一隻椅兒。僧衣僧帽都不知那裏去了。這一驚非同小可。忖道：僧衣僧帽我纔脫下來。明明放在這椅子上。怎麼纔一轉瞬就會影跡杳然。說是鬼怪。我這裏素無鬼怪。并且我有的是神劍鬼怪當然畏避。爲何會有鬼怪。說不是鬼怪。那裏有這麼本領的人。神出鬼沒。憑空攝取我的劍術。誰不知曉江湖上還有誰敢來嚐試。但是我的僧衣僧帽明明放在椅子上。又到那裏去了呢。忽又想起一事。上回的金漆御箭。忽在一見忽然出現。料來也與這一回的衣帽都是一個人幹的。那麼我這裏定然到了一個能人行踪飄忽手段迅捷。我竟然瞧他不見。可見此人的本領在我之上。這麼一心想。心裏便有幾分着慌。向禪房裏四面找尋。禪床上下椅棹旁邊。上至屋椽下及地板。沒一處不找。沒一處不尋。那裏有什麼人影跡。杳然又到外面。從佛堂

直找到廂房罷咧着大頭海東青又不知那裏去了。驚得黑俠直跳起來。海東青兩翼有千斤之力。鐵爪鋼嘴不是熟人等閒不得近身。如何會不見了呢。欲知有無能人到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劍道人挈徒望紫氣 黑衣女應召訪奇人

說話黑俠禪房中不見了僧衣僧帽禪房外不見了海東青。鷹是纔講弄過衣帽是纔脫下來。轉瞬之間化爲烏有。這一驚非同小可。知道總有能人到來。便就不能安居庵內。飛步出門向西一路找去。走了八九里。鄭家莊已在眼前。此時鄭家莊已經入了官由內務府派有莊頭駐在莊上管理田畝。黑俠飛步找尋途遇莊民住了步詢問見否。有手携大鷹的人走過。莊民回說不知正在問話。忽聞拍踢拍踢一陣蹄聲。隨見紅裳女子身跨黑鬃鬚影鞭絲得得而來。黑俠大喜連忙舉手招呼。紅俠見是黑俠急忙下馬走近身携住手問道。怎麼大師一個兒在此。瞧你神色好似有什麼要事似的。黑俠道。真告訴不得你我。今兒新遭失事呢。紅俠忙問什麼失事。黑俠道。提起來。愧死了人。

隨○把○丟○衣○帽○丟○鷹○的○事○說○了○一○遍○紅○俠○道○我○道○是○這○麼○原○來○不○過○爲○一○頭○鷹○值○得○這○麼○發○急○快○回○去○黑○俠○道○東○西○原○也○有○限○只○是○你○我○家○裏○出○了○這○麼○亂○子○丟○臉○不○丟○臉○你○我○是○要○替○人○家○除○殘○去○暴○的○現○在○賊○子○找○來○連○自○己○的○東○西○都○保○不○住○爲○何○再○能○夠○替○人○家○除○害○紅○俠○笑○道○有○話○回○庵○去○再○談○大○師○小○器○舍○不○得○這○一○頭○鷹○包○在○我○身○上○替○你○辦○一○個○完○璧○歸○趙○說○着○携○住○黑○俠○的○手○連○說○回○去○回○去○黑○俠○沒○法○只○得○跟○着○他○走○那○黑○驪○是○馴○熟○的○不○庸○帶○得○跟○在○二○人○的○後○面○眨○眼○已○到○了○白○蓮○庵○入○內○坐○下○黑○俠○又○問○用○什○麼○法○子○可○以○找○回○原○物○紅○俠○道○我○的○大○師○人○家○風○塵○勞○頓○累○得○滿○面○都○是○塵○埃○臉○都○不○會○洗○一○個○你○就○急○得○這○個○樣○子○黑○俠○沒○法○只○得○等○候○他○洗○臉○此○時○佛○婆○各○進○臉○水○偏○紅○裳○女○子○是○天○生○愛○好○喜○歡○修○飾○的○只○見○他○取○手○巾○浸○透○了○帶○水○拖○洗○杏○臉○慢○慢○的○取○香○皂○洗○擦○了○大○面○部○次○擦○頸○裏○耳○後○領○下○沒○一○處○不○擦○到○洗○擦○了○大○半○天○再○取○手○巾○帶○水○拖○洗○纔○絞○乾○了○揩○擦○洗○過○臉○再○洗○手○洗○腕○洗○畢○之○後○又○對○着○鏡○子○慢○慢○的○輕○施○脂○粉○黑○俠○等○候○得○實○是○不○耐○煩○了○開○言○道○妹○妹○如○今○可○告○知○我○了○紅○俠○道○我○經○過○棗○林○地

方○瞧○見○一○頭○大○鷹○在○那○裏○打○盤○旋○認○得○就○是○海○東○青○知○得○是○你○的○東○西○黑○俠○道○在○囊○林○
麼○我○就○找○他○去○紅○俠○道○不○要○忙○我○料○你○總○在○那○裏○不○意○仔○細○一○瞧○並○不○見○你○倒○見○大○師○
兄○白○猿○老○人○在○那○裏○黑○俠○跳○起○來○道○怪○道○呢○原○來○是○白○俠○定○是○他○跟○我○玩○意○兒○棋○高○一○
着○縛○手○縛○腳○從○何○而○來○從○何○而○去○我○竟○無○從○窺○測○可○知○師○傅○平○日○稱○他○劍○術○與○師○傅○不○
相○上○下○真○不○是○過○譽○紅○俠○道○我○現○在○要○向○你○告○罪○呢○黑○俠○道○告○什○麼○罪○紅○俠○道○大○師○兄○
要○試○試○大○師○的○識○見○叫○我○見○了○你○面○且○別○說○知○所○以○我○方○纔○雖○知○你○發○急○不○肯○立○時○說○
出○黑○俠○道○白○俠○劍○術○勝○過○了○人○家○不○算○還○要○把○智○術○來○勝○過○人○家○麼○紅○俠○道○大○師○兄○說○
海○東○青○喂○飽○了○就○送○來○請○不○必○發○急○正○在○講○話○佛○婆○進○報○外○面○來○一○個○身○量○矮○小○尖○嘴○
闊○腮○眉○髮○都○白○的○怪○人○兒○要○見○大○師○黑○俠○道○那○人○不○帶○什○麼○東○西○麼○佛○婆○道○真○也○怪○氣○
這○麼○瘦○小○的○人○一○隻○手○偏○控○着○大○師○那○頭○大○鷹○我○也○替○他○担○心○呢○他○那○種○身○子○被○那○大○
鷹○脚○都○踹○了○去○却○偏○沒○事○人○似○的○怪○氣○不○怪○氣○紅○俠○黑○俠○齊○道○大○師○兄○來○了○急○忙○起○身○
同○迎○出○去○只○見○白○俠○放○去○了○海○東○青○笑○着○進○來○道○黑○衣○大○師○急○壞○了○你○也○真○對○不○起○說○

着兜頭一揖，黑俠笑道：「大師兄還是這麼孩子氣。」白俠道：「逢場作戲，見笑的。」黑俠道：「前回我那金漆御箭忽而不見，忽而出現，諒也是大師兄所爲。」白俠道：「不錯，是我。這倒不是遊戲要子。我是另有一番用意。」大師敢是還來體會到此麼？黑俠聽了一楞，白俠道：「這個極易知曉。康熙出京，得沒有幾時估量行，還在半途那裏就會跑出個五臺山和尚做欽使來，所以我把你最緊要的東西御箭藏過了，使你不能夠行事。」黑俠佩服道：「大師兄心思周密，我不及也。」隨問紅俠佛婆告我，你同了一位長髯道爺出去，偏又跨着騾子。我知道你跨了騾子，必不會走遠，偏又好多日不回來，究竟到了那裏去？這位道爺又是誰？紅俠道：「更有誰是師傅呢？師傅來此特邀你我兩人同去。」望氣偏偏你不在家，就我一個兒跟了師傅去。黑俠道：「望什麼氣？」紅俠道：「師傅說西北萬里之外有奇氣，衝霄清晨騰空，就能夠隱隱見說那邊必有奇男子大丈夫應運產生，要我同去開開眼界。」我因望氣這件事沒有幹過，很是高興，問師傅此去多少路？師傅只說沒多路。那知跨騾上路，跟師傅兩個換班兒騎坐，再也走不到共走了二千多里，直上

殺山纔望見了。要在晨光初動。旭日未升的時候。騰空遠矚。極目所及。果然有青紫氣。自下而上。隱隱成爲獅虎之形。連望兩朝。都是如此。師傅叫我回來。邀你同去。黑俠道。師傅現在那裏。紅俠道。他老人家暫在古函關等候。黑俠道。西北萬里之外。是什麼。所。在白俠道。那是我知道的。西北萬里之外。是厄魯特。四衛拉蒙古。黑俠道。蒙古地方。我也去過。知道蒙古共分爲三大部落。是漠南蒙古。漠北喀爾喀蒙古。西域厄魯特蒙古。從沒有聽見過衛拉的名稱。白俠道。衛拉就是瓦剌的轉音。漠南漠北兩部蒙古。都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後裔。厄魯特這一部。却是脫歡太師及也先瓦剌可汗的子孫。西域厄魯特共有四個衛拉部。在伊犁地方的叫做綽羅斯部。在額爾齊斯地方的叫做都爾伯特部。在雅爾地方的叫做土爾扈特部。在烏魯木齊地方的叫做和碩特部。這四個衛拉部。起初時光勢力相等。時移勢變。到這會子。也已顯分強弱了。和碩特部的固始汗。在明末時光。瞧見青海地方山明水秀。袤延二千餘里。好個藏風避氣所在。遂率兵襲取了。作爲邦基。又派兵入藏。滅掉藏巴汗。取得西藏喀木之地。那綽羅斯部。雄

據着伊犁形勝之地。兼脅旁部。與漠北喀爾喀部。並稱雄邦。大清朝雖與漠南蒙古。早結和親。那喀爾喀。綽羅斯。兩大部。不過是遣使通問。羈縻而已。現在師傅望氣。說是西。北萬里之外。發現奇氣。成爲獅虎之形。下面必有奇男子。大丈夫應運而生。想來就在這綽羅斯部中了。紅俠道。究竟大師兄蒙古住慣了的。這種咕咧咕嚕的地方。名兒部落。名兒記都記不下。偏是說出來。頭頭是道。路路清楚。白俠道到了那裏。自會記得的。紅俠道。黑衣大師師傅。叫你去。你到底去不去。黑俠道。左右閒着去。廣廣眼界也好。白俠道。你這座白蓮庵。倒很幽靜。你去之後。我想借來作一個安身之所。好麼。黑俠道。很好。白俠道。大師的禪房。我儘管不驚動。是了。黑俠道。這本庵。原是有客房的。今晚就請紅妹妹。搬到我禪房裏來。騰出客房。請大師兄安歇。白俠道。不必費事。我天性不很安睡。晚上不過打一個盹。罷了。通祇一兩夜工夫。不拘那裏。或是佛堂。或是蒲團。坐一會子。就得了。你我都是練劍的人。內氣充足。不見就會受寒涼呢。紅俠道。既是大師兄體卹我們。就恭敬不如從命罷。咱們至多也不過歇一夜。黑俠見如此說。只得罷了。紅俠問。

白俠青海地方聽說有弱水的鵝毛都要沉到底見過沒有白俠道青海的弱水是著名的周圍七百餘里羣山環繞瀦而不流放下鵝毛草葉都要直沉到底水色都是青的所以叫做青海海中有兩個島一個叫做察漢一個叫做拖羅不過冬令嚴寒結冰水兜底凍了纔能夠通行平時船筏都不能行駛交通斷絕紅俠道青鹽出在青海想來就是此水了白俠道不是弱水之南百里另有鹽池產生青鹽不是此海呢察漢島中有一個異人能前知五百年後知五百年終年不食煙火不過喫點子松子茯苓罷了我的神課就是這位異人傳授的紅黑兩俠聽了萬分羨慕一宿無話次日紅俠拉出黑驪黑俠把着海東青正欲動身忽見一個斯文一脈的書生翩然而來一進白蓮庵就向上一揖道幸喜二位都不曾出去小生此行爲不虛矣紅俠道有何貴幹那書生道有一件要事非二位出手援救不可所以特地趕來紅俠道可真不巧我與黑衣大師纔欲動身將有萬里之行呢無論什麼事不能夠担任請原諒那書生聽了很是失望黑俠道衛先生我與紅妹妹雖然不能夠分身却有大師兄白猿老人在此你有

什麼事。儘管告訴他。就是大師兄的熱心任事。不亞於我們二人。隨道我替你們介紹。罷說着。手指白俠向書生道。此位就是我們大師兄白猿老人。又指書生向白俠道。大師兄不認識他麼。就是江湖上著名的鎮三關衛仲虎。衛二爺。衛仲虎聽說是白俠。老人心下異常高興。趕忙施禮致敬。紅俠道。衛二爺。你有什么事。儘求告我們大師兄。就是。我與黑衣大師立刻就要長行。恕不能奉陪了。說着一個牽騾一個帶鷹。只向白俠說了一聲。我們去也。飛一般出門。轉瞬就沒了影踪。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衛仲虎千里求援 顧甯人兩番遭禍

話說紅黑兩俠應了劍道人之招。萬里長征。自去訪尋異人。不提這裏白猿老人與衛仲虎相見之下。倒也互相欽敬。白俠詢問衛二兄。此來有何要事。衛仲虎道。我輩風塵僕僕。無非爲人作嫁。此來爲是一個姓顧的奇男子。在山東遭官事。他的朋友傅青主求我想法子。我因自揣力量。夠不到。特來此間轉求援手。白俠道。衛二兄。你我雖是初交。我瞧你很像個性情中人。却有幾句忠告。不知衛二兄肯否容納。衛仲虎道。蒙賜教。

言。很。是。感。激。自。當。銘。諸。肺腑。白。俠。道。據。我。偏。見。我。們。在。這。世。界。上。做。人。先。有。幾。件。事。要。自。問。自。一。問。此。身。在。此。世。該。幹。點。子。什。麼。有。我。這。一。個。人。世。有。何。益。沒。我。這。一。個。人。世。有。何。害。一。問。天。賦。給。我。這。點。子。聰。明。才。智。難。道。祇。叫。我。爲。一。家。一。身。麼。倘。祇。爲。一。家。一。身。有。利。於。此。定。然。無。利。於。彼。那。麼。害。人。之。輩。害。世。之。徒。要。來。何。用。一。問。我。必。爲。何。作。事。如。何。做。人。纔。能。夠。無。負。於。自。己。無。愧。於。天。地。一。問。我。一。生。所。穿。之。衣。所。食。之。物。所。用。之。錢。來。路。是。否。堂。堂。正。正。絕。無。絲。毫。不。義。這。幾。件。一。椿。椿。以。口。問。心。都。能。夠。明。白。說。出。就。是。真。豪。傑。大。丈。夫。衛。二。兄。以。爲。如。何。衛。仲。虎。道。老。人。見。教。的。極。是。我。方。纔。爲。人。作。嫁。的。話。實。在。是。錯。了。我。們。有。了。這。本。領。扶。危。濟。困。排。難。解。紛。都。是。分。所。應。爲。的。我。衛。仲。虎。從。今。兒。起。自。當。痛。改。前。非。白。俠。道。衛。二。兄。這。麼。豪。爽。真。不。愧。英。雄。本。色。隨。問。姓。顧。的。是。什。麼。人。所。遭。的。是。什。麼。事。衛。仲。虎。道。真。是。奇。不。測。再。不。料。江。南。文。弱。之。邦。玉。山。繁。華。之。地。這。麼。詩。書。望。族。禮。樂。名。門。竟。會。出。這。頂。天。立。地。奇。男。子。大。丈。夫。來。你。道。奇。怪。不。奇。怪。原。來。江。南。昆。山。縣。顧。姓。原。是。大。族。到。明。末。時。光。先。出。了。一。個。抱。牌。位。成。親。的。守。貞。孝。婦。

已經很奇了。有一個顧同吉。聘妻王氏。未娶而死。王氏立志守貞。過門抱牌成親。顧氏
闔族人等。瞧見王氏如此青年如此貞節。誰不欽敬。誰不憐憫。公議把同吉的同祖哥
哥顧同應的兒子。名叫顧絳的。嗣給他爲子。王氏事姑最孝。有一會子他婆婆病了。醫
藥罔效。他竟點了香燭對天叩拜。祈下一個指頭兒煎入藥中。悄悄給他婆婆服了。孝
感動天。他婆婆竟然就此痊愈。崇禎帝聞之。特旨旌表。這顧絳一名炎武。表字甯人。自
號蔣山。傭學者。稱爲亭林先生。秉性耿介。天生異相。一雙眼珠子。那瞳子中間是白。四
邊返黑。崑山人爲他生得怪異。就給他起一個渾名兒。叫做顧怪。那顧怪於書無所不
窺。最留心經世之學。凡是廿一史。大明十三朝實錄。天下圖經說部。以至公移邸鈔之
屬。無不遍覽。遇着有關民生利害的。無不隨手記錄。平時論學。主張博學於文。爲學之
要。行己有恥。爲立行之功。說經學就是理學。自有舍經學而言理學。必至墮於禪學。而
不自知。故自一身以至天下國家。都是學之事。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
之間。都是有恥之事。與同縣人歸莊同遊。復社中人稱他兩人爲歸奇顧怪。顧治四

年避亂奉母到常熟他媽王氏向他道炎兒我雖然是個婦人家已經身受國恩倘遇變端誓不負國我活了六十歲就死也不爲天此時常熟縣知縣楊永言恰來拜會請他出去同辦起兵的事願怪慨然應允遂與歸莊一同起義跟松江夏允彝至爲聲援魯王在浙江監國授他爲兵部司務事無如人心已去天難違草茅烏合之衆那裏敵得過滿洲鐵騎不多幾時早就一敗如灰楊永言乘敗逃去願怪歸奇劫灰餘生也祇逃得兩條性命他媽王氏見大勢已去遂絕食而亡臨終遺囑願怪萬勿臣事二姓明年唐王卽位閩中建元隆武聖旨到來召他爲職方郎爲母孝未滿沒有拜命此時清朝辦理殷頑很爲嚴緊有人要把他告發到官圖一個新朝封賞願怪虧得信早就變易衣冠改業出外經商跟人家合了夥在京口禾中南京一帶經商作賈在南京地方一住三年每年必上孝陵祭謁明太祖順治十四年願怪四上孝陵謁明太祖因久客未歸頗念故鄉親舊遂於七月中買棹回里一到崑山鄰舍父老都歡笑相迎口稱甯人許久不見聽得你發了財也願怪也隨口敷衍了幾句到家夫妻相見不及講

別話就問老太太。墓這幾年可不缺祭掃麼？他孺人笑道：「等你問來，想着還成什麼家呢？你出門在外，自然都是家裏人的責任。我年年春秋兩次都親自去，瞧着平日也常叫管坟的來囑咐三代的坟墓，都沒有錯。老太太的新坟，更是年年挑坟上泥。願怪道倒偏勞孺人了。」又問了幾句家事，那孺人道：「相公改業經商，聽說倒很順利。現在開設了幾家鋪號，願怪道我們讀書經世，略出餘技，逐一之利，自然勝多敗少。孺人道：「你我未有後嗣，家裏又粗堪溫飽，相公勞心勞力，要這許多錢來做什麼？」願怪道：「天下也有不愛錢的婦人，真不愧爲甯人之婦。但是我願甯人平生志不在溫飽。我的經商是別有用心。我的賺錢也別有用途。倘祇爲一家一人，我也不犯着離鄉背井了。夫妻談了一回，願怪道：「我許久不回家，明日當先謁宗祀，次掃坟墓，一宿無話。次日清晨，願怪絕早起，身正預備祭謁宗祀。忽有友入來拜，只得出接。那友人道：「甯人，你有禍事到也。知道麼？」願怪愕然道：「不知所禍是怎麼一回事？」那友人道：「有一個家人陸恩，是否？是府上舊僕。願怪道：「陸恩有的是敵處。三世的舊僕，那友人道：「這陸恩是否還在尊府？」願

怪道昨日內子說起陸恩已經叛投他家了。那友人道：「你道他叛投在那一家？」就在西漾潭胡禿子家。顧怪氣得雙眉直豎道：「這無良小子竟投在這胡家麼？」你道顧怪爲甚。一聽到胡禿子就氣得雙眉直豎。原來這胡禿子本是個破落戶不成材的東西。順治三年輔政叔和碩德豫親王多鐸拜了奉命大將軍統率滿漢八旗精兵南下。他就背了黃緞表章自稱順民一路迎上去。瞧見豫王爺前鋒跪地叩頭。前鋒將引他到王爺馬前。他因咫尺威嚴戰兢兢抖着說話。說的又是南音土話。豫王一個字也聽不清。楚笑着舉鞭一指道：「忘八狗養的跪前些好說話。」胡禿子聽了覺得榮幸非常。忙着叩頭謝恩。豫王念他一片忠心歸順大清。特沛宏恩賞了他一個五品武職頂戴。胡禿子回家就在西漾潭湖畔起造一所房子。喚漆匠來做成幾對銜牌。一對是勅賜忘八狗養。一對是欽命跪前些。一對是欽賜五品武職放在門房裏。他心還未足。自忖我這堂堂五品武職很該擺些架子。裝些威風。就招了十多個痞棍在家當做親兵。每天沒事也帶着這班痞棍在西漾潭前前後後抄個兩三趟。唬得湖邊居民正氣兒也不敢向他。

呵○一○呵○偏○偏○這○叛○主○家○奴○陸○恩○就○投○在○這○勅○賜○忘○八○狗○養○胡○禿○子○家○中○助○桀○爲○虐○無○惡
不○作○所○以○顧○怪○一○聽○到○胡○禿○子○三○字○就○雙○眉○倒○豎○大○怒○起○來○當○下○那○友○人○道○甯○人○且○慢
着○惱○你○此○番○回○家○不○合○被○那○陸○恩○瞧○見○了○這○廝○現○在○要○到○當○官○去○告○發○告○你○個○通○海○謀
叛○重○罪○我○得○了○信○特○來○報○你○知○道○你○趕○快○防○備○罷○顧○怪○聞○言○大○怒○隨○向○那○友○人○道○承○情
關○切○我○自○有○辦○法○那○友○人○去○後○顧○怪○向○孺○人○道○今○兒○出○了○岔○子○祭○謁○宗○祠○的○事○只○好○從
緩○了○孺○人○問○他○何○事○顧○怪○道○眼○前○沒○暇○細○談○我○有○急○事○就○要○下○鄉○呢○當○下○僱○了○一○隻○船
立○刻○開○赴○西○濠○潭○來○恰○遇○着○順○風○拽○滿○風○帆○船○行○如○箭○只○半○日○工○夫○就○到○了○胡○禿○子○家
是○簇○新○的○新○屋○遠○遠○一○望○就○不○會○錯○認○旁○船○登○岸○也○是○惡○僕○惡○貫○滿○盈○陸○恩○恰○巧○走○出
來○顧○怪○一○眼○瞧○見○仇○人○相○見○分○外○眼○明○跳○上○岸○飛○一○般○趕○去○喝○一○聲○惡○僕○認○得○我○麼○陸
恩○瞧○見○顧○怪○忙○欲○逃○時○不○知○怎○麼○兩○隻○脚○釘○住○在○地○上○一○般○再○也○移○不○動○顧○怪○已○經○奔
到○起○一○隻○手○一○把○胸○脯○抓○住○喝○一○聲○船○裏○去○陸○恩○身○不○由○主○跟○着○顧○怪○跟○跟○踉○踉○走○下
了○船○見○船○人○立○刻○開○船○只○道○顧○怪○爲○了○自○己○逃○走○特○來○追○回○去○家○法○處○治○不○意○纔○開○出

里許的路就見顧怪開言道。叛主逆奴我顧姓養了你三代。那一樁虧負了你。你叛我逃走。我也不暇深究。你現在要到當官誣告我害我一家子性命。却是爲何。我問你良心何在。陸恩叩頭求恩。並無一語分辨。顧怪道。饒了你時。天也不容說着。起手抓住惡僕向湖心。只一擲。喝一聲。下去。卜凍水花四濺。惡僕下水。顧怪停了船。瞧了好一會子。眼見他冒了兩冒。沉下水底。再不有了。纔命開船。回向崐山而去。這一件事辦得樂意快心。很是欣然。偏偏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陸恩的女婿。得着消息。立志與陸報讎。也投靠在胡禿子門下。哀求禿子出手。控告并獻白銀千兩。願爲告狀之費。胡禿子道。這件事須到府裏去辦。你這注銀子。我與你送給了府太爺。顧怪的腦袋包可離掉他的脖子。陸婿叩頭稱謝。當下胡禿子連夜上省。拜會蘇州府。訴知一切。蘇州知府道。歸奇顧怪本府聞名已久。再不料這廝這麼不安本分。事關通海謀叛案情。何等重大。你補一個公事來。本府立刻拘他來案。究辦。就是胡禿子遵命退出。自然就補遞了一個狀紙進去。欲知顧怪如何遭禍。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錢蒙叟喜築絳雲樓 顧甯人怒索門生帖

話說崑山縣奉到蘇州札子見是飭拿通海謀叛要犯不敢怠慢立傳快班壯班頭兒進衙諭話當下馬快頭兒王進步快頭兒李德民壯頭兒張虎一同進衙到簽押房見本官請示崑山縣道奉府憲札子飭拿私通海寇謀叛本朝要犯一名該犯顧炎武渾名顧怪既然通海謀叛得本領必然不小爾等可多帶夥計小心謹慎不得有誤王李張三人應了兩個是領下名單退到外面各帶了二十名眼明手怪的夥計馬快帶的是短刀軟鞭步快帶的是鐵尺民壯執的是長鎗鋼叉都各渾身緊繫脚穿軟底跳鞋趁着星光月色靜悄悄徑向顧怪家來霎時行到李德叫王進步領馬快守住後門張虎帶領民壯守住前門自己挑選了四名精壯步快輕輕叩門其餘十六名步快隨同馬快民壯把顧怪的宅子團團圍困圍得水洩不透李德叩了好一會子門不見响動加重再敲裏面有人詢問李德道顧先生在家沒有裏面應道在家已經睡了你是誰李德道我是顧先生約我來的請開門隨聽得咯碌一响雙門大開李德發一聲喊

衆夥計蜂擁而入。顧姓家人大驚失色。李德連問顧怪在那裏。顧姓家人只道是強盜。此時張虎也已闖入。顧姓家人大喊不好了。強盜來了。李德喝道。我們奉本縣太爺諭。捉拿要犯顧怪。顧炎武省事的快。叫他出來相見。我們前門後戶都有人把守。逃是逃不去。躲是躲不過的。不跑出來。我要進來搜捕了。顧怪聽得外面囉哩。走出來。瞧着快班中有認識顧怪的。喊道。在這裏。了一個健步。跳到顧怪身旁。一把胸脯扭住。李德一見忙喝大家動手。頓時把顧怪橫拖倒拽。拖出門去。衆人簇擁着。呼呼喝喝。宛如獲着江洋大盜一般。直擁到崑山縣衙門。知縣聞報。顧怪拿到。立刻升坐。詢問。提上花廳。只問得姓名年歲籍貫。驗明是正身不悞。立命收禁。次日就備了文書一葉扁舟。解送到蘇州來。這一件官事。雷厲風行。宛如晴空霹靂。利害非凡。顧孺人急得發厥。幾回昏絕。過去家人四出求救。皇皇奔走。那親戚故舊。見他這麼遭禍。蒙災都很不平。就有熱心的出來替他覓路子。援救。此時復社名士在官場方面有勢力。能說話的。就祇常熟錢牧齋。尚書一個。這錢牧齋名叫謙益。官至禮部尚書。清兵南下。錢謙益隨衆迎降。豫王。

命以原官居職。後來奉旨南官悉數北上擇尤錄用。那裏知道北京的大學士六部九卿都擠滿了。半是從龍羣彥。半是北降諸臣。先進廟門三日。大此種南來新降文臣。實是無從位置。白投降了一場。依然在家享福。不過博得一個新朝尙書榮銜。在南中做一個大紳士。願怪爲他失節。新朝常說他有文無行。很是瞧不起。牧齋却很器重。願怪現在這熱心故舊。見他遭了飛來橫禍。就想到錢牧齋這一條路子。於是買棹徑赴常熟。到絳雲樓求見這所絳雲樓。共是五楹。丹碧交輝。很是富麗。在半野堂之後。枕峯依堞。結構得異常精緻。爲南中著名精舍。錢牧齋築造這一所別墅。却有一段小小風流故事。原來盛澤妓院中有一個名妓。名叫楊愛。丰姿逸麗。極善賦詩。一日接着一個嫖客。是婁東張西銘。當代極有名的名士。遂很自負。不屑與庸脂俗豔爲伍。政姓楊爲姓柳。改名叫柳如是。慕松江陳臥子的英名。移寓到松江。寫了女弟子名帖。到陳宅求見。偏偏這位陳臥子是個不遜聲色的正人。攆斥不見。柳如是心想天下學問聲譽跟陳臥子相並的。祇有常熟錢牧齋。遂宣言道。天下祇有虞山錢學士始可言才。我非才如。

錢學士的人不嫁錢牧齋。這時候恰值斷弦。聞到這一句話大喜道：「天下竟有這麼憐才的女子！我也非才如柳如是的人，不娶就有湊趣的門客替他奔走作伐，自然一說成功。牧齋特用大號官舫，簫鼓喧天到松江迎娶。柳如是臨嫁賦詩兩首，惜別。其一是：裁紅暈碧淚漫漫，南國春來已薄寒。此去柳花如夢裏，向來煙月是愁端。」

其二是

畫堂消息何人曉，翠幕容顏獨自看。珍重君家蘭桂室，東風取次一憑闌。

松江人瞧見這麼一對白髮紅顏的怪偶，喧言騰議，爭擲瓦礫錢牧齋滿載瓦礫而歸。倒也毫不在意，軟玉溫香消受他的暮年豔福。把柳如是當做絳雲仙姥，特地大興土木築成這所絳雲樓，爲的是仙人喜歡住樓房的。就叫柳如是住在樓上，號稱河東君。牧齋自號爲蒙叟，第一集紅俠書中陳撫臺誣騙董小宛會說過在蒙叟尙書案頭瞧見夫人閨秀詩存的手鈔，本真個墨香字豔入骨清華，除却河東並世無閨中抗手。蒙叟就是指牧齋，河東就是指柳如是。當下願怪的故事，到絳雲樓下投帖求見牧齋，倒

立刻請見那人。一見牧齋，就把願怪的事，閉門家內坐禱。從天上來，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并言：老尙書出手援救，念願甯人也是個讀書種子，惺惺惜惺惺，好漢惜好漢，說着連連作揖。錢牧齋道：請暫寬坐。容老夫入內商議。商議隨上樓，向柳如是道：河東君知道麼？崑山願甯人遭了屈官事，已被捉將官裏去，解上蘇州去了。現在他的友人特來向我求救。你看奇怪不奇怪？柳如是道：尙書應允了他，不會錢牧齋道：我那有那麼大功夫替他幹事呢？柳如是道：甯人是著名願怪的，不是牧齋點頭道：就是他柳如是道：那是個血性男子，老尙書爲甚袖手不救？牧齋道：願怪這小子眼睛裏從來不會有過。老夫現在他有了事，要我救，簡直沒有這大氣力。呵！柳如是道：這麼年紀，這麼德望，就爲平時不甚來往，跟人家較短量長，顯見得氣量不廣。平時不燒香，急來抱佛腳，姓願的原也有不是。牧齋聽到這裏，不禁掀髯笑道：你倒先編派人家不是起來說來。又都是你的理。柳如是道：我編派的公不公？牧齋道：很公。柳如是道：只要公就是了。據我意思，現在可向來人說，叫他寫個門生帖子來投拜。尙書做老師，他如願意就出。

手救他。他如不願意就放手。不管這件事。牧齋點頭稱妙。下樓向來人說了。那人知道顧怪的脾氣。必然辦不到。但是勢處燃眉。没法奈何。只好滿口應允。當下就代辦了一個紅紙。全帖寫着受業門人顧炎武頓首百拜。一行端楷恭敬敬送與牧齋。並言俟完了官事。同甯人來補送贊儀。補行謁師禮。牧齋大喜。那知牧齋尚未動身。顧怪已先出獄。原來是大學士路文貞公的兒子路澤溥。早替顧怪陳明冤抑。釋放回家了。那熱心的故舊一見顧怪。就把代送門生帖的事說了。個備細。顧怪大怒道。這事如何可以此頭可斷。此帖斷不可送。立逼着那人去索還。那人不肯。顧怪没法只得寫了好多張的榜。到城鎮通衢各處張貼。聲明錢牧齋家的門生帖自己絕不知道。師生名義斷難承認。就有人把貼榜的事告知牧齋。牧齋笑道。甯人果然倔强。但是貼榜一事已經是下策了。顧怪自從遣了兩場官事。知道故鄉斷難久居。於是重到南京。五謁孝陵。哭祭明太祖。東行到章邱。長白山下。出賞督衆。懇田過了兩年。把懇田的事託了人自己帶了兩馬。兩騾。出外漫遊。兩騾是載書籍。一馬載行李。一馬乘坐。每遇阨塞形勝之區。就

呼老兵退卒細詢曲折偶與平日所聞或有未合到了旅舍中就翻書細勘有時行經平原大野無足措意就在馬上嘸誦諸經註疏偶有遺忘就翻書瞧視因此他的漫遊很是自得其趣這一回遍遊北畿各地東出山海關回經昌平拜謁長陵以下十二陵寢又念江南山水不會遊遍重又南下六次叩謁孝陵東遊到會稽重行北上拜謁思陵哭祭崇禎皇帝又到太原經營商業開設票號定出章程辦法直到如今山西票號的信用昭著那章程還是當日願怪手定的呢願怪在太原時光走訪朱衣道人傳書主談論極洽向人道蕭然物外自得天機我不如傳書主在太原住了幾時重又載書出遊至大同入關中抵榆林所到之處都分設票號規模宏遠脈絡貫通千里之遙呼應一氣又在雁門之北五臺之東度地墾荒派門人輩專司其事向人言馬伏波田疇皆從塞上立業所以我很有志於代北把墾荒的事委託了自己又入陝到華陰測度形勢不禁大喜道秦人慕經學重處士持清議實爲他省之所不及華陰的形勢紐穀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險不過十

里之遙。如果志在四方。一出關門。也有建瓴之便。遂在華陰築造住宅。大事開墾。願怪原有經天緯地之才。百手經營。農商並進。不過數年。早已富堪敵國。分號遍天下。運輸通南北。就爲他的理財。並不爲一家一姓。鎮三關。衛仲虎等一班英雄豪傑。都替他暗中保護。正是鮮花着錦。烈火烹油。說不盡的興旺。那知於今年今月今日。又突來一樁飛來橫禍。欲知是何橫禍。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願亭林守正甘縲絏 老白猿用計救英豪

話說願怪財雄勢大。既在各省遍設票號。自然不能不往來查察。這一年到山東。歷歲票號中查帳。纔卸下行裝。就進來兩個做公的人。問願老相公是那一位掌櫃的。問有什麼事做公的道。找他講一句話。願怪在內聽得走出來。瞧着見是兩個歪戴沒頂紅纓大帽的人。跟掌櫃兩個講話。忙問找姓願的做什麼做公的。見突然出來一人。言談舉止與衆不同。忙道尊駕就是願炎武相公麼。願怪道。只我便是做公的。立刻取出硃籤道。縣裏太爺要你人快隨我們去。願怪見籤上寫着要犯願炎武一名。點頭道。我就

跟。你。覓。官。去。做。公。的。道。瞧。你。不。出。倒。是。個。硬。漢。但。是。我。們。奉。公。差。遭。規。矩。所。在。可。不。能。
怪。我。們。說。着。呢。拉。拉。取。出。鐵。鍊。向。顧。怪。頸。裏。一。套。拉。着。就。走。號。中。夥。友。瞧。見。這。個。樣。子。
都。各。呆。了。看。官。你。道。怎。麼。一。回。事。原。來。山。東。萊。陽。黃。姓。原。是。個。大。族。却。被。奴。才。告。發。到。
官。告。他。主。人。作。詩。誹。謗。這。一。件。公。案。株。連。的。人。很。不。少。因。這。件。案。子。又。牽。出。一。件。忠。義。
錄。案。來。忠。義。錄。這。部。書。是。吳。中。陳。濟。生。輯。的。現。在。偏。偏。說。是。顧。炎。武。編。輯。的。書。中。有。名。
的。共。有。三。百。多。人。官。府。憑。了。一。面。之。辭。立。飭。歷。城。縣。發。差。拿。人。差。役。領。了。硃。籤。出。來。偏。
偏。顧。怪。到。省。卸。裝。無。巧。不。成。書。就。此。捉。將。官。裏。去。顧。怪。以。爲。事。不。干。已。理。直。氣。壯。不。怕。
什。麼。那。裏。知。道。衙。門。中。的。事。原。是。不。講。理。的。纔。問。得。一。堂。就。推。入。死。囚。牢。裏。不。暇。究。你。
青。紅。皂。白。禁。了。一。個。多。月。恰。好。傅。青。主。來。訪。問。知。一。切。掌。櫃。的。就。向。傅。青。主。求。計。傅。青。
主。道。此。事。須。跟。衛。仲。虎。商。量。我。上。回。的。事。也。虧。了。仲。虎。搭。救。衛。仲。虎。這。個。人。足。智。多。謀。
我。立。刻。找。他。去。當。下。即。由。票。號。裏。僱。定。了。長。行。驛。車。取。道。望。居。庸。來。找。仲。虎。車。到。居。庸。
關。可。巧。仲。虎。在。家。傅。青。主。說。明。來。意。衛。仲。虎。滿。口。應。允。不。意。衛。仲。虎。同。傅。青。主。到。了。濟。

南趁夜飛入歷城縣監獄面見顧怪要救他出獄顧怪倒不肯答應衛仲虎再三勸說顧怪道來意極感但是大丈夫堂堂正正而來便該堂堂正正而去似此鬼鬼崇崇的事生平不很喜歡這是一層我與傳青主地位不同處境亦異在傳青主或可通權達變在我祇有固執拘泥爲什麼呢我走了試問我那些鋪號票號綬綢號南北貨號那些事業也能夠一走了事麼這又是一層爲這兩層緣故有負盛意尙希原諒衛仲虎沒法退出盜獄回到票號把顧怪不肯的話告知衆人衆人都道這可沒有辦法了傳青主也愁眉無策衛仲虎道此事須與劍俠商議紅黑兩俠都在北京我就趕去求救無論如何總要他出手救出他來傳青主道很好這件事就拜託衛兄我在這裏等候是了於是衛仲虎即日動身向北來這日行抵白蓮庵恰好紅黑兩俠結伴入陝赴劍道人之約介紹仲虎與白俠見了面白俠詢問來意衛仲虎就把顧怪遭官事監禁在歷城監中黑夜探監救他出獄偏又不肯的話從頭至尾說了一遍白俠道崑山顧怪我也知道的博極羣書並能實行書裏頭的話真是儒門中的大豪傑且不要講別

的念書人自古稱做窮酸。恁你通天本領，不過讀幾卷古書，作幾篇文章，罷了。賺錢是再不會的。現在這顧怪沒有尺寸的憑藉，却又設下好幾十家鋪號，掙了萬萬千的家業，就祇一事。他的經濟已非尋常念書人可比了。并且我知道他心懷大志，掙來的錢，另有一筆正用，並不爲一家一姓。此刻他不肯偷偷出獄，這就是他正大光明處。衛仲虎道：現在如何想一個法子救他出獄？白俠道：此事虧得你跟我商量，倘是紅俠黑俠，定然沒有辦法。衛仲虎愕然問：故白俠道有一個富平人，姓李，名叫李因篤，與山東大府很是要好。李因篤講的情大府總還能夠聽從。現在我就走一邊，叫李因篤去見撫院，表明顧怪的冤枉，就可安然出獄了。衛仲虎道：老人跟李因篤有交情的。白俠道：五年前，李因篤遭過大難，是我救了他。闔家性命現在跑去求他，未必好意思回絕我。衛仲虎大喜，白俠道：衛兄，我與你一見如故，你有事儘請先回，我也不虛留你了。你到濟南，怕顧怪早已出獄了呢。衛仲虎應諾，隨即告辭，自回濟南而去。這裏白俠等到天夜，施展劍術，凌空飛行，排雲馭氣，宛如閃電，通祇九百多路程，眨眨眼就到了。李因

篤正與家人圍桌晚餐。忽見一縷寒光穿櫺而入。李因篤驚起。纔待問時。突見一人。站立面前。白眉圓睛。身裁矮小。正是恩人白猿老人。忙問恩人何來。白俠道。特來瞧你。李因篤道。恩人諒來。總有事故。大致還沒有用過晚飯。白俠道。飯是不曾喫。我也不跟你客氣。要在你府上告擾幾天呢。李因篤喜道。甚麼話。請都請你老人家。不到。隨命家人預備肴饌。一時洗盞更酌。白俠道。我此來特有一事。要拜煩相公。李因篤道。甚麼事。即請分付赴湯蹈火。在所不辭。白俠隨把來意說明。李因篤道。甯人先生。我也久慕的。何況恩人的分付。明日准到撫院。那裏關說。就是一到次日。李因篤絕早就上撫院。直到向午時。光絕回來。白俠問他如何。李因篤道。撫院茫然不曾知道。經我說明。原委。撫院應允。立刻差人到縣查問。白俠道。查問後如何。只好再聽消息。李因篤道。這個容易。我叫個人到票號去瞧瞧。放出了。就會知道的。隨派了一個家丁去打聽。傍晚時。光派去的家丁回來。報道票號東家願老相公已經釋放。出獄到了。票號了。白俠道。願怪出了。獄沒了我的事。我可要走了。李因篤挽留不住。送出大門。執手而別。不言。白俠回北。

且說顧怪出獄回家見傳青主坐在客堂裏正和掌櫃兩個講話急問青主幾時來的傳青主見是顧怪喜得忘其所以直站起來緊行幾步執住手道甯人回來了沒事了麼顧怪道本來沒什麼事傳青主道你倒安閒自在我聽得你犯了事急得什麼相似親自到居庸關把衛仲虎請了來偏偏你執之一見不肯出獄此刻衛仲虎北上請劍俠去還沒有回來你倒平安回家了你到底怎麼釋回的顧怪道虛是虛實是實縣官究也不能硬誣好人呀今日午後提出獄問了幾句話就命我具了一紙安分甘結釋放出來了傳青主道我們都是瞎着急這都是我讀書不多見理未真之故顧怪道這也未必盡然講到讀書你也未必少於我你家藏禁方活人濟世那都是我所未曾讀過的傳青主道禁方是不曾藏過不過讀幾卷醫經攻幾冊經方罷了顧怪道不錯考班固藝文志方技之別有四一曰醫經二曰經方三曰房中四曰神僊怪不得青主祇認醫經經方不認禁方也傳青主道太古之醫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鵲秦和漢輿有倉公都能夠盡通其旨到後來學重師承遂至判而爲四從此各執一端鮮能相通

就是南陽夫子張仲景天縱之聖其所深概也祇在不求經旨斯須處方是明明融洽醫經經方合爲一貫故於六淫之進退出入陰陽之盛衰錯互都辨析委銖於房中神仙却都一字不提我的醫學不過是研讀仲景傷寒論金匱要略兩書如何會有禁方呢顧怪道唐代孫思邈得着龍府仙方三十首遂著千金方三十卷每一卷中雜有龍府仙方一首題名千金兩字是一方之價足值千金書內於神僊房中兩學都說得很詳細青主精於醫術必不能諉爲不知難道千金方不是禁方麼傳青主被顧怪駁得頓口無言只得笑了一陣暗忖甯人真博學連千金方都瞧過的隨道甯人瞧過的醫書諒也不少顧怪道也不過偶然高興涉獵罷了那裏有青主這麼的專精傳青主道傷寒論甯人總也瞧過的顧怪道瞧過一兩遍也不很注意記得少陰篇有一條是少陰病得之二三日麻黃附子甘草湯微發汗以二三日無裏證故微發汗也用到麻黃附子還算微發汗用什麼纔是大發汗我解傳青主道足見用心這一條之上有一條是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脈沉者麻黃附子細辛湯生之始得卽用細辛二三日

無○裏○證○卽○不○用○細○辛○不○用○細○辛○稱○微○發○汗○那○麼○用○細○辛○就○是○大○發○汗○也○可○知○無○裏○證○不○
用○細○辛○那○麼○有○裏○證○必○用○細○辛○也○可○知○願○怪○聽○了○很○是○佩○服○願○怪○出○獄○了○第○三○日○衛○仲○
虎○纜○車○聲○鞭○蹄○聲○得○得○的○回○來○言○明○白○俠○已○允○東○下○救○援○叫○自○己○先○回○因○此○晝○夜○兼○
程○的○趕○回○來○傳○青○主○笑○向○願○怪○道○如○何○願○怪○萬○分○感○激○衛○仲○虎○住○了○兩○天○起○身○告○辭○傳○
青○主○也○有○歸○意○願○怪○道○我○也○要○出○門○觀○伊○洛○遊○嵩○少○咱○們○一○同○上○路○罷○傳○青○主○道○很○好○
三○人○一○同○上○路○這○願○怪○從○此○之○後○終○身○遊○蕩○永○不○南○歸○他○的○夫○人○在○崑○山○病○歿○他○得○着○
消○息○不○過○寄○了○一○副○輓○聯○回○來○後○來○竟○老○死○在○華○陰○這○都○是○後○話○却○說○白○猿○老○人○回○到○
白○蓮○庵○恰○遇○着○康○熙○皇○帝○舉○行○大○婚○禮○部○重○定○六○宮○女○官○名○數○品○級○白○俠○道○不○好○了○昏○
君○又○要○大○選○秀○女○了○遂○趁○夜○飛○行○進○宮○去○偵○探○欲○知○白○俠○入○宮○探○得○何○種○消○息○且○聽○下○
回○分○解○

第七回 白俠有意探清宮 廉州無心遇石谷

却○說○白○猿○老○人○飛○入○紫○禁○城○一○縷○寒○光○直○撲○乾○清○宮○但○見○宮○苑○深○沉○到○處○黑○越○越○地○暗○

付大婚在卽怎麼一點子沒有預備穿過了三五座殿閣纔見靠西一所院落有火光映出來白俠飛梭似的射進見院中點着三五座滿堂紅十多個太監圍在一處忙什麼呢撲上院棟定睛瞧時見太監都在整理冊子一個中年太監道咱們的前程被順治老佛爺限定升到四品爲止又把諭旨鑄在鐵牌上不准干預政事恁如何盡忠總難巴圖上進呢一個老年的笑道本朝入關之初政令原很寬大上朝的當兒咱們班次原在滿漢文武之前被促狹的漢官奏了幾本老佛爺纔不准咱們上朝不准咱們干政又把品級限了個四品最傷心的那年忽然把咱的十三衙門盡都廢掉改設一個甚麼內務府生路是斷絕了經老輩用盡苦心纔得設起乾清宮執事官及直殿局兩個缺爲咱們噉飯之地後來皇恩浩蕩重新裁去內府務設立八監三司兩局十三衙門來彼時金爺爺是司禮監張老德是御用監王勝是御馬監林全是內官監你那叔叔姜三是尙衣監我做着尙膳監還有曹安的尙寶監吳喜的司設監咱們八監何等榮耀何等光輝八監之外還有尙方司鐘鼓司惜薪司兵仗局織染局不意老佛爺

出了家。劉閣老壞了事。十三衛門一朝倒蛋。再設起內務府來。你們知道的。庶僮司。武備院。內工部。咧。採捕衛門。阿敦衛門。咧。都還是當日十三衛門的遺跡呢。那中年太監道你老人家講的都是故事。與眼前什麼相干。現在平添出這許多女官。品級威權。又都在我們之上。可怎麼樣呢。你瞧夫人一位是一品淑儀。一位是二品婉侍。六人是三品柔婉。二十人芳婉。三十人都是四品。此外是尙宮局。尙宮司。紀司。言司。簿司。各二人。司闈。四人。女史。六人。尙儀局。尙儀一人。司樂。二人。司籍。司賓。司贊。各四人。女史。三人。尙服局。尙服一人。司仗。四人。司寶。司衣。司飾。女史。各二人。尙食局。尙食一人。司饌。四人。司饌。司藥。司供。女史。各二人。尙寢局。尙寢一人。司設。司鑿。各四人。司輿。司苑。女史。各二人。尙繕局。尙繕一人。司製。四人。司珍。司彩。司計。女史。各二人。宮正司。宮正。女史。各二人。都是六品職。宮裏有了這許多女官。咱們還幹什麼。就慈甯宮那裏也設了二品的真容。一人。三品的慎容。一人。還有沒品級的勤侍。一個。少年太監。接口道。此番挑選女官。祇挑滿洲八旗漢軍官員有女孩兒的。都想送進來。候選禮部。回他祖制。嚴禁小脚女。

子進宮礙難通融。咱們都是漢人。經這許多滿州女官高踞在上。如何還能舒適呢。白倣在棟上聽得明白。知道女官的設置與民間毫無關係。遂也不高興。再偵探了飛身退出穿梭似的飛回來。回到白蓮庵。暗道。白走了一邊。不過探着清宮內官制的沿革。跟我的事有何影響。回想前塵不禁暗自好笑。從此之後。大婚的如何熱鬧。如何繁華。都不問信。一日晨起。忽一瓦片墮於面前。跌得粉碎。立占一課。布出卦象。細繹課理。大詫道。奇怪。奇怪。我倒要去瞧瞧。究竟有何奇遇。於是撲被出遊。逢山遊覽。遇水流連。從直隸到山東。從山東入江南。不計時日。不算路程。隨便行去。高興時停留三日五日。不高興時一覽就走。一日行抵常熟。落了客店。聽得街上鳴鑼喝道之聲。轎馬紛紜。大似官員經過似的。就爲事不關己。不去打聽。一時小二進來道。本縣太爺又到王畫師家傳旨呢。就爲王畫師不肯遵旨。現在邀了王太常同去勸駕了。白俠聽了不解。隨問縣太爺官職極卑。怎麼會得傳旨。傳旨是欽差的事情。畫師本是個無職小民。如何會得抗違聖旨。聖旨又怎麼會到小百姓身上。小二道。客官你原來是乍到此間。不會知道。

本地這位王畫師真個奢遮。他的畫據懂畫的老爺們稱說不但是現代天下第一妙手。就古往今來的名畫家比得上他的也很少。所以名動九重。被當今康熙萬歲爺知道了。聖旨到南京。要南京制臺把他弄進京去。制臺大人特地委員到縣叫縣太爺同去傳旨。似此千載難逢的機會。本朝曠蕩的隆恩。偏這王畫師脾氣古怪。推說有病不肯應召。其實何嘗有病呢。每日跟王煙客王元照兩位大人喝酒論畫。健得很呢。今日經過兩肩橋子。前一肩是縣太爺。後一肩就是王太常大人。想來是同去勸駕的原來。這王畫師單名一個翬字。表字石谷。別號耕烟。是大宋忠臣王堅的後裔。世居常熟。自小別無嗜好。專喜繪畫。雖無師承。東塗西抹。倒也卓然成家。此時天下畫手推三王爲最是。太常卿王時敏。表字煙客。的廉州太守王鑑。表字元照的。并麓臺侍郎王原祁。這三位畫家都是縉紳。憑籍既厚。聲望極隆。一語的品題。就能增損人的聲價。一日王元照因事經過虞山。在僧寺壁間瞧見一幅用荻炭繪就的山水。雖然着墨不多。筆意很是生動。驚問僧道。這是誰的筆。墨寺僧道。是王家的小子跑了來。東塗西抹。雪白的壁。

子。辦。得。這。個。樣。子。禁。止。了。好。幾。回。總。是。不。肯。聽。這。裏。又。是。十。方。世。界。不。能。禁。止。他。不。來。一。錯。眼。又。抹。上。了。大。家。都。有。職。事。又。不。能。終。日。看。守。壁。子。王。元。照。道。這。小。子。叫。甚。名。字。幾。多。年。齡。住。在。那。裏。和。尚。總。知。道。的。寺。僧。道。就。在。左。近。這。小。子。名。叫。王。石。谷。通。祇。二。十。來。歲。王。元。照。大。驚。道。祇。有。二。十。來。歲。麼。了。不。得。了。不。得。我。立。刻。就。去。訪。他。大。和。尚。煩。你。替。我。做。一。個。引。導。寺。僧。道。王。大。人。很。不。必。訪。得。要。見。小。僧。去。喚。他。來。就。是。王。元。照。道。那。麼。煩。大。和。尚。引。我。們。家。丁。去。一。盪。罷。隨。喊。家。丁。王。福。拿。我。的。名。片。多。多。拜。上。那。位。相。公。說。我。見。了。他。壁。上。那。幅。畫。欽。佩。的。很。現。在。這。裏。等。候。請。他。到。這。裏。來。一。會。他。如。果。有。事。不。得。暇。請。他。不。要。走。開。我。就。到。他。府。上。去。拜。會。王。福。應。了。兩。個。是。回。頭。向。寺。僧。道。師。傳。咱。們。走。罷。王。元。照。是。做。過。知。府。的。又。是。著。名。山。水。妙。手。這。麼。推。崇。王。石。谷。關。寺。僧。衆。聽。得。這。幾。句。話。唬。得。都。楞。了。那。機。警。的。幾。個。和。尚。忙。着。去。搜。集。石。谷。的。畫。紙。謹。敬。珍。藏。以。爲。王。大。人。這。麼。稱。許。總。是。好。的。就。那。數。說。石。谷。的。大。和。尚。也。急。忙。喊。了。小。和。尚。來。西。壁。上。小。王。相。公。繪。的。畫。給。我。留。心。看。守。擦。損。了。一。點。子。可。仔。細。你。的。皮。小。和。尚。諾。諾。連。聲。

轉了背就咕嚕道。平日叫我留心白粉壁。休被王小子抹髒了的。也是你現在又叫我留心畫起來了。爲了這壁子不知受過你多少回排喧。此時那大和尚同了家丁王福。自去邀請石谷王元照在小齋中茶點。隨便起坐等候。一時大和尚進來。說小王相公來了。王元照喜得直站起來。隨見王福引入一個布衣少年來。一見面就道。這位就是廉州先生了。說着作下揖去。王元照連忙還禮。不迭仔細打諒。只見他眉目清秀。手神灑然。站在面前。玉立亭亭。宛似一株臨風玉樹。暗忖此子秀從骨出。怪不得腕下生春。有這麼的好筆仗。隨與他閒閒談論。講到畫法。知道他既乏師承。又少識見。是個質美未學的人才。隨道。我瞧你筆仗超脫。早知你天資必是高人一等。就可惜不會得着名師益友的磋琢。可否請老弟到舍間住幾時。我雖然不能說是識途老馬。却還有幾個朋友。畫法都很不錯。那古人真蹟。宋元明三朝的畫。都還有些很可以廣廣眼界。增點子識見。不知老弟意下如何。王石谷道。蒙先生這麼獎掖。感激的很。自當趨侍左右。當磨墨洗筆之役。一俟稟過家慈。卽當選定吉日。趨府恭謁。王元照道。石谷我們一見。

如故所有衣服鋪蓋都不必攜帶。得你早早定了日子。就來我在舍間專候你。說着寺僧回素齋已備好。請王大人王小相公用齋。石谷起身要走。王元照挽住道。咱們談談有趣味。於是喫過齋飯。王元照纔下船。回去臨走向石谷道。老弟定了日子。就叫此間和尚送一個信來。石谷應諾。送過王元照之後。石谷也欲回去。寺僧再三挽留。定要他繪畫山水。一兩幅。石谷不禁暗自好笑。昨日這個王石谷。今日也是這個王石谷。我的畫並沒有進境。怎麼昨日惟恐我畫。今日惟恐我不畫。轉瞬之間。毀譽霄壤。真是最奇怪。不過的怪事。遂推託身上不快。回家去了。却說王元照回到家中。不暇幹別的事。急忙忙找王煙客告知。他不期而遇。得着一個非常人物。王煙客道。是怎樣的非常人物。你這麼歡喜。王元照道。此人年紀很輕。通祇二十來歲也。姓王。表字叫石谷。他的畫筆真是非凡人也。耿介拔俗。瀟灑出塵。隨把在常熟相遇的話說了一遍。王煙客也歡喜道。我明日就去訪他。王元照道。不庸訪得我。已經與他約定。接他來家。把古畫給他。瞧成全他一個成材。王煙客道。這是極有興味的快事。我的家藏真蹟。也可送來。一并給

他讀你此行竟有這麼的奇遇。收着這麼的高足。真令人豔羨不止。王元照聽了。更是得意。不過兩日工夫。石谷叫人送信。說出月初三准來。王元照道。今日是三十立命家。丁王福同了舟子。把自己的坐船開往虞山。把石谷接來。王福領命開船而去。到了初三這日。王煙客絕早就過來等候。新客直到晌午時候。家人進報。王福回來了。王煙客聽了。精神就是一振。隨見王福引了一個白臉少年進來。知道就是石谷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王石谷應徵北上 康熙皇降旨南巡

話說王石谷一見王元照。就從懷中取出一個紅紙手本。恭恭敬敬呈於王元照。開言道。王翬蒙先生許侍左右。萬分榮幸。奉家慈之命。奉上手本。一分願拜門下。說着跪下叩頭。至至誠誠拜了四拜。王元照歡喜得什麼相似。不亢不卑。受了半禮。隨替王煙客介紹。道此位就是煙客先生。彼此見過了。禮當下同坐談論。王元照與王煙兩個議論風生。南派畫法是如何。北派畫法是如何。那幾樁是南派的長處。那幾件是北派的好。

處。宋。朝。某。人。是。如。何。元。代。某。大。家。是。如。何。明。人。的。好。處。某。人。重。某。法。某。人。主。某。派。石。谷。聽。了。一。句。話。也。不。能。插。語。暗。恃。畫。家。有。這。許。多。講。章。自。己。孤。陋。寡。聞。真。是。愧。死。自。從。這。日。起。石。谷。館。於。西。田。大。開。眼。界。王。元。照。王。煙。客。兩。人。盡。出。唐。以。後。的。家。藏。名。畫。叫。他。坐。臥。遊。泳。石。谷。精。神。貫。注。的。讀。畫。王。元。照。更。在。旁。指。點。章。法。石。谷。天。分。本。極。高。超。一。說。就。懂。一。點。便。知。三。五。年。工。夫。已。經。盡。得。古。人。祕。奧。能。融。會。南。北。兩。派。的。精。華。擷。取。宋。元。各。家。的。神。髓。矯。然。特。異。自。成。一。家。一。日。石。谷。偶。然。高。興。仿。倪。雲。林。筆。意。寫。成。一。幅。山。水。王。元。照。一。見。大。驚。道。你。的。畫。已。入。神。品。你。不。是。我。的。弟。子。三。百。年。來。無。此。作。矣。王。煙。客。也。萬。分。嘆。服。此。時。王。元。照。家。往。來。的。名。宿。如。蘇。州。吳。梅。村。常。熟。錢。牧。齋。都。爭。作。詩。古。文。替。他。傳。揚。偏。是。石。谷。自。視。欲。然。還。精。心。一。意。的。向。上。寢。饋。二。十。年。纔。得。成。爲。大。家。一。日。來。一。個。武。進。人。姓。惲。名。格。字。壽。平。的。是。大。明。孤。臣。惲。遜。菴。的。兒。子。也。是。個。山。水。能。手。特。來。相。訪。一。見。石。谷。的。畫。嘆。服。道。石。谷。獨。步。矣。我。誓。不。爲。第。二。手。從。此。擱。筆。不。再。畫。山。水。就。此。專。工。花。卉。稱。爲。絕。藝。一。日。又。來。兩。客。相。訪。一。個。姓。路。名。民。瞻。一。個。姓。周。單。名。一。個。潯。

字周潯骨瘦如柴像個有病的。路民瞻却精神滿足。虎虎有生氣。周路兩人的山水都學王蒙筆法。很自負的。當下一見之下。都不禁佩服得五體投地。同聲推讓不敢再畫。山水從此之後。路民瞻專心畫鷹。畫得雄健。顧盼極奮。翻雲之致。周潯專心畫龍。畫得煙雲變化。極鱗爪飛騰之致。都成爲名家。不在話下。這一年康熙帝忽然有志南巡。下旨徵召畫師。畫一幅南巡圖。南北各省畫師應召來京。精山水的精人物仕女的精傳神的精花卉鳥獸蟲魚的精竹石的精墨龍猴鷹的無不盡有。無不全備。就可惜都是偏裨之材。不過一長可取。要才兼衆長。職勝總裁的一個都沒有。康熙帝於是不得不側席求賢。徬徨諮詢。就有人把王翬保薦上去。康熙帝道。王石谷。朕也久聞其名。着江南總督江蘇巡撫。宣布朕意。安送來京。欽此。督撫接到旨意。不敢怠慢。督院立委了個候補知縣撫院就近委了個常熟縣學訓導到王石谷家。傳旨偏這王石谷託病堅臥不肯應徵。兩委員無奈只得向本縣商量。本縣太爺也枉駕過兩回。石谷具了張患病甘結懇太爺申詳上憲。縣太爺知道他與太常卿王煙客太守王元照是要好的。

就。去。邀。他。們。代。爲。勸。駕。王。元。照。不。在。家。王。煙。客。推。却。不。得。就。同。了。縣。太。爺。同。往。勸。駕。見。面。之。下。王。石。谷。道。別。人。不。知。道。太。常。還。有。甚。麼。不。知。道。我。是。山。林。中。的。野。鳥。飛。啄。自。得。閒。逸。慣。了。一。朝。叫。我。宮。裏。去。猶。之。捉。入。了。鳥。籠。恁。這。個。籠。金。鑲。玉。嵌。參。我。的。人。如。何。寶。愛。終。失。掉。了。野。趣。倒。不。如。山。林。中。自。在。多。呢。王。煙。客。道。朝。廷。既。有。旨。來。要。不。高。興。進。京。呢。怕。也。沒。有。那。麼。容。易。總。之。名。高。累。人。誰。叫。你。有。那。麼。本。領。享。那。麼。盛。名。王。石。谷。嘆。道。欲。辭。不。得。欲。隱。不。能。不。料。名。之。累。人。竟。至。如。此。王。煙。客。道。我。看。有。一。件。事。老。弟。應。召。進。京。倒。也。不。無。小。小。利。益。王。石。谷。問。是。何。事。王。煙。客。道。我。與。元。照。雖。有。點。子。古。畫。究。竟。尋。常。百。姓。收。藏。有。限。皇。宮。大。內。收。藏。是。極。豐。富。的。老。弟。應。召。進。京。可。以。大。開。眼。界。不。是。小。小。利。益。麼。王。石。谷。道。這。原。是。求。之。不。得。的。事。但。是。我。所。慮。的。是。到。了。京。拌。住。了。身。子。擺。脫。不。來。縣。太。爺。見。石。谷。口。氣。已。經。活。動。快。活。非。常。忙。道。只。要。先。生。應。一。應。召。留。京。不。留。京。都。由。先。生。自。主。皇。上。也。不。能。相。強。的。說。到。這。裏。同。向。煙。客。道。太。常。公。我。這。話。說。得。錯。了。沒。有。王。煙。客。道。這。個。自。然。三。軍。之。帥。可。奪。匹。夫。之。志。不。可。奪。老。弟。立。志。還。山。聖。明。也。

必不相強。王石谷方始允了。縣太爺大喜道：「既蒙徵君金諾，小弟立刻申報，督撫兩憲一俟徵君定了行期，再來恭送。」一回就歡歡喜喜告辭去了。却說白俠在客店中探聽明白，自詫道：「照課象南行必有奇遇，得收兩徒，難道這畫師就是我的徒弟麼？很不像呀。現在且別管他，我且跟定這畫師，瞧他有何舉動。過不多幾日，王石谷徵君動身了，走的是水路白俠也就搭船趕去。由常熟到常州，常州到鎮江，鎮江到儀徵，一路北上，經宿遷、邳州、嶧縣、沛縣、濟甯，直入山東，至北通州進京，二千多里水程，走了一月。開來王石谷一到京，就由工部堂官入宮請旨，奉上諭。王翬着工部於次日卯刻帶領引見。此時各省畫師徵召來京，及自行投效的已經不少，都已召入內廷供奉。王石谷召見之下，經康熙帝溫言問答，大爲稱許，即令與各供奉一同起居。却見路民瞻、周潯也在其中。他鄉遇故知，倍形親熱，拉着講話，偏這路周兩人只是淡淡的，似理不理。石谷很是不解，忽奉諭旨，即日南巡，着各供奉隨扈出京。圖繪沿途風景，王翬却另有一道旨意，着總裁繪畫事宜。王石谷新承恩命，在他人的看來，是非常榮幸，他却依然無得。

無失不過三天工夫。康熙帝御駕出巡，各供奉隨扈出發。由北而南，一處處巡幸將去。每至名勝所在，即召各畫師到御前，授機宜，叫他們繪畫。有時特召總裁一人，有時並召各畫師指畫形勢，極目烟雲，就御前起稿，也是極平常的常事。從九月下旬出京，隨地勾留到十月初五日，到泰安府。這日登臨泰山，特召路民瞻、周濤、圖繪、南天門、風景路、周兩人應召到御前。見過，周濤忽地投袂奮起，擲筆而前，那支筆一道白光飛向御前。直望康熙帝心窩而來。康熙帝大驚，急忙格拒不意。路民瞻也奮筆而起，望準了康熙帝面門，直擲過來。躲避不及，肩膀之上早着了一下。急喊：「刺客！刺客！」侍衛聽得急忙拔刀，擁上先將御駕護送到東嶽廟去。然後把路、周兩人團團圍住。刀鎗並舉，劍戟齊施，都喊別放走了刺客。周濤路民瞻背對背站着，赤手空拳的抵敵。可煞作怪，四五十員侍衛都是武藝精通，弓馬嫻熟，很如狼健如虎，又都執着兵器，偏只遠遠地廝殺近身不得。但是路、周兩人也祇有招架的本領，沒有衝殺的能耐。看官，你道這兩個人是怎麼一個來歷，爲甚要行刺康熙帝，催兩人的筆，又怎麼能夠當做兵器原

來路民瞻周潯都是海外鄭氏部屬當時海禁極嚴內地百姓有出海的不管他是捕魚是經商都要立刻斬首示衆爲的就怕是私自通海彼時海中有一位命世英雄當今豪傑姓鄭名叫成功原是海寇鄭芝龍的兒子是倭婦翁氏所出鄭氏縱橫海上出入商船都勒捐重稅因此富堪敵國兩京淪陷的時候鄭芝龍擁立唐王於福建建元隆武引成功見駕隆武帝見他骨相非凡不禁傾心就撫他的背道恨朕無女妻卿當盡忠吾家遂賜他國姓賜名成功封爲御營中軍都督儀同駙馬都尉宗人府宗正隨又賜他尙方劍加封忠孝伯招討大將軍清兵南下鄭芝龍望風迎降成功跪地泣諫不肯聽從他就行起招討大將軍職權來招集舊部在海裏頭挾着樓櫓憑着風濤擊楫揚帆東衝西蕩活潑得生龍活虎一般把廈門金門兩島做了根據地取漳州取仙遊取揭陽取普甯築造浯州城又派兵到廣東救李定國借兵與張名振取舟山改中左所爲思明州分所部爲七十二鎮設立儲賢館儲才館謦言司賓客司印局軍器局各項官職仇親兼用賞罰無私此時隆武帝已殂廣西又擁立桂王爲大明皇帝改元

永歷興圖日削播遷雲南成功却通表稱臣永歷帝就勅封他爲延平王賜與冊印成
 功受命之下凡有便宜封拜總穿着朝服向永歷帝座位抗手焚疏稽首叩拜因此海
 上各將沒一個不服他的明察感他的忠義大清國雖然兵精糧足竟然奈何他不得
 也會遣將派兵出過三五回海沒一回不是全軍覆沒爲的是北人不諳水性一到了
 船上就要頭昏目眩嘔吐交作成功攀旗督將踏浪如飛因此受虧不淺改戰爲和派
 了好多次欽差和局終不會成就成功笑道土地我所自有箭綠亦我所自有重爵厚
 祿的話說給誰聽我的忠貞自待不特利害不足動吾心就是斧鉞也不能移吾志呢
 遂與張名振聯兵北伐兩入長江又與張煌言三次北伐直殺到南京城下威震東南
 到兵敗回閩又攻取臺灣澎湖趕去荷蘭人成爲海外強國大清國至令五省遷界嚴
 禁出海以避其銳成功歿後其子鄭經嗣位爲延平王倔強如故這路民瞻周潯就是
 儒才館的上客是南派武當宗拳技大家聽得康熙帝勤求畫士忽發奇想北上投効
 想乘間用鐵筆桿行刺果然一投就錄用了隨駕出京這日登臨泰山奉召圖畫南天

門風景天威咫尺相離甚近以爲時機已至遂這麼投袂奮起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峨嵋山白俠收徒 安德驛曹生受困

話說路民瞻周潯被衆侍衛圍困在泰山南天門之下山勢險峻迴旋既礙自如人數衆多衝擊又難殺出只見喊聲震天圍如鐵桶戰到兩個時辰兩人氣力不加勢已危急路民瞻嘆道不意我兩人畢命於此話聲未絕陡見一道白光從外飛入衝激得地上塵埃如煙而起頓時場上衆人眼目盡眩閉住了一個也張不開來只聽得耳邊呼呼作响好一會子張目瞧時齊叫一聲哎呀呀路民瞻周潯都不見了山勢突兀山路崎嶇四面那裏有兩人的影兒大家楞了一會子只得都到駕前請罪康熙帝無法奈何只得命傳神畫師繪出兩人的面貌注明年歲傳旨各省按圖搜捕一面啓駕而南到郟城駐蹕王石谷一路隨扈那幅南巡圖經他總裁口講指畫咫尺千里好在他不過草一張總稿指派各名手分繪御駕到蘇州全圖已經繪成康熙帝瞧了稱賞不止就

要。授。他。官。職。王。石。谷。再。三。辭。謝。力。陳。不。能。任。職。康。熙。帝。只。得。罷。了。加。恩。准。其。回。里。王。石。谷。歸。隱。到。常。熟。煙。雲。供。養。之。外。不。過。吟。風。弄。月。而。已。這。都。是。後。話。却。說。路。周。兩。人。正。在。萬。分。危。急。性。命。呼。吸。的。當。兒。陡。見。白。光。如。電。激。得。地。上。塵。埃。如。煙。而。起。只。得。合。住。了。目。忽。覺。身。子。被。風。擣。起。耳。畔。呼。呼。作。响。唬。得。不。敢。張。目。兩。腳。騰。空。也。不。知。飄。蕩。了。幾。多。的。路。直。等。呼。呼。的。聲。音。住。了。纔。覺。身。子。落。地。張。目。瞧。時。却。在。一。所。壁。立。萬。仞。的。危。崖。上。四。顧。萬。峯。矗。立。煙。樹。滄。茫。也。不。知。是。什。麼。所。在。是。何。地。名。兩。人。相。對。愕。然。周。潯。道。怪。呀。怎。麼。會。到。這。裏。的。路。民。瞻。道。你。看。夕。照。脚。山。天。已。晚。將。下。來。寂。寂。危。崖。絕。無。一。個。人。影。兒。你。我。不。是。遇。仙。定。然。遭。怪。忽。見。周。潯。指。道。那。邊。來。的。不。是。個。人。麼。路。民。瞻。回。頭。果。見。一。個。瘦。削。短。小。笑。嘴。闊。腮。火。眼。金。睛。眉。髮。都。白。的。怪。人。兒。那。人。走。路。風。一。般。的。快。眨。眨。眼。已。到。眼。前。隨。問。你。是。何。人。那。人。轉。問。道。你。們。從。何。而。來。祇。這。一。句。就。把。路。周。兩。人。問。住。了。楞。着。眼。半。晌。答。不。出。一。語。還。是。周。潯。心。機。靈。動。一。轉。念。就。悟。到。開。言。道。那。道。白。光。兒。敢。就。是。你。老。人。家。發。出。的。我。們。被。困。在。山。性。命。呼。吸。蒙。你。老。人。家。援。救。出。險。你。老。人。家。

諒必是仙人。但不知此間是什麼地方。我們意在雲裏霧裏。尙望指示。那人笑道。你二人。多大的本領。就敢挺身行刺。如今可知道利害了。這裏是峨嵋山。侍衛們追趕不到。的儘可安心住下。路民瞻大驚道。是四川峨嵋山麼。那人道。自然是四川峨嵋山。那裏有第二個峨嵋路。民瞻周潯齊道。泰山到峨嵋。好多千里路。霎時間就到了。定是仙法。你老人家。定是仙人。我們今兒遇了仙。就求你老人家。慈悲度我們。仙去說着。跪地叩頭不已。只見那人笑道。要我度你們。也不難。只問你們誠心不誠心。二人都回極誠心。周潯並叩問那人姓名。那人笑道。既是仙人。何必留着姓。路民瞻道。就純陽祖師。總也有個名號。你老人家的道號。弟子等也該知道。那人道。我叫白猿老人。並不是甚麼仙。甚麼怪。不過略懂點子劍術。稍曉點子課理。占得一課。知道你們二人與我有一段因緣。所以略施劍術。把你們援救到此。二人大喜道。原來師傅是劍俠。我們得遇師傅。緣真不淺。求恩收錄在門下。成全了我們白俠一口應允。當下兩人大喜。至誠誠跪下地。拜了四拜。於是白俠就引兩徒到石屋中。教給他靜坐運氣之法。收視返聽。爲

劍術之初步。開南俠之先。河看官南俠北俠。既出一源。爲甚形氣不同。精神各別。要知南極。踰淮變而爲枳。卽在江南。只要年歲久了。也會葉上生刺。漸不可食。學術與物理本無二致。卽如醫學。傷寒本該百病自從葉薛徐王大唱溫熱之說。主張跳出傷寒圈子。江河日下。到日下的時。醫竟不知傷寒。論是何書。張仲景是何人。顛預施治。誤已誤人。殊不知跳進了傷寒圈子。纔能夠跳出傷寒門徑。都不知道如何可以高談跳出醫學。如此劍學。可知無怪目下權豪橫行。從未見劍俠出。而懲治也閒言少敘。却說白俠收了路周兩人。爲徒就囑咐他們在山勤練。勿怠自己。却依然遊行行俠。一日路過華陰。乘便瞧瞧。顧怪顧怪。恰好在家見面之下。談論極歡。顧怪道。年來經商墾牧。在在獲利。總稽簿籍。積賞已將千萬兵餉一層。已經不缺了。就可惜人才凋謝。李向若既歸。道山冒辟疆。又遭物故。上月驚信傳來。傳青主被當道強徵。北上誓死不就得放歸來。又聽說病了。不知生死如何。將來異軍特起。統馭何人呢。白俠道。郃陽李向若幾時死的。顧怪道。一個多月了。前天郭匡廬送他的墓碣來。給我瞧瞧。我見題的是逸民李向若先生。

之墓很爲恰當說着外面送進一封信來顧怪拆開瞧未數行不覺兩淚潄潄道傳青主死了隨把書遞給白俠白俠接來一瞧見寫着青主有病二孫欲爲切脈青主不肯道我求死於二十年之前豈反求生於三十年之後乎遂拒絕醫治臨死遺命以朱衣黃冠爲殮瞧畢搖頭道李向若傳青主都是血性男子可惜可惜顧怪道我爲的是將來舉義共事無人白俠道甯人先生你的志願忠貞堅毅我很欽敬不過清朝的兵力康熙的英明就是你竭力做去我以氣數卜之怕也難噓已灰之炤呢顧怪道一木原難支大廈我也知道氣數如此但是耿耿此心何能自己白俠道既知氣數何必違天逆做顧怪半晌無語長嘆一聲不禁滴下英雄淚來白俠知道他已經覺悟所以心傷淚落也不去勸慰就擱了幾日就告辭起行隨意東遊一路遊山玩水閒逸異常一日行到山東安德地界忽見塵頭大起喊聲震天遠遠望去黑簇簇一圈的人圍住一將在那裏廝殺六七个戰一個鞭鎚大刀走馬燈似的追逐圍中的將手執長鎗左衝右突陪增英銳外面還有四五個挾彈弓的手撮鐵丸站在那裏等候白俠一見口稱奇

怪原來康熙帝共有三個兄弟是和碩裕親王福全和碩恭親王常甯和碩純親王隆
信內中要算恭親王常甯最有幹才爲人和氣遇士謙恭平日跟朝士們有說有笑並
不以王位自矜只有一件貪財好貨銀錢這東西總是不嫌多的聽得兩淮鹽院出息
不壞忽發奇想請了個病假悄悄地南下行抵揚州找個寺院住下分付家人們不許
傳揚洩漏這所寺院名叫天甯寺是揚州第一所大叢林住持僧慧宗跟鹽院很是要
好現在見來了一夥口操京腔的寓客舉止闊綽行動豪華詢問從人都說是某省道
員入都陛見瞧他那樣子又不像是道員身分慧宗奔告鹽院鹽院別是京裏大員
奉旨查辦什麼事件慧宗道僧人也很疑慮昨兒晌午時光先進來是兩個體面管家
說他們主子路上患了病要幾間潔淨房屋養病香金多少倒也不計我就把方丈後
面的三間精舍收拾了讓給他一會子行李送到大箱小籠足有三五十件部署定當
那主人纔坐着暖轎帶着十多個僕役簇擁而來僧人出去迎接那人下轎只點頭微
笑並不跟我講話拜過佛就向僕人道帶來的繡轎呢拿來張掛了就見兩僕擡出一

隻大紫檀匣。取出一副陀羅錦的繡幢。來幢上諸佛菩薩繡得活的一般。那點綴的樹石山水。都是綠砵珊瑚珠寶鑲嵌成功的華麗精巧。差不多是內府皇宮的珍品。那人眼看僕人張挂好了。不交一言。就進房去了。今天也沒有出來過鹽院道。何不從他。僕人那裏探探口氣。以後有甚舉動。煩你就告知我。慧宗應諾。回到寺中。徒弟告訴他新來的大員。派遣僕從到骨董鋪看了許多古玩字畫。教場街左衛街各骨董鋪。得着消息。都派夥計前來兜生意呢。慧宗問成交了。沒有徒弟道也有成交的。也有不成交的。這位大人很肯出價。只要東西好。價錢賤。倒也不很計較。慧宗道。這位客體統勢派。都不小。不知是什麼來頭。你們可小心伺候着。罷衆僧應諾。恭親王在天甯寺連任了十多日。也不遊玩。也不拜客。鎮日靜坐一室。足不出戶。只收買骨董字畫。揚州各鋪的奇珍異玩。差不多被他搜羅了個盡花的。銀子真是上萬盈千。合寺僧人跟那鹽院猜不透。他是何路數。倒都上了心事。這日又有一家骨董鋪。派夥計送一枝白玉如意來。一時看對了。問他價值。這夥計索價一千兩銀子。恭王道一千銀子。真不貴。隨令家人。

收了。親自開箱付他銀子。夥計大喜。接了銀子。出外不意。一個家人向他。要分利一半。那夥計不肯。爭論起來。兩個人幾乎要打架。衆和尚都來勸解。人聲嘈雜。鬧得鼎沸一般。恭王在內聽得。派人查問。把骨董夥計。跟那家人一同喚到裏頭。問明情由。恭王道。我生平購物。從不許家丁需索。陋規立叫那夥計收了銀子。去一面。喝令把那家人網起來。鞭責連抽數百皮鞭。打得個皮開肉爛。衆僕都替他求恩。纔命放下。攆出去。完事。那家人身負重傷。不能走路。只得向和尚求告。暫借一榻。調理傷痕。慧宗大喜。留他住下。待遇得非常周到。却乘機刺探他消息。那家人道。實不相瞞。咱們主人。不是別人。就是當今皇上的兄弟。恭親王。慧宗大驚。道。恭王爺到這裏來。做什麼。不知那家人說出甚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恭親王滿載北歸 曹仁父攜金南下

話說那家人見慧宗詢問。隨道。師傅是出家人。說與你知道。諒也不要緊。咱們爺此番南下。奉有朝廷密諭。清查兩淮鹽務的積弊。改扮私行。就爲怕風聲洩漏呢。慧宗報知。

鹽院鹽院唬得面如土色忙向慧宗求計慧宗道現在世界人情鬼賊憑一個人的話也斷不透這位王爺是真是假大人倒不能不謹慎一點子鹽院道恭觀王我是見過的真和假一見便能分曉倒是他深居簡出輕易不能夠會面慧宗道這倒不難他的臥房就在方丈後面只消隔着紙窗悄悄一窺誰又知道呢當上鹽院依話跟隨到寺如法泡製的窺了個透明見一個疎眉朗目天表亭亭的少年正在那裏伏案寫字不是恭親王更是誰鹽院駭絕拖着慧宗衣袖到方丈裏開言道果然是四王爺慧公你看有甚麼解救的法子慧宗道據僧人看來第一總要走通他家人的路子好在受傷的那一個跟僧人很講的來大人肯屈尊時就同去見見他好麼鹽院道很好於是二人同到那家人屋子裏慧宗先替鹽院道地說明緣由那家人大驚道師傅這個你害殺我了咱們爺的脾氣兒你總也知道爲了回扣的小事還把我打了個半死現在洩漏他的機密我還有命麼再者我不過是府裏一名護衛就是不攆出在王爺跟前也沒有講話的分兒何況已經被攆那能替你們設法呢慧宗央告不已那人道我指給

你們一個人。你們去求他。他要是肯答應。你們的事情就有指望了。鹽院大喜。忙問是誰。那人道。此人是府裏的大總管。我們都稱他做張老公的。他原在宮裏當差的。還是那年當今恩准了王爺迎養太貴妃。他跟太貴妃出宮的呢。王爺很聽他的話。你們只要跟他商量。他肯答應。就不要緊了。鹽院道。深蒙指點。感激的很。但兄弟與張老公素昧平生。不得還要你老哥做介紹人呢。那人應允。叫小和尚入內相請。一時一個肥頭胖耳的太監自內走出。見了那護衛。就道。小徐請老子出來。有什麼事。敢是要爺依舊收用你麼。那小徐道。我的事。那裏就敢煩你老人家。說着。便向鹽院一指。道。是這位大人呢。張老公回頭把鹽院估量一回。問道。是誰。我不認識呢。慧宗上前陪笑。替鹽院代通姓名。並把來意婉轉說明。張老公大跳道。小徐。你真作死呀。你在府中當了這麼年數。差越當越通透了。連爺的機密都敢洩漏與人了。回了爺。瞧你能夠活命。不能夠活命。小徐急道。師傅。我被你們害了也。慧宗忙替他解說。鹽院也作揖求情。張老公道。此事怕不易辦到呢。王爺已經查訪明白。不日就要回京覆奏了。兩淮鹽務積弊有五。

弊十害八可慮的話。奏本稿子已經草就。說到這裏。隨把奏本期誦了一遍。鹽院唬得只是作揖。口口聲聲都是成全。仰仗央求的話。張老公道。我有甚不答應。不過費一句兩句話。現成好人。誰也不樂做。倒是咱們王爺不易講話。小徐也知道的我說了也未必中用。還是你們另想法兒罷。說完話。就想進去。慧宗趕忙拖住道。張老公。慈悲慈悲。罷。你不能講話。誰還能講話。王府裏還有誰強過你老人家。你要肯慈悲。別說鹽院大人。連各場的大使。各引的運商。都感激不盡你大恩呢。鹽院又再四央告張老公道。法兒呢。還有一個怕你們不願意行呢。鹽院道。只要能夠免參。傾家孝敬。都願意。張老云。道。你肯傾家就好辦了。咱們王爺在五臺山寺裏許過一個願。一竟要了一竟沒有了。就爲分藩以來。府中食指浩繁。沒有餘錢。幹這件事太貴。妃也催過幾回。現在只要你們代了。了此願。王爺就是不答應。我有本領。會請太貴妃止住他呢。鹽院大喜。過望。忙問甚麼願。交給我。准替王爺代了。是了。張老公道。那也不值什麼許的。是鑄十八尊赤金鑼。漢每尊需金一萬一千兩。連耗費也不過二十萬兩金子罷了。鹽院聽說驚得呆。

了。既經答應，又未便翻悔，少不得各引各場，互相攤派。把歷年賺進的錢，嘔出幾個來。這一下，竟把蘇浙兩省的金子搜羅了個盡。風聲所布，就引出一個英雄來。這位英雄，也是海外鄭氏舊部。姓曹名仁，父瞻，他外貌斯文，一脈是個書生模樣。誰又知道他是武當派內家拳技呢？現在得着消息，揚州收括金子，孝敬甚麼王爺，他就發念。此種不義之財，落得劫取他來，作一個正用。於是就到揚州來偵察，落了店，先在城中各鬧市街口，逛了一會子，教場、轅門、橋多子街、左衛街、磚街，沒一處不到。又出城雇了一隻船，逛小金山、平山堂各處，名勝候了好多天，纔見天甯寺中的恭親王，滿載北歸。鹽院同了一府兩縣都來送別。曹仁父就暗暗度在後面。這日將到安德，經過土山岡，瞧見路狹地險，發一聲喊，躡身出去。衆護衛不會防備，齊喫一驚，突見鷹鷂似的一個黑影，只一掠已到面前。驢車上覺着一沉，就被提去兩大包金子，每包一千兩，兩包就是二千兩。那黑影攝取了金包，飛一般去了。衆護衛齊發喊，不意纔一轉瞬，那黑影又掠到了。喊聲起處，又提了兩包金子去。霎時之間，來回三次，提去六大包金子。恭親王急命。

把行李車聚在一處。叫衆護衛執齊兵器彈弓。手備齊鐵丸。無論如何總要把這飛賊擊下。曹仁父雖然勇猛。連盜三回金子。提取飛行究竟折去不少的本領。第四回飛來就被衆人圍住了。曹仁父左格右拒。鬪了好一會子。究竟是空手敵不過兵器。忽地縮退三步。趁人家冷不防。一起手搶到一桿長鎗。長鎗到手。如魚得水。如鳥冲霄。頓時展舞起來。大氣盤旋。左衝右突。七八個勇將四面殺來。全不懼怕。恭親王下令。拿到了飛賊。立賞黃金二千兩。重賞之下。各將都抖擻精神。圍攻得更爲利害。并且四面都有彈弓。手守着。只消跳出圈子。鐵丸就雨點一般的打來。各護衛輪流圍攻。曹仁父使的是峨嵋鎗法。鈎挑研刺。神出鬼沒。時間久了。氣力不加。看看勢將敗下。危急異常。正這當兒。白俠恰恰漫遊到此。遠遠地眺望。識得圍中的那人。使的是峨嵋鎗法。不禁失聲道。峨嵋鎗法失傳已久。此人諒也是個英雄人物。鬪得這麼凶。我不救他。更有誰能救他。想畢。放出神劍一道。白光閃電似的衝蕩進去。激得塵埃飛起。如煙圍中的人都迷了。目閉住了。張不開來。一會子早不見了。那飛賊衆人回過恭親王。恭親王道。這廝敢

是有妖術的衆護衛面面相覷都不能回答恭王叫檢點行李失去了多少東西護衛回稱失掉六個金包別的東西都不短恭王十分心痛正這當兒白光又飛掠而至塵埃飛揚大家都合了眼纔一轉瞬行李車上又失去了四個金包恭王心痛得放聲大哭二十萬黃澄澄金子平地喪掉一萬兩所幸飛賊知足就此不再光臨這劫餘的十九萬兩得以平安到京却說白猿老人救出曹仁父到土山背後把他放下曹仁父一見白俠知道得遇異人拖住了要他收已爲徒白俠問他姓名來歷曹仁父道我原是東甯儲才館上賓就爲路民膽周潯久無消息特來尋訪無意中遇這恭王詭詐財的事因島中藩主費用浩繁取他點子贈給藩主去不意衆奴拚命幾爲所困白俠道你攝取來的金子都在那裏曹仁父道就藏在土山岡下那株枯樹腹裏白俠道攝取過幾回曹仁父道共是三回白俠道既然如此我也略略效勞玩他一回消遣消遣說着一道白光如電而逝纔一轉瞬白光已到眼前朴然一聲怪响但見白俠已站立面前四個大包放在地下大駭道四千兩金子多麼的重一會子就提了來我師真是

神人白俠道：金子這東西我是沒用的。你可一并將去。曹仁父道：弟子幸遇我師，擬卽投拜門下。望我師慈悲收錄。白俠道：你既有志，我也很高興。你那朋友路民瞻、周潯都在我那裏。隨把南天門救下二人。現在峨嵋學劍的話說了一遍。曹仁父大喜，就要白俠帶去。白俠道：你這許多銀子作何處置？累贅不累贅？還是回到臺灣去放掉了。再來曹仁父道：蒙師教訓，自當謹遵。只是再到中國那裏來找師傅呢？白俠道：只消到四川峨嵋山，就是我不在，總有人招接你。你等着。是了。曹仁父道：峨嵋縣的峨嵋山共有大峨、中峨、小峨、三山環抱，綿亘五六十里，峯迴路轉，都很崎嶇險峻。到那裏來找你老人家。白俠道：到大峨絕頂就是了。曹仁父應諾。當下就把十個金包齊在一起，只聽白猿老人道：咱們後會有期。纔說得這一聲，就影蹤都沒有了。曹仁父贊嘆不已。當下把四個金包提到枯樹頭，一并藏在樹腹裏。順步下山，走到一個市鎮上，喫過飯，雇了一輛騾車，驅向土山來。把枯樹腹中的金包提出一，放在車箱中。驅車南行。行李雖重，上車下車都是自己動手。趕脚的倒也不會覺着十多日工夫。早到江甯省城。從江甯搭

船到南通州從南通州搭船出海海禁雖嚴好在守關的官員只要的是錢花掉十多兩銀子就能夠放行無礙乘風揚帆不則一日早來到臺灣海島進了鹿耳門改坐小船徑上東甯府求見藩主那知藩主正爲了一樁機密大事與大將劉國軒商議呢欲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劉國軒計斬國師 曹仁父路救金老

話說臺灣延平王鄭經是鄭成功的兒子鄭經比不得他老子苟且偷安不圖進取就那一班文武也是老成凋謝龍蟠虎踞的氣概已不知消磨到那裏去了此時祇有大將劉國軒勤勞國事晝夜練兵成一個擎天石柱偏偏清朝福建制臺在漳州大開館第崇銜厚幣大事招徠又派遣能人刺客入臺行刺鄭經與劉國軒都遇過多回刺因此臺中戒備頗嚴一日忽來一個異僧口操粵音自言深通壬遁風角之學於兵法劍術也能略知門徑爲慕藩主忠義航海來投鄭經跟他談論果然說劍談兵都中窺覷於是尊爲國師十分優待那國師倒坦受不辭住了幾時漸漸的驕蹇漸漸的肆橫

初時盛氣所凌。不過及於儲賢。儲才兩館。賓客後來對於文武各官也都頓使氣指衆人。因他是藩主所尊重。也就讓他一二不意得寸進尺。竟就逼及藩主。身上來。鄭經不堪其橫。很是厭惡。島中文武就有疑及此僧是清廷派來做奸細的。回過藩主。藩主就叫人暗地偵查。偵查的結果。都說閩粵大叢林並不會有此僧來歷不明。很是可疑。鄭經道。這個惡僧這麼強橫。定是奸細無疑。不早除掉。是本島的心腹大患。衆文武都道。惡僧是有鍊氣工夫的。會得金鐘罩。刀鎗不入。鐵石難傷。就怕打虎不死。反爲所害。鄭經聽了。很是躊躇。特召大將劉國軒到東甯商議。正這當兒。曹仁父回來了。當下曹仁父爲帶着許多金子。急到東甯。求見藩主。鄭經立刻請見。仁父跟隨傳事官入內。見延平王家。常打扮頭紮軟巾。身穿便服。跟劉國軒在便殿中閒坐講話。仁父打恭相見。鄭經含笑站立。招呼問曹先生幾時回來的。曹仁父答言。纔到。鄭經道。先生新從中國來。清朝有什麼舉動。曹仁父道。沒什麼。不過康熙西巡訪父到了五臺山。順治却不肯跟康熙會面。山上僧衆忙着趕辦接駕的事。派順治管理碗碟。順治失手碰碎了不少的。

古磁器寫信進京叫康熙賠償康熙就大開御窖製造細窖送山賠償鄭經道此事已經有人向我說過不是新近的事麼曹仁父道新近康熙南巡在山東地方遇刺兩個刺客都是畫師且都是咱門這裏的人鄭經道刺着了沒有曹仁父道刺着倒好了偏偏侍衛利害刺客被圍血戰了大半日幾乎被他們擒住虧得遇着個劍俠救了去現在深山學習劍術呢鄭經道莫非就是路周兩先生曹仁父道是的鄭經向劉國軒道將軍記得麼路民瞻周潯當日自告奮勇我原再三阻止將軍也幫我勸過的不意身入重圍幾乎被敵人所算說着不勝感慨曹仁父又把自己劫得金子專誠送來的話說了一遍鄭經大喜連聲稱謝忙命司庫官照數收了曹仁父道我瞧藩主與劉將軍有甚機密大事似的鄭經道曹先生目光真可以隨把國師驕橫的話說了一遍并問他有甚法子曹仁父道劉將軍總有高見劉國軒道某感先生知遇願拚此身命與惡僧決一生死以報藩主鄭經道曹先生你看如何曹仁父道此事還宜從長計較動手之後萬一不勝反倒招災惹禍鄭經道我也是這麼說劉將軍咱們還是另想別法

罷。劉國軒道。事之成敗。都由我一個兒擔擋。決不絲毫累及藩主。請放心。就是鄭經道。我倒并不怕什麼。爲的就是劉將軍。劉將軍是我這裏的擎天石柱。終不然爲了一個惡僧壞掉我的擎天石柱。很是不合算。劉國軒笑道。這倒不勞藩主煩心。我自問本領對付這惡僧。用力雖或不足。用智却還有餘。鄭經道。用智如何着手。劉國軒道。那也不能預定。看事行事。就是從這日起。劉國軒曲意交歡國師。款待異常。兩個人沒一日不會面交至。一月有餘。已經情逾骨肉。一日。劉國軒約國師到溫池洗浴。脫衣下池。洗澡的當兒。劉國軒笑道。國師富於佛根性。道心澄澈。功力圓足。倘然遇了摩登伽。不知還能鎮定否。那國師笑道。從前參寮和尚說禪心泥絮不遂春風。老衲參透已久。區區色戒還足爲魔障。麼。劉國軒聽了。異常敬重。隨道。明日國師得暇。某當虔心置辦筵席。在儲才館中。一敘。務請賞光爲幸。那國師道。將軍錫飯。老衲定當叨擾。劉國軒大喜。浴畢。分別約定。明日酉刻。親來相邀。劉國軒回第。就請曹仁父到家商議。曹仁父聞請。卽來兩個人。在一室中。密密計議。定出奇謀。祕計。於是點兵。派將。暗暗布置。一到次日。劉國

軒清早就到儲才館察看一切見諸事布置都已就緒心下很是欣然到申正時光劉國軒帶同隨從牽了馬匹親自來迎國師那國師不知是計欣然上馬與劉國軒並馬接轡而行直別儲才館大門下馬陪到裏面見廳上燈燭輝煌地下是五彩地氈鋪得花團錦簇四壁都張着彩繡錦緞壁衣座位都已設置定當椅上是椅披座墊桌上都結有桌幃都是紅緞五彩金繡的溜金的燭奴分立四角都燒着絳燭合了上面懸着的珠燈真是上下爭輝光耀一室劉國軒陪笑請國師入座先茶後酒曹仁父與三四個儲才館上賓都出來作陪談諧百出言笑極歡酒至半酣劉國軒召入八對佼童八對豔女都是十八九歲年齡豔若春花嬌如弱柳春雲出岫似的走到筵前行過了禮就當筵歌舞起來協着絲竹吐出的音宛如九嚶黃鶯十分柔媚劉國軒更演講古今豔史口講指畫描摩盡致那國師談笑自若竟然沒事人一般一會子歌童舞女都各退去喝到酒闌劉國軒起身道我陪國師裏面去逛逛廣廣眼界那國師笑稱可以曹仁父等陪着一齊舉步入內來纔到內院門口揭開軟簾就覺一縷甜香從鼻子管直

透頂門。頓時透骨酥麻。全身渾蕩蕩。宛如在雲端裏。一般但見滿院中。火樹銀花。光明如晝。十六對俊童豔女。都脫得赤條條。一絲不挂地上。鋪有三寸厚的氈子。那一對對妙齡男女。都在那裏對合并。且男歌豔曲。女發淫聲。氤氳香氣。薰人欲醉。那國師雖是根蒂堅固。怎奈花貌雪膚。生香活色。活現在眼前。柔情曼態。不禁被感得神氣疲倦。起來。同顧劉國軒道。可有椅子。掇一個來。坐坐。劉國軒連聲有有。舉目暗示曹仁父。曹仁父會意。暗暗掣劍在手。一時椅子掇來。那國師頽然坐下。曹仁父提足精神。奮劍一揮。血花飛濺。那國師的腦袋已差然落下了。劉國軒大笑道。慙惡僧鍊氣功深。總不出我之所料。從今而後。藩主可以高枕無憂矣。忙叫人報知藩主。鄭經喜極。次日就在延平王府置酒慶功。藩主親自作陪。請劉國軒坐了第一位。曹仁父坐了第二位。鄭經殷勤勸酒。賓主盡歡。而散。喝酒的當兒。曹仁父當筵告辭。言自己明日即將北行。不及來府拜辭。鄭經道。曹先生前程遠大。本藩何能阻止。但願你劍術學成。而後依舊來此相助。我是盼望着的。曹仁父應諾。次日曹仁父搭船北行。雲水蒼茫。海裏頭行路。不過是喫

喝睡三個字恰遇着南風船行如馬。三。五。天。功。工。已。進。了。乍。浦。口。子。從。乍。浦。到。平。湖。纔。待。進。城。忽。見。一。個。鬚。眉。浩。白。的。老。頭。兒。在。那。裏。跳。河。曹。仁。父。急。忙。上。前。一。個。虎。跳。跳。到。河。邊。伸。手。一。把。抓。住。了。那。老。頭。兒。問。道。老。夫。你。這。麼。大。年。紀。閻。王。不。來。請。你。你。倒。自。己。找。上。去。却。是。爲。何。那。老。人。未。曾。開。口。兩。淚。先。流。開。言。道。小。老。兒。年。逾。六。旬。所。生。一。子。薄。有。田。產。粗。堪。溫。飽。就。爲。兒。子。少。不。經。事。在。家。終。日。遊。蕩。不。長。進。有。個。親。戚。在。京。裏。作。京。官。寫。信。來。說。部。衙。門。招。考。供。事。小。老。兒。就。叫。兒。子。進。京。應。考。去。一。來。叫。他。增。長。點。子。閱。歷。二。來。也。叫。他。圖。一。個。出。身。以。備。日。後。支。撐。門。戶。不。意。他。到。京。半。年。竟。然。失。蹤。了。生。死。莫。必。存。亡。不。知。小。老。兒。悲。痛。切。心。老。伴。兒。又。爲。痛。子。成。病。丟。下。我。去。了。年。輕。的。媳。婦。終。日。跟。我。吵。鬧。要。索。還。他。的。丈。夫。小。老。兒。這。種。日。子。真。是。生。不。如。死。曹。仁。父。道。老。丈。天。下。的。事。決。無。一。死。能。了。之。理。無。論。如。何。爲。難。總。要。人。去。辦。理。你。老。人。家。姓。甚。名。誰。你。那。兒。子。叫。甚。名。字。幾。多。歲。數。了。你。那。作。京。官。的。親。戚。姓。甚。名。誰。什。麼。官。職。在。北。京。住。在。那。裏。那。老。人。聽。了。把。衣。袖。一。面。抹。眼。淚。一。面。說。道。小。老。兒。姓。金。表。字。叫。耕。煙。兒。子。叫。春。哇。通。

祇二十歲一表人材長得好一副品貌那親舍胡人俊是小老兒的表弟現在刑部當主事隸在江西司裏曹仁父道既然如此你且好好回家別再尋死覓活你那兒子金春哇我替你去打聽無論死活存亡總給你辦一個水落石出金耕煙聽了感激涕零不禁倒身下拜曹仁父道老丈何必多禮我也不過是一時高興你回家去靜候是了當下金耕煙再三稱謝而去曹仁父一諾之下就風塵僕僕趕進京來探聽一路無話這日到了北京先找了下處住下徑投刑部衙門來找那胡人俊那裏知道刑部衙門規模宏大找人很是不易大堂左堂右堂三堂的尙書侍郎已經有六位此外各司各廳鱗次櫛比但見司務廳提牢廳督捕司司獄司奉天司直隸司江蘇司安徽司福建司浙江司湖廣司山東司山西司陝西司四川司廣西司廣東司雲南司貴州司欲知江西司找得與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設圈套土豪漁男色 中毒計浪子受官刑

却說曹仁父到了刑部衙門找了好半天纔找着江西司一問時那位胡主事已經家

去了曹仁父撞了個空，好生沒趣。打聽胡人俊住在那裏衙門中，人有知道的，就告訴他。住在打磨廠，只得重到打磨廠來，好容易找着了那位胡主事，恰好在家見面之下。曹仁父說明來意，胡人俊道：「老哥，俠骨熱腸，不遠千里代人探訪，感激的很。但是着大的北京城人海茫茫，那裏找去？」曹仁父道：「金春哇到京之後，住在那裏交的朋友，都是那一等人。」胡人俊道：「金春哇到了京，那脾氣仍舊不改，惹草沾花，一竟跟幾個小旦混在失蹤前幾天聽說交上一個旗人，姓佟的，後來就不見了。那姓佟的旗人，我也查訪不出。」曹仁父道：「他寓在那裏？」胡人俊道：「他歡喜住店的，住的是三義店。」曹仁父道：「住的是三義店，麼巧極了。我也住在三義店呢。我就回去探問，隨即告辭退出，回到客店喚小二上來詢問。原來這金春哇生就的，俏饒性，十四五歲就在外面惹草沾花，不老成，輕浮姐兒被他勾引上手的，不知多多少少。恃着家財豐富，模樣俏俊，鎮日鎮夜花叢裏，頭混他老子金耕煙，怕他蕩壞身子，恰值部中招考供事，就叫他入都應考。那裏知道他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到了北京，依舊徵歌選色，忙他的事功名兩字，那裏還

在心上北京時尚盛行的。是玩小旦金春畦。雖然乍到新來習俗。移人却早結了一個肺腑之交。就是名動九城的歌郎李素棠。兩個兒情投意合。如漆如膠。說不盡的要好。春畦帶進京的銀子。不上幾個月。都花光了。床頭金盡。壯士無顏。沒奈何。只得在宣武門外法源寺裏。賃了間房屋。從三義店搬出來。暫住一面。打發僕人回家取款。約定款子一到。就替李素棠脫籍。一日忽得驚報。說孝素棠忽得暴疾身亡。急忙趕到那裏。已經棺殮。撫棺大慟。很很哭了一場。從此屏跡繁華。絕意聲色。只在蕭寺裏。索居寂處。想着了素棠。不免短嘆長吁。神傷淚落。不到兩個月。却早悶成了一病。藥爐燈影。客况愈增。凄慘正是

千里江關哀庾信 九秋風雨病相如

一夕挑燈默坐。四壁蟲聲。嚮成一片。觸景生悲。正在偷彈珠淚。獨自傷懷。忽寺僧進報。有客奉訪。春畦心裏疑惑。我在北京交遊甚少。這訪我的誰呢。想猶未了。那客人早已跨進房。拱手兒見禮。春畦一邊還禮。一邊把那人細心估量。但見那人紫棠色臉兒。濃

鬚鬢兒滿臉油腔全副滑氣一見春畦拱手請問姓名春畦通過姓名轉問那人那人自言姓佟旗下人氏現在內務府供差生平極喜交朋友偶過此間聽得寺僧說寓有南客果遇我兄芝蘭字不晉神仙中心裏歡喜的很春畦見他談吐蘊藉不覺傾倒起來談了一回那姓佟的就告辭去了從此之後無日不來無言不說相交得十分莫逆一日姓佟的來訪長談解悶漸漸談到聲色上姓佟的道京師梨園色藝之盛堪稱天下第一我兄也曾涉獵過麼春畦見問嘆了一口氣道再別提起兄弟再不願涉足此中了姓佟的忙問何故春畦道一言難盡當下就把情戀李素棠並素棠暴疾身亡不勝美人黃土之感盡情傾吐告訴了姓佟的姓佟的笑道不料我兄到京這許多日子眼光還這麼的淺陋天下之大人才之衆一個李素棠算了什麼呢金春畦驚道難道還有勝過李郎的人麼姓佟的道那多的很多的很春畦問在那裏姓佟的道不必他求兄弟家裏那個班子裏像李素棠這麼的人倒也挑得出兩三個春畦聽了心下不勝羨慕隨道可否帶兄弟去瞧瞧姓佟的笑道這原是玩意兒不值什麼我兄歡

喜時就跟兄弟家去了。春畦大喜道：就請挈帶到府開開眼界。廣廣識見如何。姓佟的道：很好。當下金春畦隨着姓佟的出門登車。所經途徑，覺着都是未曾閱歷過的。一會子行到一所府第，朱門軒戶，僮僕如雲。瞧那氣派，並不像尋常旗員姓佟的殷勤。延接把春畦讓入齋中，置酒相待，肴饌紛陳，却是咄嗟之間立辦成功的。春畦見了心裏愈益驚訝。姓佟的執壺相勸，喝了三五杯酒，姓佟的開言道：佳客在座，不可寂飲。回向家人道：快叫鳳奴出來唱兩支曲兒聽聽。家人應諾。霎時引出一個麗人來，風鬟霧鬢，綽約多姿。姓佟的指向春畦道：這是兄弟新買的姬人，小名兒叫做鳳奴。春畦舉目一瞧，唬得魂不附體。你道爲甚緣故？原來鳳奴的面貌與歌郎李素棠生的竟一般無二。倘不是換了女裝，竟要脫口呼出素棠來。只見姓佟的向鳳奴道：這位平湖金老爺詞曲上頭，很精明的。你好好兒歌一曲來給金老爺下酒。鳳奴微微應了一聲，就拍着檀板吹唱起來。却時時偷眼瞧春畦，秋波縈注，淚睫瑩然。春畦也不轉睛的瞧着。見鳳奴柔媚的態度，清脆的歌聲，越聽越真，越瞧越像。宛然是李素棠。想要詢問一語，又礙

着姓佟的在座正在狐疑姓佟的起身斟酒快乾兩杯別儘悶坐着春娃不能推却連
 喝了四五杯早已醺然醉倒只聽姓佟的分付家人道金老爺醉了你們快引他書齋
 中睡罷要茶要水好好的伺候稍有違忤我查着了可就要不依的隨有家人攙扶春
 娃到齋中床榻衾褥布置齊備春娃和衣睡下衆家人見他睡下都偷偷的溜了出去
 春娃醒來要茶見人影兒都沒有了纔待聲喚門環响處一個人掀簾而入春娃擡頭
 見進來的不是別個正是席上相遇的那個鳳奴鳳奴一見春娃就道別纔數月怎麼
 就不認識了辨色聞聲果然就是李素棠春娃道我原疑心是你果然不曾錯認李耶
 你爲甚麼改成女裝了呢怎麼倒又在這裏那日得着你凶耗我的腸兒痛得一寸寸
 的斷了李素棠道我原沒有死但活着的難過比死還要利害春娃道你怎麼會在這
 裏李素棠道我被那厮劫閉在此橫遭強暴慘不可言現在的日子好似籠裏頭的鳥
 有着翅膀子不能飛有着雙足不能走我的金老爺你替我想苦不苦呢說到這裏
 不禁流下淚來春娃道這姓佟的到底是什麼人竟把你摧殘到這個樣子我金春娃

不知道便罷。知道了總要想法子救你。終不然白瞧你埋沒在這裏。一輩子不成。隨取
帕子替素棠拭淚。素棠乘勢坐入春畦懷中。正欲訴說衷腸。忽見姓佟的怒吼。吼奔進
來。手中執着一柄明晃晃鋼刀。用刀尖指定春畦道。我當你是風雅文人。纔這麼的款
待你。誰料你竟是個衣冠禽獸。胆敢調戲我的姬妾。說到這裏。睜出圓彪彪兩個眼珠。
子揚着雪亮的刀。大有舉刀欲斫的樣子。李素棠唬得早溜了出去。春畦雙膝跪地。不
住口的求饒。姓佟的道。你要我饒你麼。那也很容易。說罷把刀一擲。隨有兩個僮僕自
外奔入。把春畦捺置在場上。禡去了下衣。春畦此時欲拒無能。欲避無術。只得忍辱含
羞。任其無所不至。姓佟的真也可惡。輕薄完畢。偏還欲春畦喝酒。春畦此時身子已不
能自主。勉盡一杯。覺着那酒微有藥氣。味不敢再喝。不意此酒比什麼都利害。一杯下
肚。早醉。個人事不知比及醒來。下部已經受了官刑。大駭起坐。只覺四支綿軟。全身鬆
懈。一點兒勁都不能做。春畦此時心已灰絕。忽見門簾動處。一個人進來。哭向春畦道。
不料你也會被他拖入。在此的我鑽了圈套。就望你來救我。現在你也鑽進了更望誰

來。援。救。呢。說。罷。抱。頭。大。哭。春。哇。也。失。聲。痛。哭。原。來。這。進。來。的。正。是。李。素。棠。哭。了。一。會。子。
還。是。素。棠。勸。住。了。春。哇。道。這。姓。佟。的。光。棍。你。我。合。他。不。知。前。世。裏。結。下。甚。麼。冤。讎。被。他。
摧。殘。到。這。個。樣。子。李。素。棠。道。你。還。當。他。真。姓。佟。麼。春。哇。道。他。不。姓。佟。姓。什。麼。素。棠。道。他。
就。是。內。務。司。員。阿。勒。德。滿。洲。的。大。滑。勇。力。絕。人。死。黨。衆。多。酷。喜。獵。漁。男。色。被。他。囚。閉。死。
的。前。後。已。逾。十。人。現。在。後。房。還。關。着。三。個。連。你。與。我。共。是。五。人。原。來。這。阿。勒。德。是。滿。洲。
正。白。旗。人。氏。智。謀。出。衆。武。勇。超。羣。生。有。僻。性。專。喜。男。色。不。樂。女。娘。京。城。裏。頭。的。小。旦。差。
不。多。被。他。沾。了。個。遍。彼。時。京。中。小。旦。色。藝。雙。全。的。就。要。算。着。李。素。棠。阿。勒。德。見。了。這。麼。
的。名。小。旦。不。禁。心。癡。意。醉。常。常。覬。覦。非。分。怎。奈。落。花。有。意。流。水。無。情。李。素。棠。並。不。把。他。
放。在。心。上。阿。勒。德。每。回。到。他。寓。裏。素。棠。總。是。淡。淡。相。對。並。沒。一。辭。半。語。肺。肺。之。談。阿。勒。
德。很。是。不。樂。一。日。也。是。合。該。有。事。阿。勒。德。走。訪。素。棠。纔。到。他。寓。門。口。劈。面。走。出。一。個。少。
年。來。手。神。瀟。灑。意。氣。豪。華。一。望。就。知。是。非。常。人。物。只。見。那。少。年。背。後。還。有。一。個。風。流。子。
弟。不。是。別。個。正。是。李。素。棠。只。見。李。素。棠。與。那。少。年。一。邊。講。話。一。邊。走。纏。綿。恩。愛。說。不。盡。

的。要。好。阿。勒。德。不。覺。呆。了。暗。忖。世。界。上。竟。有。這。麼。的。美。男。子。比。了。李。素。棠。隨。珠。和。璧。真。是。一。對。玉。人。兒。能。夠。想。一。個。法。兒。鐵。綱。珊。瑚。把。這。一。對。玉。人。弄。了。來。家。恣。情。取。樂。那。個。福。比。了。做。皇。帝。還。快。活。呢。主。意。已。定。於。是。布。置。神。謀。祕。計。先。把。李。素。棠。劫。了。來。家。然。後。用。計。再。賺。春。哇。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曹仁父飛行尋惡霸 白泰官避敵訪名師

話。說。金。春。哇。聽。了。李。素。棠。的。話。痛。哭。覓。死。素。棠。道。你。新。被。大。創。一。百。日。裏。着。不。得。風。的。着。了。風。就。有。性。命。之。虞。春。哇。哭。道。身。子。已。經。廢。掉。活。着。也。沒。什。麼。趣。味。還。是。早。死。乾。淨。素。棠。道。死。也。沒。中。用。活。着。還。好。圖。謀。雪。恥。春。哇。聽。說。有。理。只。好。權。時。忍。辱。隔。了。三。五。個。月。創。口。是。平。了。頭。髮。是。長。了。阿。勒。德。逼。他。改。易。女。裝。春。哇。跟。素。棠。私。謀。行。刺。又。怕。他。的。勇。不。敢。造。次。且。暫。按。下。却。說。曹。仁。父。回。到。三。義。店。喚。上。小。二。哥。打。聽。他。金。春。哇。的。事。那。小。二。道。那。位。金。爺。好。一。個。漂。亮。人。物。住。在。我。們。這。裏。包。下。很。大。一。個。房。間。却。天。天。在。小。且。李。素。棠。那。真。混。後。來。忽。嫌。客。店。嘈。雜。搬。了。法。源。寺。去。這。裏。也。不。很。來。他。的。蹤。跡。就。不。

很知道了曹仁父道金爺失蹤的事。你可知道那小二道聽得過的那日有位刑部裏的大人就爲金爺失了蹤到店裏來問話。小人纔知道小人當着個小二每日伺候南來北往的爺們已忙得不得開交。這種事情因事不干己不曾放在心上。曹仁父問了一會子問不出什麼。遂到法源寺來打聽。那住持住持道金爺的行李還攔在這裏呢。至從那晚出門之後一去不回。已經好個月了。音息杳然。這麼大的人會得丟掉。倒也是一件怪事。曹仁父道聽說他與一個旗人十分交好。他失蹤之後那個旗人來過。沒有住持道不會來過。金爺在的時候却三天兩回來的。曹仁父道金爺失蹤後就此絕跡不來。麼住持道也來過一回。爲是拈香拜佛並不爲找金爺。曹仁父暗忖這一點就可疑了。隨問那晚金爺出門是一個兒去的。還是同了朋友一同走。住持道這個却要詢問小和尚。老衲不很仔細。一時小和尚喚到曹仁父問他。小和尚道是老朋友一起走的。曹仁父道那朋友是怎樣人。小和尚道就是常來的那個旗人。金爺就坐了他來車去的。曹仁父道那旗人姓佟。叫甚名字。住持道常來的那旗人老衲却認識他。

的並不姓佟。是新設的內務府衙門人員。名叫阿勒德。曹仁父道是內務府人員麼。叫阿勒德知道了。隨即稱謝辭出。曹仁父得着了線索。就到內務府細心偵探。明查暗訪。不過三五天工夫。都已查訪明白。知道阿勒德酷喜男風。見了美貌少年。總百計千方。威逼利誘的弄到手。恍然道。金春畦翩翩年少。定着了那廝道兒無疑。但是怎麼會就此失蹤。杳無音息。敢是金生持正不苟。奮力抵抗。已被那廝殺掉。或是喫了騙。沉迷不悟。不想回家了麼。是非虛實。須親自到那廝家中探一個究竟。既定這一日。是九月十二夜飯之後。一輪明月。冰盤似的湧出。高懸空際。迸出萬道寒光。籠罩得九城風景。海市蜃樓似的活現眼前。曹仁父候到人靜之後。結束定當。飛身上屋。望准了阿勒德家。輕如燕掠。疾若蛇行。箭一般飛來。不意在屋上飛行。躡房越脊。纔飛過三五重屋。忽覺頭上有一件什麼東西。一掠戴着的帽兒。就從頭上跌下。丟去有三丈多遠。暗稱奇怪。急忙站住。擡頭並不見什麼。回顧四週。寂無一人。獨自躊躇道。這是什麼靜蕩蕩。天氣月明如晝。既無疾風。何至吹落我帽。於是迴環查看。巡視了兩遍。休說入影。貓兒

都。沒。有。一。隻。心。下。萬。分。疑。惑。戴。上。了。帽。重。又。前。進。却。放。遲。了。腳。步。留。心。背。後。走。了。一。里。多。路。不。見。有。什。麼。纔。放。大。了。胆。重。又。跋。步。飛。行。走。得。箭。一。般。的。快。那。知。行。未。一。程。頭。上。又。覺。着。一。帶。帽。兒。又。落。下。了。跌。去。三。丈。多。遠。站。住。身。叫。一。聲。不。好。總。有。能。人。跟。我。開。玩。笑。仰。首。天。空。萬。里。無。雲。祇。那。一。輪。冷。月。晶。瑩。澄。澈。好。似。在。那。裏。竊。笑。自。己。且。不。捨。帽。向。四。面。細。細。查。察。搜。尋。一。過。依。然。蹤。跡。杳。然。再。走。到。墮。帽。所。在。帽。兒。早。已。不。見。了。自。語。道。這。是。誰。戲。我。兩。回。竟。然。找。他。不。着。可。見。此。人。的。本。領。在。我。之。上。隨。騰。身。下。地。向。街。上。找。去。走。不。到。三。五。步。忽。聞。背。後。有。人。笑。道。曹。仁。兄。恕。我。無。禮。是。小。弟。呀。曹。仁。父。回。頭。見。一。個。瘦。影。少。年。雙。手。捧。着。自。己。的。帽。兒。笑。容。可。掬。的。道。曹。兄。尊。冠。在。此。曹。仁。父。一。見。那。少。年。就。詫。道。哎。呀。原。來。是。你。你。怎。麼。在。此。那。少。年。道。我。因。遇。着。了。勁。敵。遍。走。江。湖。訪。道。呢。說。着。遞。過。帽。兒。曹。仁。父。接。來。戴。上。原。來。這。個。瘦。影。少。年。姓。白。名。叫。秦。官。江。南。常。州。府。武。進。縣。東。鄉。人。氏。三。年。前。在。臺。灣。儲。材。館。中。也。曾。做。過。上。賓。爲。了。一。樁。什。麼。事。與。大。將。軍。劉。國。軒。意。見。不。合。負。氣。北。歸。在。常。州。地。方。開。設。了。一。個。標。局。專。替。人。家。保。標。一。來。拳。技。

精通二來。局量寬宏。江湖上英雄無不跟他交好。因此走遍山東河北。倒從不曾失過。事一日保一注標到山西。進了太行山。落了店。忽有一個和尚持帖來拜白泰官。瞧他的帖子。見寫着鐵肚佛三個字。知道來者不善。善者不來。此僧既然自稱鐵肚佛。必是綠林豪傑。急忙出視。見是一個胖大和尚。虎形獅鼻。形狀很是凶惡。領鬚根。滲腦後青筋。虬結那和尚一見白泰官。就道尊駕是白泰官。達官麼。白泰官拱手道。小可便是。吾師想就是鐵肚佛了。敢問吾師下降有何見教。鐵肚佛道。衲在江湖上久慕大名。知道尊駕路經太行山。專誠拜謁。萬望不吝賜教。白泰官道。小可碌碌荷蒙吾師惠然降臨。歡欣之至。但不知如何賜教。小可粗知拳技。苦不甚精。尚望原諒。不要笑話。鐵肚佛道。達官過謙了。咱們就行個盤斫罷。白泰官道。好好單斫呢。雙斫鐵肚佛道。咱們小玩玩。單斫就是了。何必雙斫。現在憑你先打我三拳。如果打我不倒。那車中之物當盡數見惠。白泰官怒道。此秃太目中無人。隨道。好好鐵肚佛解去僧衣。慢慢的運氣。擺下坐馬勢。但見他袒着胸腹。那肚子漸漸凸出來。連胸前烏叢叢黑毛都兀兀地掀動。白

泰官望准了他肚子運足了氣使足了力退下三步很命的一拳瞧鐵肚佛時宛如古
坟上的翁仲動也不動不覺大驚失色拱手道佩服佩服鐵肚佛徐徐穿衣大笑道著
大聲名的白泰官祇不過這點子本領麼車上的原銀明日當來領取費達官的神今
夜還替老衲看守一夜說着大踏步去了白泰官這一夜再也睡不穩覆去翻來想到
畢世英名敗於一日萬分的懊喪直到天色將明纔想起師傅臨別訓辭凡遇僧道和
女子挺身上門的必有絕人之技內中惟有鍊氣功能把鐸丸縮入小腹的不可輕
敵。現。在。此。僧。雖。是。了。得。察。他。的。下。部。却。還。纍。然。下。垂。似。乎。還。可。以。圖。個。微。倖。一。時。天。色
大明欣然起身喫過了早飯就在房中一個兒鍊習忽聞外面破竹般的聲音道白達
官起身了沒有急忙出視正是昨日來的那個鐵肚佛隨道大師好早鐵肚佛道多謝
白達官替老衲看守了一夜已經是十分放肆再勞久待是更對不起了如何好不早
來領取白泰官笑道原銀都在我白泰官絲毫不敢輕動大師儘管取去鐵肚佛道老
衲駕得兩頭健驪在此儘夠載運了說着就要入房提銀白泰官道大師神勇白某已

經十分欽佩。但是昨日所約原是三拳白某祇奉敬得一記。還有兩拳沒有打得。不肯再許我一擊。麼鐵肚佛笑道。有何不可。似達官這點子拳脚。休說三拳就六拳。儘不妨請打一邊。說一邊。解去僧衣。袒着那個鐵肚。站了個坐馬式。靜候擊打。白泰官也脫去長衣。緊束了身子。放開步子。盤旋兜繞的蓄勢。忽然後退五六步。取勢。揉進。但聽得鐵肚佛狂叫一聲。兩個鐸丸已被白泰官摘取在手中了。那鐵肚佛雙手捧住小腹。踉跟而去。白泰官笑道。這尊鐵肚佛。送他西天去也。隨命起行。不意事隔年餘。一日白泰官在家閒坐。忽來一個女子。指名要找白某。只見那女子二十來年紀。弓鞋縛褲。北地的裝束。柳眉杏眼。那眉梢眼角。却含有幾分殺氣。知道來意不善。隨道。姑娘何來。要見吾師傅。有何貴幹。那女子道。你不是白泰官麼。白泰官道。白泰官是我師傅。那女子道。你去喚你師傅出來。我要見他。有話講。白泰官道。我師傅不在家。那女子問。那裏去了。白泰官道。師傅替人家保標去了。約半年纔得回來。姑娘有什麼話。說給我聽。等師傅回來。我轉達。就是隨請那女子坐下。這時光庭下恰有幾段堅木。白泰官隨手撮來。烹

茶。手。指。觸。處。碎。如。刀。削。一。片。片。送。入。火。爐。吹。火。烹。茶。一。時。水。沸。泡。上。一。碗。茶。敬。與。那。女。子。那。女。子。接。來。慢。慢。地。喝着。隨。道。既。是。你。師。傅。不。在。我。來。得。真。不。巧。了。我。是。鐵。肚。佛。的。徒。弟。一。年。前。我。師。傅。鐵。肚。佛。在。太。行。山。地。方。傷。於。白。泰。官。之。手。我。此。來。特。替。我。師。傅。報。讎。白。泰。官。回。來。煩。你。代。爲。知。照。三。年。之。後。我。再。來。找。他。叫。他。提。防。着。是。了。說。罷。起。身。而。去。白。泰。官。瞧。那。女。子。走。過。之。處。足。尖。印。入。石。三。分。活。似。刀。刻。的。一。般。不。覺。毛。髮。悚。然。就。此。不。敢。安。居。出。外。尋。師。訪。道。大。江。南。北。走。了。個。遍。絕。無。所。遇。於。是。從。山。東。入。河。南。從。河。南。入。直。隸。到。京。也。已。旬。日。這。夜。因。見。月。色。通。明。出。來。散。步。忽。然。瞧。見。街。頭。人。影。如。飛。而。過。擡。頭。見。屋。上。有。夜。行。人。經。過。頓。觸。所。好。遂。飛。身。上。屋。追。來。白。泰。官。的。飛。行。本。領。原。是。絕。倫。超。羣。的。追。了。一。程。早。已。追。着。伏。着。屋。隅。一。瞧。認。得。是。曹。仁。父。輕。輕。跟。上。揭。去。他。的。帽。擲。下。就。跳。下。地。所。以。曹。仁。父。在。屋。面。上。再。也。找。他。不。見。候。你。不。找。了。再。走。他。在。地。上。望。着。了。影。子。就。跟。着。影。慢。慢。的。走。屋。上。加。緊。飛。行。他。就。上。屋。追。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曹仁父劍斬阿勒德 田皇親進奉陳晚芬

却說白泰官見曹仁父從屋上跳下忙捧着帽兒含笑上前賠罪曹仁父道哎喲白兄你怎麼在此白泰官道一言難盡遂把在太行山手傷鐵肚佛并那女子來家尋仇自己不敢安居四海訪道的話細細說了一遍曹仁父道你要訪道我就指給你一個師傅如梁這位師傅肯收得就是你的運氣到了白泰官忙問是誰曹仁父道劍俠白猿老人江湖上人稱白俠的便是白泰官道那是好極你幾時認得過白俠曹仁父就把自己的事說了一遍白泰官道很好就懇老哥挈帶我去師傅不肯請你替我求求曹仁父道那都不用說得現在我要阿勒德家去探一個人明兒你到三義店來會我是了白泰官道左右閒着沒事我就同你走一邊好麼曹仁父道好好於是兩人飛身上屋一先一後徑向阿勒德家飛來一時行到很大的一所宅子巍峩甲第宛然是公侯閥閱曹仁父道外面是探不出的索性翻身入內院白泰官點點頭二人在屋上飛走絕跡踏瓦無聲越過兩三個屋脊已經到了內院望下去紙窗上映出燈光知道院內

人還未睡曹仁父向白泰官暗打一個招呼輕輕跳下白泰官也跟跳跳下當下曹仁父貼着紙窗聽得屋內有人重重講話就窗上舐成一個窟穴向內瞧時見燈光明亮兩個美人對坐着講話一個道阿勒德這麼貪淫無賴你我難道白受他蹂躪被他幽閉一輩子不成一個道籠裏頭的烏日日想衝天高飛只是那裏能夠并且你我下體既被他宮去短髮又都養長改成了女裝鎮日閉置在家不許出門一步誰又知道我們本來面目原是個男子呢先一個道那廝力大無窮你我兩人都不是他的對手報讎兩個字怕今世今生已沒有指望一個道再休提報讎兩個字你還沒有進來一個胡巧弟也被他佔了身子宮去下體改做了女裝不甘恥辱一心一意要報仇那一夜趁這廝大醉進房胡巧弟手執一柄快剪想刺死這廝不意反被這廝擒住活活殺死斫了六塊開膛破肚把血淋淋心肝取出做了菜還逼着我們喫你想可怕不可怕先一個道可憐我有家有室家裏也粗糲溫飽現在在此受罪家中老父還不知如何盼望呢曹仁父知道室中兩美人都是受過宮刑的男子改裝的並不是真女遂向白

泰官打一個暗號開窗而入。兩位英雄探身跳進室中。兩位美人。都唬了一跳。曹仁父低聲
喝道。你們別怕。你們方纔的話。我在窗外都已聽得明白。你們到底姓甚名誰。因何來
此。說與我知道。我們有法子救你們。出此樊籠。二人聽了。都跪地叩頭稱謝。原來這兩
個正是李素棠。金春。哇。當下。李金兩人各把冤苦細細申訴。曹仁父道。阿勒。德。這麼作
惡。留他在世。害人不淺。白兄。你先把這兩位救出去。我且遲一步除掉。阿賊再來。白
泰官道。救了出去。到那裏聚會呢。曹仁父道。到三義店開一個房間。候着。我是了。白泰
官應諾。隨道。誰先跟我出去。金春。哇。道。請爺先救。李耶。罷。曹仁父嘆道。患難中。這麼要
好。這纔是真交情。堂下。白泰官把李素棠背在背上。推窗飛騰上屋。霎時間。就救出了。
重又進來。再救金春。哇。不多一會子。都已救出。於是三個人。聯袂偕行。到三義店。開了
一間大號房。間住下。候到天色微明。纔見曹仁父。翩然飛入。問他事情如何。曹仁父道。
已經結局。並沒有斫他腦袋。不過在他心窩口。戳了杯口大一個穴。窟。取出了一個黑
心。罷了。金李兩大齊聲稱快。曹仁父道。你們兩個人救呢。已經救出了。眼前要打算送

你們家去的事。金春畦的家在浙江平湖。我已經知道李素棠的家在那裏。李素棠道我京中祇有一個表姑母住在楊梅竹斜街白泰官道。你那表姑母姓什麼。我立刻就送你去。李素棠道姓田。曹仁父道我也送你去。此時旭日已升。小二搬進早餐。是四張韭菜餅三十個鍋貼。大家胡亂喫過。金春畦怕羞不肯走。就留他客店這裏。曹白兩人陪了李素棠出了店門。轉灣抹角向楊梅竹斜街迤邐行去。走了大半天方纔走到。只見那一家子房屋很是低小。推進門就是炕。一個白頭老婆子在那裏。悉索。悉索。不知幹什麼。瞧見進來了三個人。立刻停了活。過來詢問李素棠。口稱姑媽。行下禮去。那老婆子不禁楞了。問姑娘別是認錯了人麼。李素棠道姑媽連琪兒都不認識了。那老婆子驚道琪兒還在世麼。李素棠道姪兒實沒有身死。那老婆子道怎麼又改成女裝了呢。說着張着兩個昏花老眼不住的打量李素棠。道一言難盡。隨把經過的事細細說了一遍。說到被逼受辱。身遭宮刑。留髮。改裝的事。姑姪兩個都哭得涕泗橫流。還是李素棠收了淚。道姑媽兩位恩公在此別儘哭了。那老婆子纔收淚入內。泡出兩碗茶。

來敬與曹白兩人曹仁父接來一瞧見那茶碗倒是細磁御窖的這麼的人家很不配使用這種碗盞瞧瞧那老婆子瞧瞧房屋又瞧瞧那碗盞臉上很露出驚異樣子李素棠已經覺着隨道曹恩公你見了這細磁碗難免動疑麼曹仁父道並不敢動疑這位令親他那起居與這個碗似乎相差太遠李素棠道我這姑媽現在這麼遭難從前也是個福人極富極貴我那表姊是先朝貴妃我姑媽是皇親國戚曹仁父道就是田貴妃家田皇親麼素棠道是的白泰官道田皇親在大明時光家賞數百萬富貴繁華冠絕一時怎麼會敗落到這個樣子那老婆子道那也是天數想起當日繁華那裏料得到有今兒的日子京城失守賊兵奸淫擄掠可憐我們若大的家園都被賊將硬佔了我們皇親又被李闖拏去拷掠後來大清兵進京趕去李闖我們的府第大清將爺說奪自賊人之手收沒入官與我們無關房屋器具和大宗錢財都已喪失家人也都離散那些親戚也與我們一般的敗落都各自顧不暇何能周濟我們只仗着幾個零星小錢將就度日前年皇親沒了我一個兒更是孤苦起初還仗着會幾支曲子教着人

收幾個錢度日現在學曲子的人也少更是苦不堪言曹仁父道田太君平西王跟府上是有交情的他那麼富貴何不向他一張口呢那老婆子道再休提平西王了他老子娘是他生身父母崇禛皇是他受恩君父他父母白刃加頸哭着求他他都不應崇禛皇坐困圍城盼他援救他也不應我們跟他無論如何總比不到父子君臣的恩義并且現在他那麼富貴我們那麼貧窮向他開口是白丟醜他決然不會理我們的原來田太君的丈夫田皇親姓田名晚夫婦兩人生得個好女兒入宮作妃崇禛帝異常寵幸因此重恩疊寵積有數百萬家賞蓋着名園蓄有聲伎十分的養尊處優不意崇禛十五年田貴妃得病身亡田晚就備了千金重聘派人到吳中聘歌伎陳圓圓做乾女兒這陳圓圓是常州奔牛鎮人本來姓邢爲跟着陳姥學習歌曲遂改姓了陳名叫圓圓字叫畹芬當下聘到京中田晚見圓圓聲色俱絕不禁喜極笑向田太君道這妮子這麼的姿容這麼的曲調送入宮中皇上定然歡喜那麼咱們國戚的恩寵依然不表於是教給他宮裏頭儀注把他珠團翠繞打扮得天仙一般送進宮去崇禛帝問明

來歷忙道：此女出身妓家，宮中如何可留？那是要壞祖爺家法的。皇親年高，須人服事。還是叫他伺候，倘候皇親罷。田畹只得領了回家。田太君見他敏慧，親生女兒似的疼愛。長日無事，便就教給他操琴。此時寇氛大熾，遍地烽火，京中一夕數驚，勳戚大臣，更是提心吊胆。一日得着太原失陷，晉王被執之信，田皇親憂心如焚，踱來踱去，不住咳嗽。嘆氣忽聞一片絲桐聲，响從迴廊水榭吹送而來，問左右道：誰還在那裏作樂？左右回道：太君在凌波小榭教陳圓圓操琴呢。田畹道：人家這麼的急，他們倒這麼的自在，說着舉步向園中來，走到凌波小榭，見小窗洞開，湘簾高捲，陳圓圓臨窗而坐，眉黛低垂，環指微動，正在那裏操琴呢。田太君坐在旁邊，指點琴譜。田畹走進小榭，太君早站了起來。田畹道：太太倒高興，教這小妮子弄這個。田太君道：他聽得很呢。只教一遍就會了。田畹道：可惜這麼一個好孩子，修得慧，沒有修得福，不然早補了。鴉們賣妃，娘這個缺了。陳圓圓聽了，推琴而起，笑道：皇親太君，這麼疼我，如何還說我沒福。田畹道：我老了，沒中用了，辜負你青春年少。圓圓脈脈無言，橫波欲笑，只瞧着太君。太君道：

圓圓你把新學會的朝天鼓一曲皇親聽田畹止道別鼓了我沒心緒聽琴呢太君道皇親你這幾天滿臉都是心事到底爲點子什麼咱們貴妃雖然沒了皇上的恩眷依舊一點兒沒有減欲知田皇親如何回答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田皇親急來抱佛脚 吳三桂趁勢劫嬌娘

話說田畹聽了太君的話嘆道你那裏知道流賊聲勢異常浩大今兒警報傳來太原又失陷了晉邸累代精華都被掠了個乾淨此間離山西很近咱們積貯又多要是一朝有個什麼你我這半生心血不盡付東流了麼怕兩條老性命還都要不保呢太君道京中兵馬充足滿洲人來過兩回也不會有什麼何況這幾個流賊就是真要有什麼也是大數使然你這會子就急急也沒中用回向圓圓道圓圓你聽我的話說得錯了沒有陳圓圓道太君的話果然沒有錯只是古人說的好天定勝人人定亦能勝天我們這會子只要盡心竭力防備去防備得周到或者能夠挽回天數也未可知田畹道圓圓此話狠有道理我問你你可有防備的法子快告訴我陳圓圓見田畹這麼着

急不禁低鬟笑道。皇親你是明白人呢。從來說治世靠文臣。亂世靠武將。天子尚且如此。何況你。我現在只消揀一個英雄武將跟他交好起來。到緊急時光不愁沒個依靠。田畹道。滿朝武將誰是英雄。我竟沒有認識。陳圓圓道。甯遠吳將軍所部都是精卒。朝廷靠他爲北門鎖鑰。現方召見在京。皇親結識了他。就不要緊了。田畹道。你說的不就是甯遠總兵吳三桂麼。現在調升山海關總兵了。前兒在平臺召對皇上。寵愛異常。敕封他爲平西伯。並欽賜上方寶劍。蟒袍玉帶。許他先斬後奏。此人果然是個英雄。只是我跟他雖在一朝做官。平素間素無往來。這會子忽跟他結交。怕他不願意呢。圓圓道。聞得吳將軍久慕我們的女樂。本來我們家女樂在京城中也算得着數。一數二你老人家去邀請時。只說請他來賞鑒女樂。我知道他一定歡喜。田畹沉吟不語。圓圓道。你老人家還有什麼不知道。晉朝的石季倫歌姬舞女。從不肯借給人看。等到玉石俱焚時光。他這金谷園到底何曾關住。田畹聽了這幾句動魄驚心的話。不禁毛髮悚然。決然道。你的話是我立刻就去邀他。一邊要冠帶。一邊傳呼提轎。忽忽忙忙乘着轎子去。

了。原來這吳三桂字長白，江南高郵縣人。他的老子吳襄官爲京營提督。三桂靠着老
的福中了武舉，就在營裏當差。做到個都督指揮，後來吳襄失機下了獄，就有人保舉
三桂英雄幹練，可當大任。崇禎帝特旨超擢他做總兵官。崇禎十四年，三桂跟隨經略
大臣洪承疇東救松山。洪經略全軍覆沒，被清太宗活捉生擒了去。吳三桂却全師而
得。崇禎末年，中原寇氣日惡，崇禎帝念吳氏父子都是夙將，於是起復吳襄仍爲京營
提督，加封三桂爲平西伯，欽賜蟒袍玉帶上方寶劍，命他出守山海關。三桂新受恩命，
還未赴任，當下田皇親去後，不過一頓飯時光，就聽得人喧馬嘶，鬧成一片步聲。雜沓
一個家人氣喘吁吁奔進報說：平西伯爺駕到，老爺叫姑娘們預備呢。說畢，忽忽的就
想走。太君叫住問道：客來了麼？家人道：來了。老爺陪着在東花廳待茶，我還要到廚房
去傳諭辦酒。還要叫小公兒們點燈，還要叫他們開十年陳的竹葉青好酒。話還未了，
外面一片聲喊傳總管那家人一邊應着，一邊道：姑娘們快梳妝，梳妝更換更換衣裳。
老爺姓急怕又要來催了。說畢，忽忽而去。太君道：也沒見過這麼慌亂連回句話兒。

夫也。沒有。隨。向。圓。圓。道。你。回。房。去。梳。妝。罷。省。得。急。脚。鬼。似。的。一。躺。一。躺。來。催。圓。圓。笑。道。我。就。這。麼。着。了。濃。脂。抹。粉。怪。沒。趣。味。兒。還。是。家。常。裝。束。隨。隨。便。便。倒。還。不。失。天。然。手。韻。太。君。道。既。然。你。喜。歡。這。麼。就。這。麼。也。好。一。面。命。小。丫。頭。傳。語。各。姬。人。趕。快。理。妝。小。丫。頭。子。應。着。去。了。只。見。田。畹。急急。走。入。見。了。圓。圓。詫。道。怎。麼。還。不。去。更。衣。太。君。道。他。說。就。這。麼。了。田。畹。繃。眉。道。就。這。麼。了。麼。怕。長。白。不。喜。歡。呢。圓。圓。聽。了。桃。腮。上。頓。時。烘。起。兩。朵。紅。雲。連。噴。帶。笑。的。道。皇。親。你。老。人。家。也。太。小。心。了。他。是。客。咱。們。是。主。天。下。那。有。客。人。倒。強。過。主。人。之。理。喜。歡。不。喜。歡。由。他。罷。了。田。畹。忙。道。好。好。不。換。衣。服。也。好。你。快。快。出。來。罷。此。時。衆。歌。姬。都。已。梳。妝。齊。備。一。個。個。明。璫。翠。羽。華。麗。非。凡。田。畹。道。你。們。都。伺。候。着。我。去。陪。他。進。園。子。來。那。酒。席。就。叫。擺。在。桂。花。廳。罷。道。言。未。了。家。人。入。報。吳。伯。爺。說。軍。務。緊。急。不。及。久。坐。說。要。告。辭。了。田。畹。聽。說。慌。忙。走。了。出。去。一。時。總。管。進。來。向。太。君。道。吳。伯。爺。被。老。爺。留。住。了。伯。爺。手。下。的。各。位。將。爺。也。被。府。裏。請。客。讓。在。西。花。廳。喝。酒。所。有。帶。來。的。馬。夫。轎。班。都。叫。帳。房。賞。發。了。銀。錢。讓。在。廚。房。裏。喫。飯。了。現。在。老。爺。就。要。陪。吳。伯。爺。進。園。子。來。

了請太太傳話姑娘們伺候着罷太太也該迴避迴避了太君道也是我纔分付過呢正要回房去了隨向圓圓道圓圓你就領他們桂花廳去罷說着扶了小丫頭子向上房而去這裏陳圓圓同了衆歌姬便似點水蜻蜓穿花蛺蝶一陣風的吹到桂花廳見楠木桌子上玉杯象箸都已陳設妥貼楠木椅子上披着狐皮坐褥火爐裏燒着獸炭暖烘烘闔室生春暗忖怪道都說妃子家富貴請這麼的大客酒筵都是咄嗟立辦要是差一點子的人家如何能夠思想未已家人報稱伯爺進來擡頭瞧時只見田畹陪着二位劍眉星眼虎步龍行的英雄進來看去年紀不過三十來歲英姿颯爽豪氣凌雲比了舉步僂偻的田皇親真是天懸地隔大不相同陳圓圓一雙瑩瑩的眼波只注射在吳三桂身上連田皇親如何按席衆人們如何上菜如何斟酒都沒有瞧見直待田畹分付奏樂同伴扯他衣袖方纔覺着於是跟着衆歌姬調絲弄竹奏起樂來吳三桂此時也無心於酒兩道電一般的眼光射注了衆歌姬不住的品評衡量只見這個是豔影凌波那一個是纖腰抱月這個是梨頰嬌姿那個是柳眉巧樣何殊新月初三

看來。看去。個個都是好的。忽見。靠後一個。淡妝的脂粉。不施衣裳。雅素那副。逸秀的手。神令人見了。真可撲去。俗塵三斛。在羣姬裏。頭宛如朗月明星。高懸天表。形得兩旁列宿。都沒有光彩了。只見那人。抱着個琵琶。側着身在那裏。彈慧心獨運。妙腕輕舒。忽如蕉雨。鳴窗。忽如松風。入室。聽得個吳三桂。出了神。執着玉杯兒。呆呆的忘記了。喝酒田畹道。長白酒涼了。可要換一杯兒。連說了三遍。吳三桂纔如夢初醒。瞿然道。不用換得。老皇親。我問你。這位絕色女子。可就是陳圓圓姑娘。田畹道。是的上月進獻過。聖上。沒有收納。暫時留在老夫家中。三桂道。國色無雙。洵足傾城傾國。老皇親擁着這麼的禍水。難道倒不懼怕。說着狂笑不已。家人送進邸報。田畹因命圓圓上席。斛酒自己接閱。邸報圓圓輕移蓮步。執玉壺。斛酒吳三桂低聲問道。卿在此間。樂的很。圓圓也低聲道。昔紅拂女。尚不樂越公。况不及越公的麼。說着橫波一睽。很有幽怨的樣子。三桂回頭見田畹手執邸報。面如土色。忙問皇親爲何事。憂煩田畹道。都是警報。怎麼樣。代州總兵周遇吉。真定總督徐標。兩道告急。本章都說賊勢非常。利害咳。長白倫或一旦。

兵臨城下。我這百萬家賞如何。如何。三桂違道。老皇親。如果能把陳圓圓姑娘贈給我。我吳三桂保護尊府。比了保護國家。更爲要緊。更爲盡力。老皇親。你心中怎樣。我吳某邊關上現有雄兵十萬。猛將千員。有了我這麼一枝兵保護。就有十個李闖。也可以高枕無憂了。老皇親。你心中到怎樣。田畹此時心慌意急。隨口應道。那總可以商量。那總可以商量。吳三桂疾忙起身。向田畹深深一恭道。這麼拜謝厚恩。我就要告辭了。慌得田畹不迭三桂隨向手下人道。擡我的暖轎進來。就請陳姑娘上轎。從來說天子三宣將軍一令一聲。分付暖轎早已擡進。三桂笑向圓圓道。如今咱們是一家人了。拜辭老皇親。咱們走罷。陳圓圓聽說回身向田畹叩辭拜了幾拜。站起身竟歡歡喜喜。情願願坐進了暖轎。吳三桂親自押着。只向田畹說得再會兩個字。簇擁着一陣風似的去了。這一來。真是迅雷不及掩耳。把個田皇親驚得目定口呆。半晌說不出話。且住。陳圓圓在田府中恩養了好多時。怎麼一言之下。竟就跟着吳三桂去了。原來圓圓在蘇州妓院裏時。光三桂也曾慕名來訪一笑。鍾情三生訂約。因爲邊疆多事。沒有遂得嫁娶。

的志願。後來鵝母食了田皇親重幣。就把他賣入了田府。從此紅豆吟成。春進相思之淚。軍門盼斷。秋迴臨去之波。圓圓在田府裏。頭沒一烈。不思念三桂。所以趁田皇親。邊急當兒。就設了脫身妙計。把身子脫卸了出來。鳶飛魚躍。活潑自由。可憐老皇親。蒙在鼓兒裏。一點影兒也沒有知道。却說吳三桂劫取陳圓圓到家。不勝之喜。就令圓圓拜見了太老爺。太夫人。夫人等。吳襄詢知其事。驚道：「你胆子真不小。這件事皇上聞知。還當了得。在三桂意思。原要帶圓圓邊關去的。現在見父親這麼說了。只得把圓圓留在家中。自己統着人馬到任。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慟哭六軍皆縞素 衝冠一怒爲紅顏

話說吳三桂纔一動身。李闖兵就反到北京城。一破帝后。殉了難。城中大亂。文武百官。殉節的。殉節投降的。投降李闖。久聞陳圓圓是個國色。一破城。就拘吳襄。索取吳襄不敢違拗。只得把陳圓圓獻上。李闖大喜。命陳圓圓歌曲。圓圓曼聲婉歌。歌的都是崑腔。吳曲一字數轉。一轉數音。似這麼柔和雍穆的。雅頌正音。叫那粗魯的李闖如何會懂。

當下李闖聽了圓圓歌曲縉眉道你這個人臉兒生得這麼標緻曲兒唱的這麼難聽這是甚麼緣故隨叫不必唱了一面命傳陝西婆娘唱秦腔李闖拍着掌附和那幾個陝西婆娘直着嗓子喊唱嗓子裏青筋都一條條爆起來唱得聲情激越淒楚異常李闖非常得意問圓圓道美人兒你聽咱們的曲兒怎麼樣圓圓道此曲祇應天下有人間那得幾回聞李闖樂極就把陳圓圓收入後宮寵幸無比一面却把吳襄全家人口通通拿下逼令寫信喚三桂投降吳襄只得遵命寫下了信呈於李闖李闖就派降將唐通齎了這封書信帶銀四萬前往山海關招降隨派賊將率兵二萬趕往守關并召三桂進京唐通到了山海關說明來意交出吳襄書信三桂瞻畢沉吟不語唐通竭力稱說李闖如何仰慕吳襄如盼望並降如何如何富貴滔滔滾滾說一個不已吳三桂道我吳某是個血性男子富貴功名都不在我心上倒是老父在那裏我要不降就害了老父的性命說不得只好耽着個惡名兒權時屈節了但願老父無事我就抽身告退擇一塊清淨地方陪着老父騎驢湖上嘯傲煙霞做一個盛世逸民快活過下半世

於願足矣。說畢，隨卽擊鼓升帳，聚集衆將，把降順的大意申說一番。衆將自然沒甚話。降次日，李闖派來的守關將官恰恰行到三桂，把一行關務交卸清楚，簡率了精銳七千，同着唐通、星夜趕進京來。朝見李闖，行到灣州地界，碰見了個家人吳良、三桂喚他進帳，問道：「咱們家裏頭都安全麼？」吳良見問，兩淚雙流，哭訴道：「家中財產都被查抄了。三桂笑向衆將道：『你們瞧這小兒，這麼的不解事，這一點子小事也經得這麼的悲泣。』我一到家財立刻就要發還的，又問太老爺、太夫人都無恙麼？」吳良道：「告訴不得。老爺、太老爺、太夫人，夫人都被捉去禁在牢裏了。」三桂笑道：「那也不妨。我一到馬上就會釋放的。」吳良道：「但願依老爺金口能夠如此最好。」三桂道：「你路上辛苦了，後營歇歇去罷。」吳良叩謝，纔待起行，三桂忽又想起一事，喊住問道：「我那人兒怎樣了？」吳良重又站住道：「老爺問的可就是陳圓圓姑娘？」三桂急道：「是陳姑娘，陳姑娘怎樣了？」吳良道：「陳姑娘倒很安全呢。」吳三桂道：「陳姑娘安全就是了。」吳良道：「陳姑娘在宮裏頭，新皇帝把他寵得了不得。」吳三桂不聽，則已一聽時，直怒得三尸神暴跳，七竅內生煙，只見他雙睛

突露鬚髮奮張頓足大叫道大丈夫不能庇護一女子還有什麼臉站在世界上做人叱令左右把賊使唐通斬訖報來參將馮有威諫道殺了來使令賊人知所防備不如先率精銳襲破關城本軍了根據地方再行圖謀進取三桂道你這話很對就照你的法兒行我方寸已亂恁是一肚子神謀妙算這會子再也不想不出一點兒於是立刻密傳將令大小三軍一齊回馬趕到山海關只一鼓便襲破了關城賊將負傷逃遁三桂與衆將刑牲告天歃血結盟令連夜趕製孝服孝服製成全軍縞素吳三桂全身披孝慟哭誓師哭了個死去活來將士無不感動隨寫書兩封一封是向大清國借兵報仇的特派副將楊坤游擊郭雲龍齎往清京奉天求救一封是絕父的覆書即命賊使唐通送回北京唐通回到北京即把三桂覆書呈於李闖李闖瞧華大怒立命把降臣陳演魏藻德朱純臣等六十多人押赴東華門外斬首下令親征吳三桂點起馬步精兵二十萬皇太子與吳襄不便放在京中帶在營裏同赴前敵早有流星探馬報入山海關吳三桂忙集諸將商議恰好楊坤郭雲龍從清國回來呈上覆書并言大清攝

政王多爾袞已經下令入關討賊命漢將孔有德尙可喜耿仲明齋着紅夷大礮統率漢軍爲前部先鋒豫親王多鐸英親王阿濟格各統勁旅萬人爲第二隊多爾袞親統八旗馬步各將爲後應三桂點點頭隨向衆將道咱們這會子勢成騎虎說不得大家都要辛苦一點子了馮有威道清國答應幫助咱們咱們有了這麼的好幫手不怕什麼三桂道那倒不然從來說夷情叵測怎知他懷的是甚麼意思咱們究竟原要靠着自己不過有了幫手自己胆子壯一點子罷了衆將諾聲如雷從此流星探馬接二連三探報的都是緊急軍信賊軍前鋒離此三百里了二百里了一百五十里了三桂下令叫於關外紮幾座虛營把關頭百姓驅入營中充當軍士却把精軍銳卒盡排上關登陣固守恰恰布置妥貼傳報賊軍大至三桂登關西望塵頭起處賊軍像江潮海浪一般推湧將來關外那座虛營頓時踏爲平地關上見了無不變色三桂下關聚集衆將商議抵敵方法忽報關城被圍從一片石起直到關城盡是賊軍東西兩路都被遮斷三桂向衆將下拜道今日的事情總要諸位盡力了諸位不必看三桂分上且看

忠義兩個字分上說着故意做出激昂慷慨的樣子馮有威拔劍在手慷慨發言道國家參養我們爲的是什麼今兒的事情誰要不聽王帥命令我就同他拚命說着橫目四顧大有尋人欲鬪之勢於是衆將諾聲如雷三桂下令出隊砲聲起處關城大開六七十員上將跨着怒馬執着兵器簇擁着吳三桂風一般馳下關來從來說一人拚命萬夫莫當吳三桂這枝人馬是拚了命來的排山倒海聲勢非凡無奈李闖手下都是積年老寇百戰餘生恁你左衝右突竟如銅牆鐵壁絲毫沒有動李闖立馬高岡揚旗指揮賊軍蜂蒸蟻聚把三桂困在中心此時山海關外喊殺聲馬蹄聲鼓角聲弓弦聲兵器碰撞聲合着天上的風聲山谷的迴聲鬧成一片真是天摧地陷兵撼山搖從朝晨直殺到暮晚方纔收兵衆將沒一個不汗透重衣腿臂麻木解開戰袍有重傷的也有輕傷的三桂立傳傷科大夫與衆將裏創醫治自己戰袍也不卸親往各營撫慰看視衆將於是無不感泣當夜接着軍報知道清國兵馬已到紮營在歡喜嶺上三桂立命中軍官把此信傳知衆軍衆軍聽得教兵已到頓時喜氣洋溢一個個胆子都雄壯

起來。次日賊軍攻關。清軍在歡喜嶺上。只是按兵不動。三桂派將殺出重圍。催救接二連三。連下了八回告急書。派了八回專使。清軍纔鳴鼓吹角。慢慢發動。人馬三桂登關。瞧見大清國旗號將次到關。傳令關親自提鎗跨馬。率一校人馬衝出重圍。迎着清軍通名上去。清軍前鋒是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員漢將。孔有德道。攝政王車駕在後面呢。我派人陪你去見三桂。應諾。孔有德派一員參領陪三桂到大隊去。這裏鳴着鼓角。不住步的進發。當下吳三桂跟着那參領雙馬並進。先見過中隊英豫兩王。又行了一會子。纔見繡旗招展。一簇人馬緩緩而來。步武嚴肅。行列整齊。馬步各軍個個像生龍活虎。却又刀斬斧截。一點兒沒有參差。參領道。這就是攝政王大隊了。三桂慌忙下馬。候於路側。參領上去。回過一時。傳說王爺清見三桂。步行跟隨。到中軍。見多爾袞。早與一衆紅頂黃褂的親王大臣駐馬而待。三桂就在馬前拜將下去。口稱亡國孤臣。吳三桂跪迎。王爺虎駕多爾袞忙欲下馬。猶未下馬。滿面春風的問。這就是平西伯麼。又怪着參領還不給我扶住了。三桂已在地下拜了數拜。多爾袞笑道。再不想咱們兩

個人會在這裏相見。三桂哭訴李闖殘暴情形，并請幫助報仇的話。多爾袞道：「足見貴爵忠義本多，興兵也無非爲這忠義兩個字。左右大臣就請三桂薙髮。」三桂沉吟未答。早聽多爾袞分付道：「你們快扶吳伯爺後營去，好好兒伺候。左右答應一聲，扶着三桂去了。霎時出來已薙了雪白的頭梳了精光的辮，宛然北朝人了。不過身上依舊穿着中國衣服。多爾袞執着三桂，手笑道：「如今咱們是一家人了。吳三桂謝道：「這都是王爺的恩典。」多爾袞道：「辦結了李闖的事，也封你爲王爵。那時咱們兩人就並肩兒了。此時從人早把三桂坐騎拉上，多爾袞與三桂並轡偕行。一路攀話，詢問些關中形勢，探聽些戰爭情形。一時行到那攻城的賊軍，早被前兩隊清兵殺退。因此關外倒靜蕩蕩地。三桂部將吳國貴、馮有威等開關迎接三桂，陪多爾袞進了關，就召集衆將，唱名參謁。一面宰殺烏牛白馬，祭告天地。吳國貴捧着血盆向衆將道：「我有一言，諸公靜聽。欲知所說何話，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陳曉芬智說李闖 曹仁父義送金郎

話說吳國寶捧着血盆向衆將道：大清國代咱們討賊，代咱們皇上報仇，就是咱們的。大恩人不附，大恩人就是不服。本國就是日無君上，主帥已經投降了咱們，大家應跟主帥一塊兒降順，願意的請上來，歃血馮有威，接語道：誰要不答應，我就跟誰拚命。衆將於是齊聲答應：一個個上來歃血，隨即出貼告示，令軍民薙髮，忽守關，軍士飛報賊軍又在排陣了。多爾袞率同衆將登關瞭望，見賊軍排成一字長蛇陣，從北山山麓起，直到海濱，足有三五里長。短人勇健，個個英雄，李闖銀盔，金甲，張着黃蓋，跨着駿馬，在山岡上正指揮部衆呢。多爾袞道：賊勢這麼利害，咱們開仗，倒要小心一點。子衆人應諾。多爾袞隨即升帳，頒發軍令，命吳三桂率領本部人馬攻賊陣的右面，阿濟格多鐸、二王、孔耿、尙三將率領北來諸軍攻賊陣的左面，自己留着少些人馬守關。觀戰軍號吹起，人馬一齊發動，雁陣般分做兩翼包抄，而前關上戰鼓擂得爆竹一般的急，人馬跟着鼓聲如潮前進，走得沙塵蔽天，日色無光。一會子兩軍接觸，就開起仗來。遠用槍挑，近用箭射，鬪得異常利害。只見山岡上令旂動處，賊軍四面包抄，早把吳三桂一

圍了。三五重。三桂被困。核心牽着部上。大呼衝盪。山鳴谷應。震得關城都翕翕欲動。多爾袞不禁連聲喝影。霎時天起大風。豁喇喇。豁喇喇。把地上黃沙盡都括起。關外數十里地方。霧騰騰地也辨不出誰是賊子。誰是吾軍。多爾袞跌脚道。糟了。糟了。照這個樣子。於吾軍很是不利呢。左右道。風小下去了。王爺你瞧那邊。一枝人馬高扯白旗的。不。就是咱們英豫兩主的鐵騎麼。多爾袞依着所指看去。果見英王豫王牽着鐵騎。從三桂陣右直衝入湧陣中。堅處去。風發潮湧。所向披靡。多爾袞喜道。吾軍這麼忠勇。何愁強敵不摧。左右道。王爺瞧見麼。賊陣已經移動了。怕要敗下去了。多爾袞見賊陣果被清兵衝動。再望到山岡上。見李闔的磨蓋不知那裏去了。此時戰場上人喧馬嘶。鬧成一片。賊衆大敗。爭先逃遁。勢若瓦解。土崩滿漢各軍。整隊追趕。直殺到四十里開外。多爾袞傳下軍令。叫吳三桂西追。李闔自己親統各軍。隨後接應。三桂此時心雄胆壯。督率本部人馬。星夜奔馳。所過各處。都張貼下順治元年的安民告示。這日行抵北京。前鋒報稱。賊衆已閉城堅守。三桂下令安營。安營纔畢。忽報李賊在城上請伯爺答話。

吳三桂帶領各將跨馬直到城下。却不見李闖。只見數員賊將挾着吳襄夫妻并三桂妻子等共三十多名。高高的站在雉堞裏。頭吳襄夫婦一見兒子吳夫入一見丈夫。都不覺放聲痛哭。吳襄道：「合家性命都在你一個人身上。你降了全家骨肉依舊團聚。你要是不降我們性命都休了。」這幾句話說得非常悽慘。城下軍士聽了無不心傷。淚落回看三桂。却是他沉着臉一聲兒不言語。忽地執弓在手。抽一枝箭搭在弦上。向城上射去。挾着吳襄的那員賊將應弦而倒。呼呼一連幾箭。真是箭無虛發。這幾名賊將一個個射得倒撞下去。吳襄在城上着急道：「你不降也罷了。射死賊將不是激怒李闖。逼取我老命麼？」城下吳三桂射死了賊將。傳令軍士攻城。一聲令下。頓時石條雲梯一齊動手。纔攻得三五下。城上刀光閃爍。吳襄并眷口三十多名盡作刀頭之鬼。血淋淋人頭一顆顆擲下城來。三桂一見頓從馬上直撞下地。昏絕過去。不省人事。左右軍扶回營。灌救甦來。搥胸頓足痛哭不已。恰好滿洲大隊兵馬趕到。三桂哭訴情形。多爾袞安慰了一番。隨道：「咱們打破了京城。捉住了李賊將軍的家。離國恨就都可以報了。」

三桂下拜稱謝。忽報城中火起。九門大開。賊衆攔着金寶。擄着婦女。竄出。平則門逃回。西安去了。多爾袞傳令進城。三桂道：「李賊與我勢不兩立。情願率了部下親往追趕。多爾袞道：「窮兵莫追走了。就權時丟開手是了。」三桂哭道：「李賊害我故君殺我父母。君父大讎。豈肯輕輕放過。說畢痛哭不已。多爾袞道：「這是忠孝的勾當。我如何好阻止你。只是此去須要看光景做事。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休太拘執了。」三桂應諾。回到本營。一點選人馬。一面喚部將馮有成密囑道：「你跟隨攝政王入城安民。乘便替我搜訪一個人。訪得了快快飛馬報我。自有重謝。」馮有成道：「主帥將令自無不遵。但不知要搜訪的是誰。」三桂附耳說了三五語。馮有成威領命去訖。三桂領了大小三軍拔營前進。一日行入絳州地界。正在安營造飯。忽報北京馮將軍飛騎報喜。三桂令傳入那人。見了三桂。叩頭兒賀喜。隨道：「陳圓圓姑娘已經訪得。馮將軍派了十名使女就在主帥舊府第裏頭供養。前後門都派有護兵守衛。閒雜人等概不准出入。」三桂大喜。原來李闖自從山海關大敗回京。就要把陳圓圓與吳襄眷屬一同斬首不意陳圓圓得着此信。依然談

笑自如李闖很爲詫異。問他道：「我要殺你，你知道麼？」圓道知道的。李闖道：「既然知道，難道你竟不怕死麼？」圓道：「雷霆雨露，一般都是宏恩，我感還感不盡，如何還敢怕？只是替大主想來，殺我未免不值。」李闖道：「殺你如何？」倒又不值。你且說出緣故來。」圓道：「大王前回派人到山海關招降吳將軍，不是已經降了麼？」李闖道：「不錯，已經降了。」圓道：「道後來怎麼又反叛了呢？」李闖道：「那倒不會仔細。」圓道：「聽說吳將軍與兵就爲的是我。現在大王殺了我，我果然不值什麼，但恐吳將軍與大王從此結下死讎，一輩子不肯干休。」大王爲了我這麼一個人，結着這麼一個利害的讎家，豈不是不值？」李闖道：「你的話很有道理，我不殺你了，帶你同到陝西去，你願意不願意？」圓道：「那就是我的福氣了。」但怕吳將軍爲了我窮追不已，大王倒又要受累。」李闖道：「依你便怎麼樣？」陳圓道爲大王計算，還是把我留在京中，吳將軍得着了，我他心裏自然歡喜，趁他歡喜當兒，我就可說得他不來追襲。那麼大王就好安安隱隱平抵西安了。」李闖道：「依便依你，只是太便宜了你們圓圓道。」我也無非爲大王呢。大王要是敵得過吳將軍，殺我也好。

留我也好。我總沒有不依從的。李闖於是就把圓圓留在京中。清兵進京。馮有威幫着安民留心探訪。就訪着了。於是專差飛報三桂。當下吳三桂大喜。傳出軍令。人兒卸甲。馬兒回首。打着得勝鼓。一齊拔寨回京。行未十里。流星探馬飛報軍情。稱馮將軍知道主帥愴着。特備了香車寶馬。親自護送陳夫人到營。離此祇有三十里了。三桂喜不自勝。立命中軍帳中。結了一座五綵樓。備了龕。弗服彩輿。旌旗簫鼓。排列三十里。親自乘馬前往迎迓。有這麼一段風流佳話。所以曹仁父提問田太君。當下田太君聞言。感嘆說他家那麼富貴。我們那麼貧窮。相形之下。也不便向他張口。并且他對於君父大恩。猶且如此。我又何必徒自取辱。白泰官道。太君的識見。倒很通達。此種人。很不必向他張口。你眼前景况不佳。我們總替你想法子說畢。隨向曹仁父道。我們也該走了。曹仁父道。好好。隨與田太君。李素棠。作別。李素棠倒很有依依不捨之態。曹白兩人是豪傑。視別離爲尋常事。倒也泰然。兩人回到客店。金春哇已候得不耐煩了。一見就問李耶。見了他姑母。如何。曹仁父略把情形說了一遍。金春哇道。他那姑母這麼清况。李耶。

那裏住的慣。我回到家。就給他送幾千銀子來。白泰官道不必那麼費事。俟天色晚了。到阿勒德家去取點子東西來。不論金銀珠寶都夠他享用了。曹仁父道。昨夜纔做掉他命。今晚就去取錢。不太險麼。白泰官道。怕什麼。我今晚前去。就是這日晚飯之後。白泰官縱身上屋飛一般去了。不過兩頓飯時光。已經滿載而歸。解開包兒。見是黃澄澄四十條金條。亮晶晶十多串珠串。白泰官道。這還不夠他一輩子喫用了麼。曹仁父笑道。白兄。你的本領真不小。白泰官道。我就立刻給他送了去。明日就好走路。曹仁父道。金兄就這麼好趕路。我看改了裝。便當點子金。春畦道。那自然要改裝的。當夜白泰官去後。曹仁父就叫了一個薙髮匠來。給春畦薙頭。薙過了頭。改過了裝。宛然是個美少年了。次日。曹白兩英雄陪送金春畦南下。直送到平湖原。籍交給他老子來去。無話一言表過。却說曹仁父送過春畦之後。就向白泰官道。如今咱們峨嵋山去了。白泰官道。很好。於是二人取道望四川進發。在路不止一日。早到四川峨嵋。但見大峨中峨小峨三山環抱。綿亘六十多里。崎嶇險峻。形勝非凡。峯迴路轉的所在。都是人家。屋瓦鱗鱗。

自成村。落樹木成陰。雞犬相應。宛然是世外桃源。兩人奮步登山。直造頂顛。遍覓不見一人。白泰官道此間是小峨。雖然險峻。還能夠登臨。我想師傅總在大中兩峨頂上。曹仁父道此言不爲無見。於是經登大峨。重上頂顛。不知找着與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碎磁枕張欣鐸方師 睹殿柱韓子綬失色

話說曹仁父白泰官攀籐拊葛。一意直升。好一會子纔到大峨顛頂。但見山巔形勢生成紗帽相似。一片小小山坡。鏡面似的。平勻地上。細草茸茸。兩邊樹木森森。二三里周圍好一個洞天福地。二人纔到山頂。四面打量。只見綠樹陰中。走出兩個人來。笑道。我師傅真是仙人說的話。無一語不應。你們兩個果然於今年今月。此日此時。作伴來山。曹仁父認得說話的。正是路民瞻。還有一個是周濤。趕忙行禮相見。周濤道。師傅精於易學。卜的課最。是准。不過原來中國各種學問。醫學。易學。最是超越百家。醫學。通仙。易學。通天。白猿老人的易學。授自青海。異僧。授自韓子綬。韓子綬授自張欣鐸。這張欣鐸是江南常州奔牛鎮人。原是個秀才。在家訓蒙。度日。一日有事到常州。住在

客店裏恰當炎夏時光天氣酷熱彼時客店的鋪設沒有目下旅館的精緻張欣鐸瞧見枕頭席子都很骯髒那枕頭大半個都黑了隨喚小二道給我換一個枕頭來小二道客店中的東西都是如此張欣鐸道我張某是不慣的小二聽說一個張字就問客人姓張大號是什麼請寫出來給我瞧瞧張欣鐸隨要筆硯寫了一個名字遞給那小二那小二接了欣然而去一會子捧上一個細窰磁枕來張欣鐸見那磁枕質地淨白細膩描金五彩的五倫圖工細異常心下大喜那小二放下磁枕就去張欣鐸一枕黃梁直睡到次日天明纔醒起身洗過臉算過賬就忽忽出門纔走得十多步忽地想起一個小搭連袋忘記在床上沒有取得遂回身到客店向掌櫃道我忘掉一個小搭連在房中掌櫃道尊家自進房去取了張欣鐸走進房中直到床前先移開了磁枕見搭連袋在席子底下露出半個在外面要取搭連須先掀開席子動手把席子一掀只聽得豁瑯瑯一聲怪响一個細磁枕頭早已跌成數塊喫了一驚正這當兒那小二哥已經聞聲奔入張欣鐸道我一個不經意失手跌碎了這個細磁枕現在只好買一

個來賠償你了。小二哥道：碎了是碎了，不用賠償。張欣鐸道：你這麼慷慨，怕你們掌櫃的不答應呢？那小二道：這磁枕不是店中之物，張欣鐸道：不是店中之物，是誰的物？小二道：也是一個客人拿來的，交代下說某月某日有個某人來店住宿，就把此枕送給他。用我因這裏南來北往的客人多，忘記掉了。昨日尊客說出姓張，觸起舊念，就爲記不起名字，請你老人家寫出來，拿去對勘。對勘之下，果然一點子沒有錯，就把枕頭送上。張欣鐸聽說，就把磁枕碎片拾起，細細瞧視，見磁枕裏面寫有黑字：此枕造於江西景德鎮某某家，成於某年某月某日某時，應於某年某月某日某時，在常州某某客店碎於張欣鐸之手。連念幾遍，不禁大駭。隨問小二道：交這磁枕的客人，姓甚名誰？住在那裏？小二道：是一個道士。張欣鐸道：道士總也有道號，也有觀院。小二哥道：都記錄在下面帳上。張欣鐸道：往來客人，你們都登帳的麼？小二哥道：那也不一定。這位道爺是自己叮囑登帳的。張欣鐸道：請你們掌櫃的把賬翻給我瞧。一瞧小二哥連應使得，使得引張欣鐸到帳房，翻開帳簿，見載着青陽道人住江西景德鎮西鄉白雲觀。張欣

鐸急忙抄錄了。回到奔牛鎮立志往江西訪道。心忖這道人有這麼的先知。必是不凡之士。萬萬不可錯過。但是他是個寒士。又坐着個蒙館。轄着牧童八九。趙錢孫李周吳。鄭天地元黃。字宙洪已經忙得不得開交。更何從籌措川資遠訪江西呢。沒奈何只得暫降雄心。權時忍耐。到中秋節解館散徒。收集了些些束脩。於是發奮長征。治裝出門。直向江西進發。不則一日早來到江西景德鎮。打聽人家知道西鄉白雲觀。離鎮還有十多里呢。趕到白雲觀。只見觀中喪事排場。一問旁人說道。甯陽道人仙逝了。還沒有的棺殮。張欣鐸大驚失色。暗忖我千里遠來。偏這麼的無緣。不禁爽然站了好一會。子回到鎮上。辦了一副弔禮。到白雲觀弔奠。小道士引到靈前。張欣鐸撲翻身拜倒。放聲大哭。發於至性。至情。哭得萬分悽慘。觀中人見了。無不奇詫。就有一個小道士出來問道。尊客莫非就是常州張欣鐸麼。張欣鐸道。我就是張欣鐸。道兄怎麼認識我。小道士道。吾師青陽道人臨終交代。叫死後且緩棺殮。等候一個弔客到來。那弔客哭拜靈前。哭得萬分悽慘。就是常州張欣鐸。現在見尊客哭得萬分悽慘。所以問一聲。張欣鐸道。令

師約我來觀我爲俗事羈身蹉跎至今纔來貴地不料令師已歸道山這是我自己就誤實是命中注定沒有仙緣但是感念令師知己不禁悲從中來小道士道張先生裏邊請坐小道受師傅遺囑還有言奉告張欣鐸跟了小道士直到裏面道房中坐定小道士取出一隻小竹箱向欣鐸道師傅臨終交代叫交給你帶回家好好研究這裏頭幾卷書都是祕本萬勿輕視張欣鐸大喜接了小竹箱就在白雲觀眼看青陽道人成了殮送他登山入穴安葬了纔取了小竹箱歡歡喜喜回到奔牛鎮打開箱子見兩部書都是易一部是易經一部是易緯都是道人親筆批注的從此潛心研究晝夜探索十年小成二十年大成成爲數理大家崇禎十六年占得一課知道北京地方皇明氣數已盡動了忠君愛國之思上了一個奏本奏請遷都避禍不意巡按御史代奏上去崇禎帝竟然大怒下旨拿捕解京地方官不敢怠慢立把欣鐸拿下打入囚車押解到京問了個妖言惑衆之罪下在刑部獄裏但等秋後處決這年三月十九日崇禎帝后就殉了國難李闖佔據未久大清朝就定鼎了他竟久禁獄中不蒙恩赦自占一課知

道。此。身。已。無。出。獄。的。指。望。深。懼。數。學。失。傳。有。負。青。陽。道。人。遂。在。監。中。向。同。難。的。人。講。解。易。學。無。如。難。友。雖。多。可。傳。者。未。必。能。夠。出。獄。能。夠。出。獄。者。又。未。必。可。傳。因。此。倒。很。躊。躇。一。日。特。占。一。課。知。道。此。學。傳。人。祇。有。一。個。尙。未。到。來。須。今。年。春。分。後。五。日。纔。到。再。占。其。人。姓。名。按。照。詩。韻。部。位。排。去。却。是。韓。子。綬。三。個。字。扣。算。日。子。却。是。乙。酉。年。三。月。初。三。日。遂。取。一。柄。小。刀。在。蕭。王。殿。柱。上。深。深。刻。了。一。行。字。是。乙。酉。年。三。月。初。三。日。韓。子。綬。來。此。字。有。核。桃。般。大。小。瞧。去。很。是。清。楚。心。下。很。是。欣。然。一。過。新。年。就。盼。二。月。好。容。易。盼。到。三。月。初。三。這。一。日。張。欣。鐸。絕。早。起。身。就。在。蕭。王。殿。後。往。來。張。望。挨。過。了。午。刻。果。見。一。個。三。十。來。歲。的。新。犯。人。鐵。鎖。瑯。瑯。的。押。進。監。來。那。新。犯。人。走。到。蕭。王。殿。柱。前。見。柱。上。有。字。就。站。住。了。瞧。看。瞧。了。幾。遍。臉。上。頓。時。現。出。驚。異。的。樣。子。張。欣。鐸。趨。出。拱。手。道。此。位。可。是。韓。子。綬。先。生。那。人。大。駭。道。老。先。生。如。何。認。識。在。下。張。欣。鐸。道。因。見。尊。駕。停。步。觀。看。殿。柱。柱。上。却。刻。有。字。句。是。以。知。之。韓。子。綬。道。柱。上。的。字。誰。刻。的。張。欣。鐸。道。是。我。刻。的。還。是。去。年。九。月。動。手。刻。的。呢。韓。子。綬。大。駭。道。先。生。有。這。麼。先。見。之。明。真。是。神。仙。了。張。欣。鐸。笑。道。那。

有神仙住在監獄中之理。韓子綬道：「那麼先生是誰？」張欣鐸道：「韓兄纔到此間，房間還沒有看定。此刻還不是講話的時光，且俟看定了住所，再來敘談。我住的是三號房間。」韓子綬依言自去料理住所。一會子就來拜訪。原來這韓子綬官爲兵部主事，犯了通南嫌疑，被人告發，拿捕下獄的。兩人見面之下，互相欽敬，互相敘述，談了好一會子的話。張欣鐸道：「我懼數學中斷，急欲得可傳之人，占得你老哥，既屬可傳，又能出獄，所以去年占得之後，就把尊名刻在殿柱之上。」韓子綬大喜，就在獄中折節稱爲弟子，領教易學。張欣鐸是研究有得的人，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韓子綬又極聰明，告往知來，聞一知二。一年可抵十年之學。張欣鐸見他如此猛進，講解得格外高興。一日，張欣鐸忽取出三卷易經，向韓子綬道：「我本欲講授完畢，現在大限臨頭，不由我主。這三卷書只好你自己去研究了。」韓子綬驚問師傅欲將何往。張欣鐸道：「今天還有一日相敘，明日午正三刻，我必赴市正法矣。」韓子綬極極問有無挽救的法子。張欣鐸道：「大數已定，何能挽回？」韓子綬道：「師傅從那裏得來的消息？」張欣鐸道：「我纔占一課，知道本身祿命將盡。」

是以知之韓子綬聽了不禁淒然淚下張欣鐸道你這個人未免太俗了學易的人理該視死如歸人誰不死死先後都有定數逃也逃不掉怕也沒中用死於戰場死於法場死於家死於獄同是一死有甚可悲韓子綬道師傅說我能夠出獄究竟我能夠出獄與否張欣鐸道這個你不消問得只要瞧明日之我明日午正我如果不死那麼你的出獄與否尙在不可知之數明日我果然正法而死那麼你也定可出獄我的課占已既然不驗占人何能必驗欲知次日午刻應驗與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吳天巖稱霸珠江 梁金刀驟逢大敵

話說次日午時三刻刑部提牢廳發下提牢牌提取犯人張欣鐸張欣欣然赴市向韓子綬道我少陪你了咱們聚首一場也是夙緣務望精心研究不負我一番教授說畢徜徉而去從此韓子綬獨個兒研究到次年三月忽被刑部提出監牢派了兩名解差充發青海而去一到青海就與異僧相遇異僧也是歡喜數學的兩個人一見如故投機異常於是共同研究起來首尾五年兩人都各研究成功韓子綬就這一年離開

青海到別處去了。白俠學劍成功，辭師下山到青海漫遊。飛渡弱水，到得島上，異僧迎着笑問道：「台駕不是劍客麼？」白俠驚問：「五師怎麼知道我是劍客？」異僧道：「昨夜黃昏，我早已知道。今日今時，有白髮劍客從東方來，現在見台駕准時而來，又是白髮，所以知道。」白俠大爲驚異，就此折節爲徒。虛心請益，等到易學大成，紅黑兩俠已經名滿天下了。所以紅黑白三俠中，惟有白俠精通數學。見課卽知，上月占得一課，知道今日今時。曹仁父挈同白泰官來山，告知路民瞻、周潯兩個徒弟，代爲招待自己。因還有一件俗務未了，下山去了。當下周潯、曹白相見之下，彼此都是熟人，各敘些別後情形，就留二人在山靜候。白俠還山，舉行拜師典禮，不過兩日工夫，早見一道白光閃電般如飛而至。路民瞻就喊師傳回來了，師傳回來了，喊聲未絕，白猿老人已在面前，還擊了一個和尚。路民瞻趨前迎接，白俠道：「曹仁父諒已到此，路民瞻道：到了。」白泰官也同來的。白俠道：「我早已知道。」路民瞻問：「這位大和尚是誰？」白俠纔待回答，周潯已經聽得就招曹仁父、白泰官同來，調師三個人同到面前。曹仁父、白泰官撲翻身軀，就拜口稱師傳。白

俠受了半禮開言道。你們都是同學。大家見過了禮。那和尚聽說就向路民瞻等跪下。道衆位師兄在上。受我了。因一拜衆人纔知道和尚名了。因是師傅新收的徒弟。急忙下跪。答拜原來了。因俗家姓吳。名叫天巖。廣東佛山鎮人。佛山吳氏在明朝本是個武世家。吳家拳是名聞兩粵的。吳天巖朝夜練習。又練到個極精明。未清初兩廣地方朝朝暮暮。清亂得最久。故老多死。兵革天巖獨以拳勇鳴里中。這時光戰爭未定。國法還沒有細密。吳天巖奔走既久。手頭很是緊急。試做一回。沒本錢生意得利。非凡大凡行的事情。做一回。膽氣壯一回。先還不過劫點子錢財。後來漸漸兼及女色。每到了夜裏。就躍入人家。如鷹鷂搏燕雀似的。但見黑影一閃。人不及呼。已在數十步外了。等到天明。依舊把原人送還。有僱壯士防守的。數十名精壯漢子。各執兵仗。揮刃而前。吳天巖一奮臂。兵器就紛紛墜地。他右手格拒。左手挈人。瞬息如風。人不能近。一日行經山下。他有一個仇人在山頂上推一塊百斤大石下來壓他。大石觸着他的帽兒。帽兒落地。他俯身拾起。彈去了塵土。慢慢戴在頭上。徜徉而去。山上的人大駭。就此遁去。從此

吳天嶷更是肆無忌憚無所不爲。一日到了一羣江湖賣技的內有一個少婦生有絕色。被天嶷看上了。眼夜裏飛往搶劫賣技的都是拳勇超人的各執兵器械奮力斫殺。竟然鬪他不過。少婦依舊被他劫去。黎明送回。又奈何他不得賣技的大忿。一日鎮上演劇。吳天嶷撥一個高凳在臺前高坐看戲。洋洋自得賣技的瞧見了。率領徒衆挾刀而往。怕他拳勇都不敢近。躊躇再四。瞧見左近有一個茶爐子水燒得正沸。急中生智。賣技的同一個徒弟舉起百沸茶爐子。望准了吳天嶷奮力擊去。吳天嶷見茶爐子到來。說聲不好。避已不及。急起左足一脚飛去。賣技的同那徒弟被茶爐子的反震。雙臂立折。若大的茶爐子踢開二十步外。潑了一地的沸水。看戲的人走避不及。被燙傷的。跌倒了八九個。賣技的衆徒弟七八人奮斫而前。吳天嶷空拳格鬪。鬪有半個時辰。圍住了。再也不肯放鬆。忽有一個大漢鬪身而入。一把拖住吳天嶷向外飛跑。救出了重圍。回視敵人倒不追來。吳天嶷住了步。瞧那漢子紫棠色臉兒六尺來長身子濃眉大眼。很像一條好漢。忙向那人稱謝。那人道。老兄雖是英雄。未免年少。氣盛戲場中人。這麼

的多。大馬金刀的。廝殺不怕。殃及旁人麼。吳天巖道。荷蒙救援。感激的很。只是素昧平生。尊姓台甫。還未請教。那漢子道。在下姓梁。單名一個虎字。吳天巖道。莫非就是江湖上人稱霸珠江金刀梁虎的梁大哥。梁虎道。不敢。就是在下。吳天巖抱拳道。久慕了原來這金刀梁虎。是南海縣快班頭兒。英雄出衆。武藝超羣。并且精明強幹。巨竊劇盜。撞在他手裏。休想逃的過。吳天巖的本領。梁虎久已知道。就爲沒有機緣。結識。直至今日。纔得攜手。當下兩英雄。一個是有心結識。一個是無意相交。不庸說得。自然是非。常要好。金刀梁虎交結了吳天巖。就邀天巖報名充役。天巖只肯爲友誼的幫助。一日。梁虎特來。瞧天巖。天巖見他。面現憂愁之色。就問梁大哥。有何事故。梁虎道。吳老弟。愚兄不能活命了。吳天巖問。是何故。梁虎道。平南王尙藩府中。失了竊。丟掉的。又是郡主珍貴首飾。現在藩府中。傳出王爺鈞旨。限三日。裏人贓。並獲三日。拿不到賊子。南海縣老爺就要摘頂聽參。藩府給本官三日限。本官就給我兩日限。那不是要了我的命了。麼。原來平南藩府第十三郡主。年纔十五。一夕。正在藩宮挑燈獨繡。忽覺簾衣微動。好似有

人窺覘似的。喝問誰連問數聲。無人答應。突見一個大漢掀簾直入。渾身都是黑衣。一手執着剛刀。白如霜雪。把刀尖指着那主道。俺乃海馬唐七。特來會你們。藩王誤闖到此。煩你寄語。偷欲難爲俺。時管來取他首級。說罷。張目四顧。見箱子頂上置有一個小鏡。聳身攫取到手。笑道。並非俺希罕你這些東西。無非取作信物。罷了。說着。挈之而出一躍登屋。轉瞬不知去向。郡主唬得魂不附體。直等賊去之後。纔縱聲大號。藩府家人聞聲奔集。問明緣由。闖府沸騰。藩府護衛登屋搜索。那裏還有影蹤。次日藩府傳諭番禺南海兩縣。限三日破案。金刀梁虎奉了南海縣嚴諭。來找天巖吳天巖道本官的諭話。既是這麼嚴厲。我與你就分頭訪去。罷梁虎聽說有理。兩個人認定地段分頭。酒緝金刀梁虎。到處留心。明查暗訪。了一鎮日。毫無朕兆。瞧瞧天色。太陽已經西下。夕照。啣山天已晚。將下來。梁虎嘆是一口氣。纔待回城。忽見一個大漢劈面奔來。走得生龍活虎。相似身材魁梧。目光閃爍。一手玩着條節杖。瞧那粗細分量。必然不小。那漢子玩得燈罩相似。心很奇怪。伺其行過。暗暗跟在他背後。跟了一程。見他行徑很是乖僻。知道

不是善良之輩。飛步趕上拍他的肩頭道：朋友，這幾天做得好生意呀！那漢子絕不驚惶，慢慢的回頭道：你做什麼？我與你素昧平生，胡言亂道，你當我是什麼人？梁虎道：你不認識金刀梁虎麼？你的事情發作了，那漢子道：我有甚麼事發作？這麼虛言恫嚇，敢是要劫取我財物麼？梁虎聽了躊躇未答。那漢子道：天下也有這麼的名手麼？話雖如此，能夠認識我眼光究竟不弱。我乃紅柳兒，唐五也，兩粵山海積案幾千百，官吏嚴捕奈何！我不得你去幹你的事，休來管我。明日我自會犒賞你，說着照准道旁一顆合抱的大樹，手起一杭，打得應手而倒。梁虎大駭，眼看他尙佯而去，呆立了半天，十分喪氣。沒精打彩走回來，衆夥計已都在他家中等候。吳天巖也在那裏招呼過了。梁虎就把經過的事說了一遍。隨道：他既然約得明日相會，諒無失信之理。我們當靜靜的等候。明日咱們依舊在此聚會。竟日長談，窺他的行蹤如何。衆人齊聲附和。到了次日，吳天巖等二十多人齊到梁虎家中團聚歡飲。天南地北談了一鎮日，不見有人到來。吳天巖道：江湖上人那裏會有信義？你受了他欺騙了。梁虎也覺爽快，客散歸寢，見案頭雪

花○花○元○寶○十○隻○不○覺○大○駭○也○不○知○從○那○裏○來○的○次○日○聽○說○平○南○藩○府○夜○間○又○丟○了○東○西○一○時○一○府○兩○縣○都○入○藩○府○請○罪○梁○虎○知○道○今○日○定○要○受○責○那○裏○知○道○本○官○從○藩○府○出○來○倒○很○和○顏○悅○色○問○都○不○問○一○聲○兒○梁○虎○很○是○奇○詫○從○衙○中○出○來○回○到○家○裏○吳○天○巖○已○等○候○多○時○問○他○有○何○事○故○吳○天○巖○道○我○今○天○伴○大○哥○出○去○洒○緝○好○麼○金○刀○梁○虎○點○頭○稱○好○於○是○兩○人○作○伴○遊○行○走○到○西○關○長○壽○墟○地○方○忽○見○一○個○大○漢○緩○步○而○來○梁○虎○暗○向○天○巖○道○這○就○是○紅○柳○兒○隨○拱○手○道○唐○五○哥○昨○蒙○厚○惠○謝○謝○唐○五○瞧○了○梁○五○一○眼○回○身○就○走○一○會○子○就○沒○了○蹤○跡○吳○天○巖○心○中○一○動○遇○見○了○這○麼○的○英○雄○當○面○錯○過○實○爲○不○值○遂○決○計○出○門○探○訪○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紅柳和尚感情殉命 白猿老人收徒回山

話○說○吳○天○巖○主○意○已○定○隨○卽○出○門○探○訪○紅○柳○兒○唐○五○訪○過○好○幾○座○城○鎮○一○日○行○抵○潮○州○地○方○謁○過○韓○廟○遊○過○鱷○渡○登○過○鳳○凰○臺○慢○慢○走○到○上○東○隄○瞧○見○一○所○很○大○的○宅○子○門○庭○高○大○氣○象○巍○巍○一○個○寬○袍○大○褂○的○紳○士○手○執○旱○煙○袋○站○在○門○口○吸○着○煙○閒○望○瞧○那○形○狀○

很象紅柳兒。唐五那人瞧見吳天巖，打量他回身就走。吳天巖隨步跟入走進二門，見一切布置儼然世家。那人回頭道：「你是誰來此做什麼？」吳天巖道：「我是霸珠江吳天巖，爲慕紅柳兒大名，特來相投。」唐五道：「原來老兄就是霸珠江，既然起得這麼一個大名，諒也是一籌好漢。惜我不出大門，很少領教，不曾聽得過吳天巖。見他語氣之間，很有輕薄自己的意思，不禁怒道：「耳聽爲虛，眼見是真。你休得目中無人。咱們兩個較量較量。」唐五笑問：「如何較量？」倒要請教。吳天巖道：「你如何較量？我都可以奉陪。」紅柳兒道：「咱們先較一較輕身術好麼？」吳天巖連聲說好。唐五就起身相讓，把吳天巖讓入花園中，見密密都是修竹。唐五連說請坐，請坐。吳天巖歸了坐。唐五道：「請吳兄瞧小弟的粗淺末技，也請吳兄陪同玩玩。」說畢，颺颺向上一縱身，燕子般早飛上了竹梢。那竹枝通祇筆管般粗細，這麼大的身軀，棲在上面一曲都不曲，一彎都不彎，跳去跳來，竹葉不過微微兒略動。咻了好一會子，方纔下地，笑向吳天巖道：「獻醜獻醜，如今要領教吳兄了。」吳天巖大驚道：「佩服之至。」我吳某那裏敢較量，甘願投拜紅柳兒爲師，聽候教誨。」說

着撲翻身。軀。拜。倒。在。地。唐。道。忙。來。攙。扶。已。經。拜。了。四。拜。從。此。吳。天。嶷。拜。紅。柳。兒。爲。師。學。習。輕。身。術。這。唐。五。本。是。兩。粵。著。名。响。馬。徒。黨。衆。多。海。陸。兩。路。英。雄。都。聽。從。他。的。號。令。劫。得。財。寶。從。不。敢。私。行。吞。沒。總。要。候。他。分。派。各。處。城。鎮。都。伏。有。線。索。派。有。爪。牙。誰。富。誰。貧。誰。歹。誰。好。他。都。知。道。他。自。己。安。富。尊。榮。從。不。肯。輕。易。出。門。偶。然。出。手。也。不。過。出。於。一。時。高。興。吳。天。嶷。本。領。原。也。不。弱。投。在。他。門。下。又。增。了。個。股。肱。就。是。那。海。馬。唐。七。也。是。他。的。部。下。海。馬。雖。是。姓。唐。與。紅。柳。兒。却。是。同。姓。不。宗。的。紅。柳。兒。見。天。嶷。本。領。出。衆。後。來。居。上。竟。把。他。作。爲。心。腹。第。一。日。吳。天。嶷。正。在。外。面。散。步。忽。聞。背。後。有。人。叫。道。吳。天。嶷。兄。你。在。這。裏。麼。吳。天。嶷。回。頭。不。禁。大。喫。一。驚。你。道。此。人。是。誰。原。來。就。是。南。海。縣。快。班。頭。兒。金。刀。梁。虎。吳。天。嶷。只。得。站。住。道。梁。大。哥。何。來。梁。虎。道。愚。兄。服。役。公。家。無。非。是。奉。公。差。遣。問。他。什。麼。公。事。梁。虎。道。咱。們。酒。店。中。去。喝。三。杯。細。細。談。話。當。下。二。人。就。在。東。門。街。找。一。家。酒。店。揀。副。座。頭。坐。下。酒。保。送。上。酒。菜。二。人。一。邊。喝。酒。一。邊。講。話。只。見。梁。虎。低。聲。道。老。弟。你。在。這。裏。這。裏。的。情。形。諒。必。熱。悉。我。跟。你。打。聽。一。個。人。吳。天。嶷。問。是。誰。梁。虎。道。是。紅。柳。

兒唐五吳天巖喫了一驚忙問怎麼知道紅柳兒在這裏梁虎道是藩府中探知的現在本官差愚兒來此探一個究竟探明白了回去報告平南王當派兵來拿捕吳天巖道小弟在此雖久却不會聽得過怕藩府中得來消息不確麼梁虎道確否我也未敢必到了這裏說不得總要查訪一回纔可回去銷差這一件事藩府很注意制臺領了王爺鈞旨已嚴扎本省各營縣一體嚴拿愚兒訪得了還有一大注賞銀呢吳天巖聽在耳中記在心頭面上絕不露驚惶的樣子喝畢會鈔出來急忙報知紅柳兒紅柳兒大驚道此間可不能安身了這夜聚集心腹黨徒商量了一夜定出個辦法決計薙光頭髮扮做和尚模樣逃入瓊州海島再作道理吳天巖也願薙髮於是紅柳兒唐五霸珠江吳天巖都扮做和尚模樣即日遷入瓊州這瓊州四面環海碧海青天一望無際真是世外桃園原休想找尋得到紅柳兒取名叫柳和尚吳天巖取名叫了因到了瓊州見雁塔峯上有一所古刹沒有人主持柳和尚師徒就出賞僱匠大興建築部下心腹都來充做小工那禪院三間都是自己人幫同建築所有磚料都從潮州運來的幾個

月。夫。早。把。座。破。敗。古。剎。翻。造。得。渾。然。一。新。柳。和。尙。師。徒。雖。然。做。了。和。尙。依。舊。我。行。我。素。酒。色。劫。掠。依。然。一。件。都。不。能。缺。此。時。瓊。州。府。知。府。姓。沈。由。翰。林。出。守。珠。崖。人。極。瀟。灑。到。任。之。後。出。外。閒。逛。因。雁。塔。峯。離。城。不。過。里。許。路。出。南。門。就。是。風。景。極。佳。政。餘。之。暇。常。來。遊。憩。跟。柳。和。尙。一。見。如。故。異。常。投。機。常。相。來。往。一。個。是。海。濱。仙。吏。一。個。是。江。洋。大。盜。交。結。得。異。姓。骨。肉。一。般。在。沈。太。守。原。不。會。知。道。他。是。江。洋。大。盜。呢。一。日。忽。奉。總。督。部。堂。六。百。里。密。扎。着。他。立。拿。柳。和。尙。解。省。如。違。重。懲。不。貸。沈。太。守。捧。扎。大。驚。籌。畫。了。一。夜。知。道。遣。役。調。兵。都。不。中。用。祇。有。軟。求。一。法。動。之。以。情。或。者。還。能。夠。就。範。主。意。已。定。就。在。衙。中。置。辦。盛。筵。請。柳。和。尙。來。喝。酒。盤。桓。了。好。幾。天。沈。太。守。愁。眉。鎖。眼。幾。次。欲。言。又。止。柳。和。尙。道。瞧。公。臉。色。好。似。有。着。心。事。似。的。叨。在。相。好。定。當。爲。公。分。憂。務。望。實。言。見。告。沈。太。守。道。我。果。然。有。一。件。心。事。但。是。這。一。件。事。大。和。尙。很。不。必。問。因。爲。知。道。了。也。不。能。夠。分。憂。柳。和。尙。道。咱。們。這。麼。要。好。甚。麼。事。不。可。說。倘。有。用。着。我。時。赴。湯。蹈。火。在。所。不。辭。沈。太。守。終。不。肯。說。柳。和。尙。道。大。丈。夫。行。爲。當。落。落。大。方。爲。去。學。小。女。兒。囁。囁。嚅。嚅。呢。沈。太。守。道。

因爲這一件事關係極大要我幹與大和尚大有不利要我幹又與我自己大有不利事處兩難我竟沒有法子柳和尚道無論什麼事除了斫頭再沒有難事沈太守道誠如公言遂出密札給柳和尚瞧瞧柳和尚瞧過密札半晌不發一語長嘆一聲道我與公也是前世的緣分所以一見如故倘不株連大衆我這一腔熱血可以相贈倘或不然雖竭瓊州十萬之衆休想近我一步兒沈太守道督憲抵要大和尚一人決不株連大衆儘可放心柳和尚道那麼我就爲公死了請公卽同我回山瞧瞧我摒擋各事沈太守卽命將乘輿擡送柳和尚回山自己也乘轎相陪到了寺中柳和尚卽喚了因叫把後樓所藏冊籍取來了因喚了兩個幫手向後樓搬取好半天纔搬齊滿滿堆了半庭心柳和尚抽取幾冊瞧着都是兵馬糧餉器械船隻之數瞧畢卽令舉火頃刻間烈焰騰騰地燒起來柳和尚道我平生殺人如麻死也不冤枉但須好爲棺殮我所住禪院三間牆壁中磚塊都是金銀鑄就的咱們相好一場卽舉以贈公從來好官不過多得錢耳公有此巨金亦可解組而歸不然我死之後兩廣地方怕有人要甘心於公呢沈

太守打恭稱謝柳和尚向了。因道自古無不散之筵席。你也走罷。從此安分守己。別謀生計。作賊者沒好下場。不信時。祇消瞧我。我向沈太守道。我事已經完畢。如今可聽公所爲了。沈太守仍用轎擡柳和尚到衙中。置酒相待。用船隻親自押解到廣州。到了省城。纔加上刑具。總督部堂親自訊問。那和尚直認盜魁。不辭追問。他黨羽却不置一詞。用三木夾棍連斷三副。依然神色不變。總督怕有他變。立刻叩頭請王命處斬。綁赴法場。瞧見有狀貌魁偉。蹤跡詭祕的人。相率窺探。監斬官怕激變。不敢結問。臨斬的當兒。又有黑面長鬚的人。怒目而立。柳和尚喚他到面前。喝道。昨夜在獄中再三勸你們改惡從善。終不肯聽。豈以我不能斬你們麼。快退。快退。霎時間。人忽不見。柳和尚就引頸受戮。一時斬訖了。因遭此大感觸。決意悔改。在湖南地方遇見了白俠。就懇求白俠收做徒弟。學習劍術。也是合當有事。白俠竟會一口應允。於是白猿老人就挈他到峨嵋山來。從此路民瞻周潯曹仁父白泰官了。因五人都在四川峨嵋山練習劍術。欲知了因和尚鑿成弒師傳白猿老人數聲命歸天。紅黑兩俠飛劍驚番衆。康熙帝三征噶爾

丹。準。番。持。強。吞。鄰。國。南。北。俠。大。比。劍。術。等。種。種。熱。鬧。節。目。都。在。『。三。劍。客。』。書。中。且。俟。

白
俠



一四九

82

742 / 40

中華民國十九年八月十一版

北派
劍俠
白
俠

全書一冊 定價六角

著者 陸士諤

出版者 時還書局

印刷者 時還書局

發行者 時還書局

分發行 時還書局支店

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局



版權
所有

總發行所
上海英租界梅白格
人和里八三一號
時還書局

